

四十一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刚吃过早饭，罗秀英挎着大竹篮准备去水塘边洗衣，有一个人匆匆向她家走来。那人急切地问：“请问这是华优志家吗？”

“你是哪里的？有什么事吗？”罗秀英打量了一下来人，急忙问道。

“我是罗生全的堂侄子。”

“啊，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罗秀英惊讶地问。

“啊，是这样的，我父亲去世得早，我母亲改嫁时我就到继父家去了，后来我成了家，又待了两年，去年才回来住的。你就是罗秀英吧？”

“是的，我当家的是华优志，你有什么事吗？”

“有事，我是特别赶来给你们送信的。”

“你一定要会到优志吗？”罗秀英追问。

“那倒不一定，告诉你也一样的。”

“有什么好事？”罗秀英客气地问道。

“不是什么好事，是大坏事，我婶婶昨晚去世了。”

罗秀英一听这消息惊呆了，她马上放下竹篮，然后转过头来礼貌地说：“你坐一会儿，我马上去告诉优志。”

华优志正在杂房修理犁，准备去犁秧田。罗秀英神情凝重地走了进去，沉重地说：“优志，不好了！”

华优志转过头来，忙问道：“什么事？”

“满玉昨晚去世了，铁坑来人了。”

华优志一听这消息，泪水不住地往下滴，他把铁犁一推，站起身来，声音嘶哑着说：“这一家人到底造了什么孽呀！我们兄弟姐妹都是老老实实的大好人，为什么都这样短命呢！”

罗秀英听到丈夫这样说，就说：“过会儿再说吧，我们先去招呼送信的人吃饭，再同哥哥嫂嫂商量一下怎样去人，还要买一些吊丧的东西，看怎么办，光伤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华优志没有作声，把犁和修理工具往屋角一摆，就走回家去了。

华优志见来报信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首先就问：“我妹妹是怎么死的，是什么病呀？”

“具体情况我说不清，听我伯父说，伯母近十天来总说身上没有力气，不想吃饭。我伯父认为是她怀孕的反应，听说伯母已经怀有四个多月的孩子了，因为怀孕的人是不能随随便便吃药的，所以就一直没有去请医生开药。昨天下午伯母精神倒好一点了，晚上也吃了饭，之后她又感到浑身无力，就去睡觉去了。当我伯父忙完喂猪喂牛的事去睡觉的时候，伯母就讲不出话了，我伯父把我们叫去，伯母已经没有气了。情况就是这样。”

华优志对罗秀英说：“赶快给这个侄子吃点早饭，饭要不临时煮？”

“饭要临时煮，菜也没有了。”罗秀英答道。

“舅舅，舅妈，这样吧，饭也不用煮了，我必须马上回去。”

罗秀英说：“总得吃点东西才行，你们年轻人消化能力强，不吃饭是不行的，我到二嫂那边看看有没有现成的饭。”

罗秀英出去一会儿，回来说：“这样吧，你就到我二嫂家吃顿饭。她家今天早上来了客，吃得迟一点，饭菜还是热的，小孩子还在吃呢。”

华优志道歉似的说：“你第一次来我家，按理应好好招待一餐饭的，因为遇到

这种情况，只有请你多原谅了。”

“舅舅，不要这样客气，我婶娘去世了，我们都很伤心。你可能不大知道，我是去年才从继父那里回到老家铁坑的，回去的时候，除了原来我爸爸留下的房子，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没有，多亏婶娘从各方面关心，我才勉强渡过难关。她就像我的亲娘一样，谁想得到好人偏偏命短，真是老天不长眼睛，多少坏人不死，偏偏叫我婶娘归天，这个世界真是天昏地乱了！”

“噢，你就叫罗方强吧？”罗秀英问道。

“舅妈，不，我叫方烈，方强是我大伯的儿子。”

“按我家里的辈份排，你应当叫我姑姑；按这里的称呼，你叫我舅妈。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叫我姑妈。”

罗方烈笑着说：“是，是，按我罗氏的家谱，应当叫姑妈的。不过到这里，还是叫姑妈为舅妈好。”

罗秀英没有笑，只是点点头，说：“你说得也有道理，那就随你便吧。”

华优志赶紧把华满玉突然去世的噩耗告诉了华优胜和蒋满翠，他们都陆续来到华优志家，商量怎样去为华满玉吊丧。

一则由于华满玉去世突然，二则正逢春耕大忙的时节，许多人都做事去了，要派人去田地里叫人，到了快吃中午饭的时候，华优胜才带着一行人去铁坑。蒋满翠因为是寡妇，里里外外都是她管，脱不了身，所以就派了天龙去为姑妈送葬。邝元花因为这几天眼睛痛，走路十分不方便也没有去。所以，罗秀英自然是代表三姑嫂去的。华优志则先动身去沙田村去买吊丧的东西先走了。

华俊龙在衡山下私塾读书，家里也没有去专门叫他。华俊龙已经失学两年，今年才又上学，上学他是很积极的，总是清早吃过饭就去，带一碗冷饭到学校里吃中餐，直到晚上吃饭再回家。

这天，等华俊龙回到家里，二婶蒋满玉才告诉他四姑满玉去世的消息。

华满玉因为是英年暴病猝死，加上春耕大忙季节，也没有把灵柩停放在家，在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就安葬在了村侧的山坡上。

把华满玉的灵柩送出村后，罗秀英因为家里的事脱不了身，就匆匆忙忙赶了回来，等她回到家里，已经是全村都吃过晚饭了。

华俊龙正为父母不在家不知怎样安排两个弟弟过夜发愁，妈妈回来了，这才松了一口气。

“妈妈，就你一人回来了，爸爸呢？”妈妈一进门，俊龙就迫不及待地问。

“我和你姣玉姑姑一起先回的，他们都还没有回。你姣玉姑姑因为只有她在家，你姑爷杳无消息，两个儿子又小，送你满玉姑姑的灵柩出村后，我们就一起回来了。你爸爸他们要明天才能回家。”

“妈妈，吃点晚饭吧，我们也是刚放下碗，饭还热着呢。”俊龙说完，就走过去把放在锅子里的菜端出来，又给妈妈盛饭。

罗秀英制止说：“俊龙，停一会儿，我急急忙忙赶路，气还没喘过来呢，饭我想吃的时候自己来装，你去读你的书吧。”

俊龙看到妈妈脸色苍白，憔悴的样子，知道妈妈又悲又累，不想吃饭。他呆呆地坐在妈妈的斜对面，眼睛看着跳跃的油灯。

罗秀英知道俊龙对姑姑的感情很好，姑妈在世时总是在人前夸俊龙聪明，希望他能读出书来，现在姑妈去世了，俊龙是很难过的。

“听见了没有，俊龙，你去读你的书，其他的事我来收拾。我赶路赶累了，要先休息一会儿。你姑妈去世了我们都不好过，但人死不能复生，我认为你应当努力读书，将来有了出息，姑妈在阴间也会高兴的。我总认为，对死去的亲人最好的纪念是自己有用，如果自己没有用，即使天天痛哭一场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呀，

你努力念书就是对你姑妈最好的纪念了。”

俊龙觉得妈妈讲的都是正理，他低下头，鼻子一酸，眼泪流了下来，然后哽咽着说：“妈，姑妈还那么年轻，上次回来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死了呢？太可惜了。”

罗秀英悲伤地说：“这都是命，命中注定的，阎王注定三更死，不肯留人到五更。你家四个姑姑都没有到四十岁就死了，这到底是什么名堂，谁搞得清呢。也许你将来读书读通了，就会讲清楚的。”

“妈，我会努力的，我去读书了。”

“你去吧，为了你姑妈，为了你祖母，你一定要用心啊！”

“妈，也为了你和爸爸，我会努力的。”俊龙回到房里，点起油灯，准备把今天老师点的新书默写一遍。

他正在读《尚书》，默写的时候被一个难字卡住了，他拿着笔冥思苦想，记不清了。他对自己说：“真笨，姑姑还夸你聪明呢。”

想了一阵，他终于把这个字写了出来。真是一通百通，很快就把这天点的书默写完了，他把书本打开又看了一遍才上床睡觉。

崇龙、贤龙早已睡熟了，俊龙躺下后却总也睡不着，姑妈的形象不断浮现在面前，姑妈清秀的脸庞，慈祥的微笑，期许的目光是那样清晰，然而又快速闪过。虽然俊龙没有看到姑妈死后的样子，他想姑妈一定是脸色苍黄，笔挺地躺在床上，然后被几个人抬进白色的棺材，盖上盖，被抬到山下，埋进黄土……俊龙想到这里不禁流下了泪水，伤心地想，以后再也见不到姑妈了。

俊龙有四个姑妈，前三个姑妈在他懂事之前就先后死了，他想不起她们的什么样子，只有满玉姑妈，他很清楚地记得她的身影，走路的姿势，说话的声调。可是突然之间就再也见不到她了，他生气父母没把姑妈去世的消息告诉他，不然他无论如何也会去为姑妈送葬的。

俊龙反复地转身，总不能入睡，他第一次感到死的恐怖，祖母去世时他伤心地哭着，但人们都说人老了都会死的，可为什么会死，他并没有想过。二伯父去世时他和天龙一起痛哭，他知道二伯父很年轻，不该死那么早，现在姑妈比二伯父，甚至比自己的母亲还年轻，也一下死掉了，他感到很可怕，最后他只好把头缩进被窝里。

村外的狗断断续续地叫着，后山的大柏树上不时传来猫头鹰凄惨的叫声。俊龙在床上还是久久不能入睡。一闭上眼睛，他又仿佛见到了姑妈的身影，这反而使他感觉更恐怖了，更加无法入睡……

第二天，华俊龙无精打采地来到学校，老师看到他这个样子，就问：“俊龙，你怎么啦？”

华俊龙回答：“昨天晚上我没有睡好。”

“怎么没有睡好？”

“我姑姑死了。”

老师惊讶地问：“哪个姑姑？”

俊龙伤心地说：“就是最小的那个姑姑，嫁到铁坑的那个满玉姑姑。”

老师是华子敬，是本地人，知道俊龙家的情况。他伤心地说：“这样说来，你家四个姑姑都去世了。”

俊龙含着泪说：“是的，我家四个姑姑都是没满四十就去世了，命好苦啊！”

华子敬摇着头说：“不是命苦，是这个国家有问题，缺药少医，老百姓没有钱，一得病就只好把命交给天。国家是这个样子，老百姓还有不遭殃的？”

华子敬是一个上过军校并在国民党里当过连长的人，他从小就读私塾，后来在军校混了几年，还在前线同日本鬼子打了几次硬战，他右大腿曾被敌人的子弹打伤过，留下了一个小的伤疤。正像他所说，那是命不该绝，要是打到胸部，他就不知

会是什么样了。

华子敬按华氏家谱的字辈，同华优志是堂兄弟，不过他比华优志年轻十岁左右。华优志虽然没有上过前线打仗，也没有进过军校，但他是这个村子唯一能写信的人，加上农闲年终时他做了点小买小卖的生意，也能看懂报纸，在这里也算是能够同华子敬谈上几句的人了。因此华子敬对俊龙特别关心，希望华俊龙能把书读好。

今天看到华俊龙这个样子，知道他是因为姑妈而悲痛，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平时第一个来背书的总是华俊龙，今天他呆呆地坐在座位上，看着书发呆，大家都点完书了，华俊龙还没有来背书。华子敬走到华俊龙跟前，问道：“你能背书吗？”

“老师，我能背，昨晚我就背熟了。不过我不想点新书，我心里很难过。”

“你也不要太伤心，人死是不能复活的，对死者最好的哀悼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要化悲痛为力量。你应当赶快安静下来，把书读好才能真正报答你姑姑的恩德。”

华俊龙第一次听到“化悲痛为力量”的讲法，觉得很有道理。他回过头来望了望老师微黑的脸和他那套整齐的灰色中山装，觉得老师很可敬。

华子敬老师走过许多地方，而且当过连长，他很能吃苦，每餐饭都是自己做，吃的菜都是本地出产的蔬菜，他很少买猪肉，吃的油多半是茶油，他常常到学生家去访问，向家长汇报学生在学校的表现，也了解学生在家里的情况，了解家长们的困难。他和家长们关系很好，家长把他当作自己的参谋，遇到事都同他去商量。

这天放学以后，华子敬老师吃过饭，洗过脸，带着手电筒来到华优志家。

还在很远，他就高声地叫着：“优志哥，优志哥！”

华优志正好在洗脚，忙应：“家老师，请进。”

华子敬老师走进来，微笑着说：“优志哥，在犁田吧？”

“是的，在犁田，水有些冷，回到家里赶快用热水烫一下脚，舒服一点。”华优志忙解释道。

“是的，这样可以防止感冒，咳嗽。按中医的说法，百病从寒起，寒从脚下生，每次劳动回来，特别是下了冷水回来，用热毛巾抹一抹身上的汗，再用热水泡一泡脚，那是很好的。”

华优志微笑着说：“我讲不出那么多的大道理，只觉得这样做好一点，会舒服一点。”

华子敬老师说：“其实这些道理也是老百姓在实际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并不是很了不起的大道理，实际上就是实践出真知。”

华优志马上洗完脚，请华子敬坐到灶边。

华优志还没有吃饭，华老师坐了一会儿就起身说：“你们先吃饭，我到其他家长那里坐一坐，然后再到你这儿来。”

华优志说：“你一起吃点饭吧，再炒个菜，一起喝杯酒。”

“不，不，我吃过饭了，我也喝不得酒，你们先吃吧。”

等华优志吃完晚饭天已经全黑了，罗秀英点上了桐油灯。为了迎接老师的到来，还特意往油灯上倒足了油，另外加了一根灯芯草，房子里比平时亮了许多。春天的傍晚山区还有几分凉意，罗秀英又往煤炉中添了几块干煤。

华子敬回来坐定后，就开门见山地说：“优志哥，我听俊龙说满玉大姐去世了，是怎么回事？”

华优志叹了口气，心情沉重地说：“家先生，怎么讲呢，讲来讲去就是家门不幸，去年我母亲去世，还没上山，我哥哥优记走了，还不到一年，我妹妹满玉又去世了，我们兄妹七个到现在就剩下我和大哥了。我妹满玉今年才三十二岁啊！正是当家创世界的时候，她原来也没有什么病，就是那天晚上说有点不舒服上床去休息

一下，哪知第二天就不行了，她肚子里还有一个没生下的小孩呢。”

华子敬仔细地听着，听到这里，他摇摇头说：“这不光是你家门不幸，更是国家民族的不幸，现在国难当头，日本战犯侵略了大半个中国，日本强盗横冲直撞，杀人放火，把中国搞得鸡犬不宁，破坏了生产，破坏了人民安定的生活。结果到处闹饥荒，到处发水灾，到处发瘟疫，祸根就是日本鬼子。”

华优志听着子敬老师愤慨的讲话，不解地看着他。老师讲的话是有道理的，然而华优志并不能完全理解他讲话的全部内容。

华优志吸了口水烟筒，鼓起勇气问：“家先生，你能不能具体讲讲我二哥和小妹的死与日本侵略中国这件事的关系呢？”

华子敬想不到华优志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笑笑说：“这还不简单，你想想看，日本鬼子打来了，国民党政府要多征兵征粮，老百姓本来就吃不饱穿不暖，现在生活得更惨了，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好多做事，少吃点，吃得差，身体就弱了，病就多了，加上中国的中药市场和西药市场被日本扰乱，老百姓生病以后缺医少药，结果小病就变成了大病，大病就要命。”

华子敬停了会儿，叹了一口气，继续说：“古人说，国破家亡。国家被人家打破了，老百姓的小家也难保呀！所以我说满玉大姐的去世既是你家门的不幸，更是国家的不幸。你想想看，我们国家人均寿命是三十六岁，人都是三四十岁就死了。我国有几种病，对老百姓的性命影响特别大，一是天花，二是霍乱，三是痢疾和疟疾，死亡率很高。”

华优志补充道：“还有痨病和狗蚤病。”

华子敬说：“痨病在医学上叫肺结核，狗蚤病在医学上叫脑膜炎。这些病其实并不难治，只要发现得早，治好的把握是很大的。”

华优志说：“我们这里，十多里路都没有医院，就是有医院，老百姓买盐的钱还没有，哪里看得起病啊！”

华子敬笑着说：“不对，老百姓是很穷，看病很困难，但有些治病的药并不贵，有时只要几片药就可以把病治好，特别是预防的药，是很便宜的。中国的根本问题一是太穷，二是太弱，三是太愚昧，解决了太愚昧的问题，其他就好办了。”

华优志摇摇头说：“我看中国人并不蠢，关键是国民党太腐败，当官的人只知道贪污腐化，并没有真正努力去抗日。听说日本的国土还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人口也不及中国的六分之一，哪有这么大的国家打不过日本的道理。”

华子敬听了华优志的话感到很意外，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听来的，过了一会儿，他才说：“你这话也有道理，腐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譬如说吧，那些乡长、保长抓兵就是有钱的放，没钱的进，被送去当兵的大部分是无权无钱的穷人。到了部队里，那些当官的又扣士兵的伙食费，还要打骂士兵，一上战场，那些当官的好多就被士兵先打死了，这样的军队是打不了仗的。现在的八路军，也就是原来的红军，虽然武器不行，倒能打几下，他们在平型关就把日本的一个师团打得落花流水，后来又搞了一个百团大战，让日本在华不得安宁。”

华优志是第一次听说红军又变成了八路军，而且从没有听说过平型关大战和百团大战，他感到很惊奇，忙问：“红军不是被消灭了吗，怎么一下又变成了八路军？”

华子敬感到很为难，因为他也不了解这个问题的全部，那些也是从军事教官那里听来的，准确地说只是一些道听途说，并不是正式的文件。他首先声明：“对这个问题，我不大了解，只听我们的教官私下里说过。红军被老蒋百万大军赶了十几个省，沿途死的死，逃的逃，到了陕西北部后，只有万多人，最后接受了老蒋的改编，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只有三个师的实力，全部就两三万人，所以现在他们是听老蒋的指挥，很能作战，日本鬼子都怕他们。”

华优志感到很奇怪，日本鬼子怎么不怕蒋介石的中央军，反而怕共产党的八路军呢？于是他笑着问：“八路军的武器好一些吗？”

华子敬摇摇头说：“不，他们还是原来那几支枪，比中央军差远了呢！”

华优志说：“这就奇怪了，他们武器不好怎么还能打胜仗呢？”

华子敬说：“这不是一两句讲得清楚的，简单地说，红军打胜仗是靠战术好。他们不从正面同日本人作战，打的是游击战，日本人来了他们拔腿就跑，敌人路过那里，他们就打冷枪，打埋伏战，他们把这叫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他们现在发展很快，听说有一百多个团了，一个团到底有多少人、多少枪谁也搞不清，据说有二三十万了。他们一起出击，所以叫百团大战。”

华优志觉得很新鲜，也很有趣，就笑着说：“我不管他们是红军，还是白军，只要打败日本就行。打不过日本人，讲什么都是空话。”

华子敬说：“日本是可以打败的，不过不一定靠中国去打，会有人来收拾日本的。”

华优志对此奇怪，便说：“你这是异想天开了，日本人打到中国来了，中国人不去把他赶走，难道外国人还会来帮中国来打日本吗？这是讲梦话。”

“优志哥！”华子敬听他这样说，就大声地解释，“这可不是讲梦话，这是真话。现在中国同日本的这场战争是世界大战的一个部分。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三国是一方，叫轴心国，这场世界大战就是由他们发动的，这三个国家中德国最强，意大利最弱，他们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德国占领了西欧和中欧以后集中兵力向俄国进攻，差点占领了俄国的首都莫斯科，结果在四一年冬天被苏联红军打败了。苏联，也就是俄国，经受住了突然袭击，稳住了阵脚，让德国吃了苦头，现在苏联的斯大林开始反攻，已经把德国赶出了国门，正向德国打去，德国大概是没希望了。东方的日本不仅侵略了我们中国，也进攻了东南亚许多国家，有越南、缅甸、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还攻击了美国的珍珠港，把美国的太平洋船队打得屁股朝天，几乎全军覆灭。美国原来是暗中支持日本的，想坐山观虎斗，发军火财，这样一来，美国不得不奋起报仇，现在太平洋里不太平，海战打得很凶，美国已经打到菲律宾来了。亚洲方面，日本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他们在华北和华东正相持着，发动不了大的攻势了，等欧洲战争一打完，俄国，现在也叫苏联，抽出兵力来打日本，日本就非投降不可了。”

华优志虽然不懂世界全局，但他听说过俄国和德国，他觉得华子敬讲得特别有

趣，很合中国人的心意，但又有几分担心，就忙问道：“苏联会不会反过头来帮助中国打日本呢？日本鬼子是很顽固的，苏联刚刚打完战会找这个麻烦吗？”

华子敬被问住了，半天没有说话，最后苦笑着说：“当然不打为好。但是日本原来同德国暗中有协定，等德国占领莫斯科后，日本就从中国东北向苏联进攻，一起瓜分俄国。日本在东北驻扎一百万关东军，就是从东方拖住苏联的手，斯大林不是等闲之辈，他是不会忘记跟日本的仇的。另外，你知道吗，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好朋友，斯大林不理蒋介石，但一定会给毛泽东面子的，苏联现在有上千万的军队，拿出一两百万来打日本是很有可能，就是苏联不出兵，英国、美国和法国也会打日本的。因此，日本是一定会被打倒的，只是时间问题。”

华优志笑着说：“听华老师这样讲，我就放心了。问题是日本要什么时候才能给打败，中国已丧失了大片国土，我们老百姓吃了太多苦，死了不少的人，老百姓已经苦到了极点，现在什么东西都缺乏，天灾人祸不断，真是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华子敬叹了口气，说：“是的，老百姓苦不堪言，前方的战士也是苦不堪言呢。我当兵的那军原来有三个满员师，在我回来之前，只剩下不到两师的人了。我那个连原来有一百四十四人，湖南公安一战死了三十多人，伤了四十多，退到后方休整时，又被日本飞机炸了一回，死了八个，伤了八九个，一个排只剩一二十人，我们一个副连长也负了重伤，我也差点被炸死了。这时我母亲重病，我就访亲回来了。行军时，有时一两天都吃不上一餐饭，饿了就吃点干粮，渴了就喝生水，苦得很呢！”

华子敬停了一会儿，又说：“是的，困难当头嘛，前方后方都在受苦，祸根就是日本。有人说，日本不灭，国无宁日，日本不倒，民命难保。当前最根本的任务就要打败日本。古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很有道理的，譬如说吧，我到前线当连长没有过一天好日子，现在回来日子也不痛快，教点书只能暂时糊口，我爸爸总希望我再去当兵，起码也要干个团长当当。不打仗，提升很慢，一打仗，子弹飞来，炸弹丢下，谁都算不到自己什么时候血染沙场，难啊！”

华优志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好多事其实都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说呀，子敬老弟，还是顺其自然好，当团长又有什么了不起，自古以来当师长、军

长的人多着呢，到头来能流芳百世、名垂青史的可不多呀！”

华子敬点头笑着说：“正是这话，我们普通人要干番大事业也不容易。朝中有人好做官，我们农民要想白手起家干番大事，难哪！”

华优志叹口气说：“你这是富贵的烦恼，同我们这些芸芸众生的烦恼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些穷人一天三餐有饭吃，天寒有衣过冬就谢天谢地了。当然，这不是说我们穷就变得死不要脸、不讲良心，我们只要求那些当官的少欺负我们一点，要求他们也体贴一下民情，不要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一味地剥削，我们就好像山上的棕树是千层皮，谁都想从我们身剥一层皮。不过做得过了，社会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自古以来的农民起义都是官府逼成的。现在毛泽东之所以得人心，就在于他代表贫苦农民说话，将来呀，很难阻挡农民不跟共产党走，不是老百姓很喜欢共产党，而是老百姓讨厌乡长、保长，而这些乡长、保长几乎全是国民党，老百姓把国民党叫作‘刮民党’，把中央军叫作‘遭殃军’，这样下去，即便日本被打垮了，老蒋的天下也不一定坐得稳呢。”

华子敬根本想不到华优志还有这一套高论，他笑着说：“优志哥，你这话只能同我讲，要是同其他人讲，人家还会认为你是共产党呢！”

“子敬老弟，如果不是你，我怎么敢这样讲呢。我老实告诉你吧，今天这个世界，还是休谈国事好。但是你不让人家公开谈，人家私下里还是要谈的。秦始皇搞了个‘偶语者弃于市’，结果来了一个农民大起义，从来都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准老百姓讲话，他们就用刀枪讲话。古往今来的许多事证明，民心难得，民口难防，只要你爱民如子，老百姓就一定会拥护你。”

华子敬笑着说：“我总认为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都是农夫蠢子，从你的话听来，我是绝对错了。古人讲过，民心不可侮，民意不可欺。我却没有好好地去想一想，只是读了几句书，就自认为很了不起了，真是越读越蠢了。”

华优志笑着说：“话也不能这样说，不是你书读多了，而是你从官方的角度看问题，我们是老百姓，是从最具体、最细小的问题出发。我们虽不懂什么天文地理，但我们懂得谁对农民有利，世界上最苦的是农民，最忠厚的也是农民，认为农民老

实可欺，总是想剥他们的皮，榨干他们的血汗，这些人到头来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历史上那么多农民起义都是贪官污吏逼出来的，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我没有读过很多书，但我读过《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李逵和张角原来都是谁也看不起的农民，一旦造起反来，那是很了不得的。”

华子敬认真地听着，想着自己遇到过的一些问题，非常感慨地说：“真是与君一夜话，胜读十年书。你讲的这些道理很具体，很实在，我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过这些问题，实在好笑。我当兵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件事，有一个马夫，是山西人，平时很少讲话，但马养得很好，对看报纸也热心，平时没事的时候就看《三国演义》，可是他的书从不借给人家看。有一天他放马去了，有个人想拿他的书来看一看，打开一看，前面是《三国演义》，中间却是《论持久战》，那个人不知道《论持久战》是谁写的，就来问我，我一看，真是《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的书，这可把我吓坏了。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呢？我没有把握，于是马上找来那个马夫询问，他说这书不是他的，是在难民的东西里捡到的，他看到是《三国演义》就带回来了，中间夹有什么东西还没有看，然后我就叫他把书放在我们连部。第二天早晨，那个马夫带着马上山去，从此再也没回来。过了半个月，团长把我找去问那个马夫的情况，我说他可能开小差走了，已经走了半个月了，团长大吃一惊，说那是一个奸党，是师部要找的人。从这件事情看来，有些看起来很平凡的人不一定是没有本事的人，从来都是大奸似忠，大智若愚，那个马夫虽然很少讲话，但他在看《论持久战》。”

华优志说：“《论持久战》讲的是什么东西？”

华子敬说：“那本书我也没有认真看，只翻了一下就叫勤务员给烧掉了，怕惹出麻烦。大致就是这说中国不会亡，一定能取得胜利，但一定要经过持久战才能胜利。”

华优志说：“我去年去连州买生姜，在一个老板那里也看到这本书。我是一个农民，对打仗的事没有必要知道那么多。”

华子敬说：“那是一本研究战略的书，有人说它是今天的《孙子兵法》，我看是把它抬高了。不过共产党的战略战术全是从那本书里来，听说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

在研究这本书，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不过话又讲回来，毛泽东也是个不好对付的家伙，他打起仗来很有两下子，老蒋同他打了十年，还没把他抓住呢！”

华优志看到天已经很晚了，就对华子敬老师说：“家老师，你就洗个脚，到这里睡算了。”

华子敬笑着说：“不用，我有电筒，这是军电筒，用三节电池，亮得很呢！”

他特地拿出来让华优志试了一下，果然很亮，然后华优志把它交回主人，笑着问：“这很贵吧？”

华子敬笑着说：“不大贵，这是发给每个连长的，排长还不发呢，晚上要看手表，没有这样亮的电筒不行的。我回来探亲的时候把枪交了，这个电筒我想用得着，就带回来了。”

华子敬起身告别。

罗秀英说：“家老师如果硬要走，也要打个点心再走。你很早就吃过饭了，现在应该饿了。”

“不用了，嫂嫂，我不想吃呢。”华子敬客气地说。

正说间，华存松和他哥哥华存根走了进来，笑着说：“秀英，有什么好吃的，他不吃我们倒是想吃呢。”华存松一边说，一边笑。

“噢，存松叔，这样迟了怎么过来了？”华优志忙起身让他们上灶炉边坐。

“优志，我们两兄弟昨天就想来，但因为这两天事紧。”华存根答道，“听说满玉去世了，我们两兄弟都很难过，她才三十出头，人又贤惠，怎么八字这样不好。”

“难为你们这样有心，我这妹妹呀从来对人贤惠，在家里做女时就从没有同人争吵过，出门以后也是总是和和气气，哪个邻居不说她好啊！天偏偏亏好人，世界上多少坏人不死，唯独不放过好人，真是皇天不长眼啊！”罗秀英大发感慨地说。

华存根点头说：“是这样，我在家里就和我老婆讲过了，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坏人不死，偏偏好人命短，真是不公道啊！”

罗秀英起身来给华存松兄弟每人倒了杯姜茶，又把子敬老师的茶杯添满水。

华优志说：“首先，感谢你们半夜里还来安慰我们。刚才我同子敬老师也讲了，这是家门不幸，是我母亲去世那天的时间不好，地里老师说那是一个凶日，去年我二哥去世了，哪知道我满玉好好的，一个晚上也没了，这不是家门不幸吗？”

华存松叹了口气，说：“这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两年你们家确实出了一些事，前年你妈去世，她老人家已六七十岁了，虽说早了一点，到底是老人家。去年你二哥优记去世，但他只有四十岁吧？是的，是三十九岁，还是中年，正是大有作为时候，出了这样的事是很不幸的。这个月三十刚出头的满玉又去世了，叫人更加难过。说是家门不幸，我认为还是这个世道不好，兵荒马乱的，老百姓太苦，谁也不知道明天是怎样的，这不光是家门不幸的问题。”

华子敬点头说：“对，刚才我也同优志哥讲了，这首先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不幸。你想想看，国家战火连天，人民苦不堪言，灾荒和瘟疫又不断，老百姓朝不存夕，怎么可能健康长寿呢？”

华存根也叹气说：“是的，我们这朝人不知道前生造了什么孽，遇到这样的世界。不过呢，去世的已经去了，我们活着的人还是要咬紧牙关活下去，把我们的后代培养好。冬天再长，总会过去的，春天来了，一切都会好的，连枯枝都会发芽。因此呀，优志你也不要太难过了。当然，难过肯定难过，不过这个时候一定要有节制，如果把身体搞坏了就更不好了。一句话，在这个时候，你优志还有秀英，你们一定要坚强，要硬着头皮干下去，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罗秀英含着泪水，声音有点嘶哑地说：“国家大事我不大知道，我只知道我们的生活太惨了，受的苦够多了。这两年特别惨，我家娘去世还没上山，二哥就接着去世。二哥去世才半年，小妹又去世了，家里受到接二连三的打击。人去了，还欠了一身债，去年天旱，田里土里的收入很少，今年春天天气又不好，真不知该怎么办。不努力做事吧，没有吃的，做事太发狠了，也怕出问题。我二哥就是太恨钱，

在三伏天去挑长脚，真是难哪！”

华优志见秀英这样悲切，心里也很乱，没有等她说完就劝她：“秀英哪，今天子敬老师和存根两兄弟来安慰我们，是看得起我们，他们来的目的是想鼓励我们有生活下去的勇气，并不是要我们伤心的。当然，我们是很难，但哭没有用，困难不会因为我们哭得多而减少，反而会因为我们的哭得太伤心增多。中国已经乱了这样久，仗打得够多了，老百姓苦不堪言，都希望太平盛世。古人说，民之所欲，天必成之。我估计都会好起来的，绝不可能永远坏下去，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咬紧牙关，硬着头皮活下去，把三个儿子抚养大，有条件的话就让他们多认几个字，将来挑脚贩盐也方便点。”

华子敬听了很受感动，华存松兄弟也点着头，罗秀英觉得自己的丈夫从来没有如此坚强过。

华优志讲得有点累了，拿起水烟筒吸了口烟，然后说：“说到底，千难万难我们都不要怕，反正是祸躲不过呀！”

华子敬用手拍了一下大腿，说：“对！优志哥呀文化不高，却深明大义呀！”

华存松接着说：“是的，别看优志他是个农民，读的书也不多，但比我们这些人强多了！所以我们几个村有什么事都找他来商量，因为他心肠好，口又直，有什么就说什么，大家都把他当好朋友看。”

罗秀英听到大家对丈夫的评价自然很是高兴的，不过她把这高兴极力压在心底，她低着头，放低声音说：“我家优志并没有你们说的那样高明，他心肠是好，就是不该口太直，不晓得转弯。俗话说，树直遭人砍，人直遭人恨，正直的人总是容易被暗算。”

华存根微笑着说：“秀英这话也有道理，不过我还是喜欢和正直的人打交道，和那些狡猾的人打交道经常要提防上当。”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桐油灯盏的油烧干了，逐渐暗了下来。罗秀英赶快从房

里拿来油壶添上油，油灯又亮起来。她又从房里拿来一大盘炒红薯片，道歉似的说：“家里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了，只有过年剩下的一点红薯片，大家坐在这里光喝姜茶，我真过意不去。”

华子敬微笑着说：“有这个东西就很不错了，别看它是土货，可是又香有甜，比城里卖的饼干好吃多了。”

华存根称赞道：“你这里还有这个东西，我家里是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平时总是讲秀英会持家，这是一点也没有错的！”

华优志说：“我家秀英很细心，家里有点东西，她总是像留金留银一样，自己从不尝一口，也不许小孩子乱来。我们家不富裕，日子却还过得去，全是靠她。”

罗秀英不好意思地说：“家里就是那个样子，不精打细算怎么办呀嘛，什么东西都自己大手大脚，亲戚来了光坐着喝杯冷茶，总不好意思吧。”

华存松说：“会打算和不会打算是不同的。古人说，五寸喉咙深似，大吃胜过小赌。如果有什么就吃什么，有多少就吃多少，那每年的粮食肯定不够呢。”

吃了一阵炒红薯片，又喝下一杯茶，华子敬掏出怀表看一下，吃惊地说：“嘿，已经十一点多了，怎么这样快。哎，真的，你家俊龙睡觉去了？”

“俊龙吃了饭就到他房里读书去了，这个时候大概睡了吧。”罗秀英答道。

华存松说：“这孩子总是那么自觉。”

华优志说：“他每天放学回来，吃完饭，洗好脚，就马上去读书写字了，家里来了什么人，他是不管的。可惜呀，他出生在我们这样的家庭，如果在条件好一点的家里，是能读出点名堂来的。”

华存松看看华子敬，探问道：“俊龙在学校还自觉吗？”

“自觉，很自觉，悟性也好，将来很可能会有所作为的。”华子敬肯定地回答。

“他在读《尚书》了吧？”华存根问道。

“是的，他已经读完了‘四书’以及《诗经》《左传》和《劝学》了。”

“应当培养他的自学能力，他已经认得很多字了。”华存松建议道。

“我正在这样做。他有一个优点，他读过的书都几乎都背得出，认得的字也都写得出，这是很了不起的！”华子敬答道。

华存松又问：“他开笔写文章了吧？”

“开始写文章了，只写过两篇，还可以，文章的思路还算清晰，多练几次就好了。”华优志说。

“这个嘛，怎么说呢，做老师的都是这样，希望把自己全部的学问教给学生，希望学生能强过自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华子敬认真地说。

“不说强过老师，我俊龙只要有家老师的三分之一，我就心满意足了。”罗秀英笑着说。

“不能这样讲，实际上我读的古书也不过是‘四书五经’，俊龙认的字已经差不多了，《易经》和《礼记》里的生字也不多，按俊龙的进度，再读一年到两年‘四书五经’也就读完了。从这点上说，俊龙可以算是读书人了。不过书是读不完的，会读还要会用，光会读书还不行。”

“噢，那你说说，俊龙读了书会用吗？”华存松问。

“我看行，他将来肯定比我聪明，写诗作对更是这样。”华子敬肯定地说。

“家老师，你太谦虚了，我俊龙永远都达不到你这个水平。”华优志笑着说。

华存松说：“但愿俊龙多得贵言，子敬老师把本事传给他，他来个后来居上，有出息，我们也高兴啊！”

夜深了，月亮升上了山头，村外不时传来猫头鹰凄惨的叫声。客人们起身要走，罗秀英挽留他们在自己家里过夜。

华子敬老师拿出电筒试了一下，说：“不用了，我这电筒比一般电筒亮，三个人走路没有问题。”

华优志送他们到村边，感激地说：“非常感谢你们的同情和安慰。一句话，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挺起腰杆活下去。”

四十二

一九四三年的夏天，雨水下得比较及时，虽不能说是风调雨顺，总算没有大旱，南岭丘陵地带的农作物得以正常生长。华优志家凭着辛勤劳动，总算平安度过了夏荒。

八月中秋过后，罗秀英的外家传来口信说曹蕙芳近日身体一直不太好。八月十九日，罗秀英清早起来安排好了家里的事，就回娘家去了。

大自然的秋天仍然是很美的，路边的塘水清澈见底，山光云影倒映其间，白鹅麻鸭嬉戏而上，路边的松柏苍翠挺拔，山间的桂花送来一阵清香，从山头吹来的仲秋凉风给人以清爽的感觉。然而罗秀英却没有心思去注意这些，她的心中充满着一一种莫名的悲凉和惶恐，她不知道妈妈现在病得怎样，但可以肯定妈妈的病不是小病，如果是一点小小的毛病，妈妈是绝不叫人传信来的。万一妈妈有个三长两短，她不知道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她更知道，妈妈来这个家吃尽了苦楚，好不容易才创下一份小小的家业，有了两间大瓦房，八九亩田和几块大的旱土，虽然家里不富裕，却从来没有啼饥号寒过。自己二十岁出嫁时，妈妈还给了一份比较体面的嫁妆。到分家立室时，妈妈又同哥哥一道，送给自己全套炊具，还担了两担大米来。当生下俊龙，她老人家欢天喜地，喜笑颜开地给小外孙送来了几套童装。妈妈对自己真是全心全意，尽心尽力，可自己对妈妈又做了点什么呢？实在太少，太不像样，这一辈子是无法报答妈妈的大恩大德的。想到这些，罗秀英对母亲感激不已，而一想到母亲如果会有不测，就有几分悲凉和惶恐了。

从百宝村到石凉亭只有十里路，而且是下山的石板路。罗秀英匆忙地走着，在山坡的高处，就能看到娘家村边的大柏树和从树边冒出的炊烟。

罗秀英走到村边的大柏树下，老远就看到了堂弟罗开华，他拿着一把柴刀，肩上背着一根方形的长木扁担，准备上山去砍柴。罗秀英加快步伐，一边大声地喊：“开华，去砍柴吧？”

“喔，大姐，你这么快就来了，刚才大娘还说不知道你会不会回来呢。”

“开华弟，我妈怎样了？”罗秀英急切地问。

罗开华慢条斯理地说：“喔，是这样，大娘早些日子晒太阳晒得太多太久，可能是中了日毒，又喝多了生水，拉了几天肚子，她还硬着头皮做这做那，前天去担水，眼前一黑，就倒了下去，这两天没有再去做事，她大概很累，真的病了，不然她你还不了解，只要还有口气，她是一定去做事的。”

罗秀英鼻子一酸，泪水一下子流出来，她摇着头说：“妈呀，我就劝过她不要那样拼命呀！”

罗开华也说：“是的，我们也劝过，可她总是说没关系，人只要吃得、走得，力气是用不完的。我们大娘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总是坐不住，因为她是从苦中过来的人呀！”

罗秀英用手帕擦干了眼泪，强忍住悲伤对罗开华说：“开华，你去砍柴吧，早点回来，我们兄弟姐妹各自成家以后很少在一起说说笑笑了，早点回来一起多说几句话吧。”

“大姐，我这柴不砍也可以，并不是马上就要用，而是为过年和明年开春准备的。你难得回来，我不去砍柴了，我同你一起回去，现在禾已经割了，只有红薯没有挖，没有多少事了。”

罗秀英说：“你还是去做你的事吧，不要因为我回来耽误正事。”

“大姐，怎么这样讲呢？我当兵回来快半年了，我们还没有一起长谈过，平时会到总是匆匆忙忙，各人忙各人的事，本来是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反而有点生疏了。我原本很早之前就想到你那儿去住两天，家里的事实在太忙抽不出身，现在你回来了，我还砍什么柴呀，明天、后天我时间多着呢。”

堂弟的热情冲淡了罗秀英心中的阴影，但她并没有放慢前进的步伐，她径直向母亲家走去。

罗开华笑着说：“大姐，你先回家看看大娘，我放下柴刀就过来。”

罗秀英答道：“你有事就去忙你的吧，我要半下午才回去。”

“行啊，我马上就过来，反正就隔两间屋。”罗开华大步往自己家走去。

罗秀英脚刚踏进大门，就高声地叫道：“妈，我回来了。”

曹蕙芳听到女儿的声音，高兴地应着：“秀英，我的好女儿，你这样早就回来了！”她想站起来，去接女儿手中的小竹篮。

罗秀英大步走过去，劝阻道：“妈，我是你的女儿，你客气什么嘛。你坐着，我把它放桌上。”

曹蕙芳坐在一张竹椅上，因为这几天有病，垫了床小棉被。她长期辛勤劳累，被太阳晒得很黑的脸上透出一副憔悴的神色，而且比平时消瘦了很多。罗秀英搬来一张小凳子，在母亲的左边坐下，用手摸了一下母亲的前额，又用脸颊贴近母亲的脸庞，试了试母亲的体温，然后握着母亲的双手说：“妈，我看你头上的温度不高，并没有发烧，倒是手有点凉，是不是要加点衣？”

曹蕙芳抓住女儿的手，声音有点沙哑地说：“我不感到冷，秋天嘛，在竹椅上坐着凉爽一点。我现在实际没有什么大病，就是感到浑身无力，走路都不想走，饭也不想吃，前几天有点拉肚子，后来我喝了大半碗醋，又饿了几餐就好了。那天挑水，去之前还好好的，不知怎么搞的一下就跌倒了。这几天我什么也没做，连煮三餐都是你爸爸在那忙，水也是哥哥给挑来，家里的小事我就吩咐你侄女银菊去做。”

“妈，嫂嫂也过来做了点事吧？”罗秀英小声地探问。

“她这几天倒是早晚都过来问一声。”曹蕙芳微笑着说。

“妈，我早就想回来看看你和爸爸，我那边家里养着三头快出栏的猪，俊龙天天要去读书，你女婿又是田里又是土里，有时还要出去做点小买卖，忙得不亦乐乎，我总抽不出身，原本打算把三头大猪卖掉，事缓一下再回来看你们，昨天听说你病了，我半夜就起来煮猪溺，一早就回来了。”

“女儿呀！”曹蕙芳很认真地说，“是这样的，你现在正是创造世界的时候，哪有不忙的呀！我跟你这样年纪的时候还不是没日没夜地跟着爸爸做事，不然我们哪能起得了这两间大屋，买几亩田，我们不知流了多少血汗呢！”

罗秀英含着泪水望着母亲，说：“妈，你为家操碎了心，我们做儿女是知道的，也是很感激的。你已经五六十岁了，体力大不如前了，你还那么拼命干，从不休息一下，那是会出问题的，万一有个什么，叫我们做儿女的怎么办呢！”

曹蕙芳望着女儿的目光，微笑着说：“秀英啊，人嘛，哪能长生不老，老了就什么也不做了，活着也没有意思呀。当然，我还不想马上就离开这个世界，我还不甘心哪！你大哥还没有儿子，这个家没有传宗接代的人，我们受苦受累都白费了。你命大，有三个花一样的儿子，叫妈高兴，而且三个儿子都很健康，很聪明，特别是俊龙，听人家说他很会读书，我看将来会有大出息的。可是我还没有看到他们长大，我真不舍得呀！”

“妈，正因为这样，你才要爱惜你自己的身体呀，我们家又不是没有饭吃，何苦这样劳累？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牛马，所以呀，你不要考虑那么多，首先要保重身体，这是头等重要的。”

曹蕙芳笑着说：“没事的，我叫你回来是因为妈想你呀，并不是真的病得不得了啦！我同你嫂嫂总是前世无缘讲不来，有时有点事没有人商量，也没有地方去说，叫你回来，就是可以和你谈谈心呀！”

“妈，你虽然不承认有大病，但你确实瘦多了，虚弱多了。俗话说，父爱子成龙，子爱父成仙，我们希望父母健康长寿。我们家里虽不富裕，但吃饱穿暖是没有问题的。我和优志的孩子现在还小，经济虽不活，还勉强过得去，等孩子大一点能劳动了，情况总会好一些，那时我们也可以帮助妈妈一点。总而言之，你不要过分劳累了，多爱惜一点自己的身体，对你，对我们都好。”

曹蕙芳叹了口气，说：“秀英呀，你也不用挂念我，你有这片孝心我就很满足了。现在最使我不安的是你大哥的事，他什么都听你嫂嫂的，他只有银菊这个女儿，银菊身体又很差，年纪轻轻就得了癆病，现在叫肺结核什么的，这种病很难治好，

万一银菊有个三长两短，他不就苦了吗？我同你爸爸商量，想要你哥另娶一房妻，但总不好开口。这里也有实际困难，一是你嫂子太恶，人家不敢来；二是如果还没有生养过的婆娘，讨过来也没用，有生养能力的又会带些儿女来，一下增加几口人吃饭，你哥哥养不养得活人家还是一个问题。上次优志来的时候我们同他谈论这件事，他想了很久才说也许等个一两年你嫂嫂给我们生个孙儿也不一定，或者讨不成二房的话就从堂侄儿中过继一个过来也一样，无非是将来有镇起这个火炉、有一个扫坟挂纸的人，至于我们晚年的生活嘛，大概不会有多大困难，他讲的口气也同你差不多。”

罗秀英望着妈妈悲凉忧虑的样子，摇摇头说：“妈，嫂嫂没再生孩子这事确实很难办，生了银菊后，她就不生了，谁也讲不清原因。不过这也不能怪她，要怪就怪哥哥命太苦，家里没有福气。万一再娶一个嫂嫂来又不生孩子怎么办？生下来又是女孩子怎么办？这种事只有天知道，我们是料不到的，而且嫂嫂是绝对不会允许哥哥另讨老婆的，给嫂嫂知道了，岂不是惹上包天大祸？哥哥又是个拿不定主意的人，你也不好开口呀！因此呀我倒同意你女婿的意见，等等再说吧，哥哥还不满四十岁，男的嘛，五六十岁生孩子的多得很，怕什么。”

曹蕙芳微笑着说：“你讲的也有道理，不过无论怎么说，孙子还是自己亲血脉好，过继来的总要差一层。既然你们两口子的口气一样，而且也许在理，我还是听你们的吧。这几年为了给你哥哥讨小老婆我准备了一笔钱，我小心地把它藏着，总不放心，我想还是你替我保管好。”

“妈，你不怕我黑良心把它用掉吗？”罗秀英狡黠地笑着说。

“傻丫头，我自己的女儿还不了解。”曹蕙芳用眼睛斜看着说。

“妈呀，我看你拿着这钱给你们自己买几件像样的衣服，吃好一点，比什么都强，何苦这样呢？”

曹蕙芳很高兴女儿这样体贴自己，心情开朗多了，她笑着说：“秀英呀，假如你是个男孩该多好呀！你哥哥有你一半开通，我也就轻松多了。”

罗秀英笑着说：“妈呀，如果我是男孩，可能更叫你怄气呢。不过我是男孩的话就不用嫁出去，天天可以同你见面了。可谁叫你那么偏心，把我生成一个女的。”

正说着，罗开华走了进来，看到她们有说有笑，也笑着说：“大娘，今天好一些了吧？刚才我会到大姐就说了你不会有问题的，现在看到大姐笑得那样欢，我就知道大娘没有事了。”

曹蕙芳高兴地说：“今天是好一些了，就是口苦得很，像吃了鱼胆似的。”

“那是火气太重，晒太阳晒得多了，秋天三伏的太阳是很毒的，都说是‘秋老虎’嘛！”罗开华肯定地说。

罗秀英说：“我带了一瓶冰糖回来，它是凉性的，又甜，你先吃点吧。”

“放在那儿，我自己拿。噢，只顾说话了，秀英还没吃早饭吧？”曹蕙芳问道。

“我吃了东西才回来的，现在还不想吃东西。”罗秀英回答。

“大姐，这样吧，我那边的稀饭快好了，先去吃点稀饭吧。”罗开华建议。

“我这里还有中秋节他们送来的棕糍粑，我这些天肚子不好就没有吃，我怕它变馊，每隔几天就煮一次，你先去吃点吧，不过白糖早没有了。”

“白糖没有倒没关系，我带了一瓶蜂蜜回来。”

“你到哪里买的？到贩子那里买的总是掺了假的。”曹蕙芳说。

“我这个是真的，是优志上山割草时发现一窝了蜜蜂，晚上去取回来的。本来早就想给你们送来，总脱不了身，这次就带回来了。”

罗开华笑着说：“现在是桂花蜜，挺香的。你们真走运，连蜜蜂都会得着！”

“妈，你也吃一个棕糍粑吧。”

“不了，我这几天肚子不好，一直不敢吃，要是能吃得早吃掉了，你同开华吃

吧。”

罗秀英用碗装了蜜糖，又把棕糍粑拿来让罗开华先吃。

罗开华笑着说：“本来刚吃过早饭，有蜜糖，就吃一个。”

罗秀英用另一个碗给妈妈倒了大半碗蜜糖，把一个调羹放在妈妈手里。曹蕙芳尝了一下，笑着说：“这蜜好，又甜又香。蜂是采百花蜜的，这个东西能治百病呢。”

曹蕙芳吃了两调羹后就把碗推到一边，对罗开华说：“开华，你吃掉它，挺甜挺香的，不要客气嘛，真的，不要客气。”

罗开华礼貌地谢绝。曹蕙芳对秀英说：“你把它放进碗柜里去，这里招苍蝇，我不要了，这东西好吃，吃多了也不一定好，给你爸爸回来吃吧。”

罗秀英把碗筷收拾，又用热水把碗洗了，看到水缸里水不多，就准备拿水桶去挑水。罗开华接过扁担，对罗秀英说：“大姐，我去挑吧，你刚走了山路回来，休息一会儿吧。”

曹蕙芳笑着说：“秀英，你就让开华去挑吧，他是男的，挑桶水像空手走一样，一会儿就来了。你把水缸洗一下，水缸好几天没有洗了。”

罗秀英听了母亲吩咐，把竹扁担递到开华手里，笑着说：“这下搞得好，又剥削你的劳动力了。”

“哪里话，给大娘挑担水还要这样说，怎么要得呢！”

罗秀英把缸里的水全部倒出，然后把水缸里面和外面抹干净，又把凳桌都细心地洗抹了一遍。刚把抹布摊放好，罗开华就把水挑回来了。他把水倒入水缸，接着又去挑，等第二担挑回来后，他打算再挑一担。

曹蕙芳笑着说：“开华，行了，两天的都够用了。”

罗开华说：“水缸还没有满呢，再挑一担就满了。平时你又不喊我挑，我也没

把这样的小事放在心上，今后只要我在家，你要水就只管叫我挑，我给大娘挑担水还不行吗？我说呀，要用水，你就叫开贵哥和开贵嫂去挑嘛，儿子媳妇挑水不行吗？我们这些侄子侄女你也只管吩咐，我们再忙也会来挑的。”

开华挑着水桶又去挑水，曹蕙芳笑着说：“这个开华呀，去当了两三年兵回来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过去笨嘴结舌的，现在变得很会讲话，句句在理，对人态度又好。他早两天还向我打听你的情况，还问俊龙外甥在没在读书了呢。”

“妈，你这有什么奇怪的？出去当兵，走南闯北，没有一张会说话的嘴巴，像木头人似的有什么用？开华人又不蠢，出去几年了，当然会变好。”

罗开华把水缸倒满后，还剩了点水在桶里。

曹蕙芳对罗秀英说：“秀英，你把水桶里的水倒入洗脚盆里，水桶有点渗漏了，放久了，会把地面弄湿的。”

大家坐定后，罗秀英笑着说：“开华，刚才我妈妈还夸你呢。”

“挑两担水而已，有什么夸的？”

“不是夸这个，是说你当兵回来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变聪明，变能干了。”

罗开华笑着说：“哪有这个事。当然，出门几年见识是增加了点，但不能说是变聪明能干了。人嘛，就是这样，出去当兵了，各种各样的人都会遇到，你一时搞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也搞不清哪些是真话，哪些是假话，所以做什么事前都仔细想一想，想办法少吃点苦，少上点当。”

“开华，你出去快两年时间，走了不少地方吧，怎么去宜章梅田圩就好久不回信，家里人可急死了。有人说可能是遇到土匪了，现在谋财害命的事多得很，也有人说可能被抓去当兵了，反正说法各种各样，把老弟嫂急得发疯，我们也为你流了不少泪。”罗秀英说。

“大娘，大姐，这几年我的经历是一言难尽，回来以后也没有同你们详细地讲

过，你想快三年的时间，哪里一下讲得清呢。”罗开华答道。

“大姐，刚才说我去快了两年，哪里呀，是两年多快三年呢。我是‘民国’二十九年七月十二日天亮起身走梅田圩的。那天，我挑了头大蒜种，一头葱种有八十几斤。我们这里到梅田是四十二里路，我到梅田新村的时候，人家还在吃饭，到达梅田圩，圩上人还不多。你们知道的，一般要蒜种、葱种的人是快回家的时候才买，到吃中饭散闹子了，我看那天买葱种、蒜种的人不多，来问价的却很多，我就坚持要卖贵点，结果快散圩的时候才卖完。那天的价格是很好的，有五六块银元，我准备去买点蜡烛、衣纸回来过七月半。肚子有点饿了，我就到一个小店里吃了一大碗饭，快吃完时，乡公所的所长带了几个自卫队的人来查身份证，那天去的时候我忘了带身份证，他们不由分说就把我带到了乡公所，我到那里时，里面已经坐了二十多个人，大都是一些农民和远路来做工、做生意的人，后来又陆续来了好几个人，一点数，三十二个人。我们这些人被关在一个大楼里，门口和楼下都有自卫队背着枪守着，大家谁都不说话，有人急得直流眼泪。

“过了很久，快半下午了，乡公所挑了些饭来，又装来四脸盆豆腐，大家都吃不进。坐在前边的衡阳人劝大家吃，说不管怎样饭还是要吃的，千事万事，吃饭是大事，吃饱了饭，上刀山下火海也不怕。他这么一讲，大家才动手拿碗吃饭，我只吃了半碗饭就没胃口了，那一担饭还剩下小半箩，菜剩下了一点辣椒汤。

“我们吃完饭后不久，那乡长和自卫队长吃得酒醉通红地对我们说我们都是没有身份证的人，要认真查一查，我们里面有些是良民，有的可能是日本密探，因为是非常时期，需要提高警惕，日本人派了密探来扰乱大后方的安全，布置他们为进攻国军带路，所以要把我们都带回县自卫队审查清楚，宁可错查一千，绝不放走一个。

“他们马上要我们下楼排队，我们想挑着箩筐和东西走，乡长却走过来说不要挑了，他让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东西上写上名字，回头找他要，他一个乡长是不会要我们这些东西的。大家在自己东西上写上名字，有些不会写名字的，就由乡公所的人代写。

“我们三十二个人就这样被自卫队押到了宜章县。到了宜章县城，我们被押进自卫队的大坪里，站成一个长队。自卫队长走到前面，喊了一声‘立正，稍息，现在点名’。点过名以后，自卫队长对一个穿黄色军装的人说，刘连长你训几句话吧。那个叫刘连长的走上前，行了一个军礼，笑着对我们说，兄弟们，辛苦了，从现在起，大家都是好兄弟，都是中央军了。刘连长又对楼上站着的几个人说，你们都下来，把这些兄弟带回各个排，让每个人都换上新军装，然后搞饭吃。这时大家才明白我们是被抓壮丁了，有人提出抗议。刘连长大声骂道，你愿意当亡国奴吗？好，不想当亡国奴，就要打日本，打日本就要有人当兵，我们接兵连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来不来由你，去不去由我，谁不听从指挥，甚至开小差，我们就要军法处置，懂吗？军法处置，轻的关禁闭，重的枪毙，他说这是丑话说在前头，先礼后兵。

“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当了中央军。第二天我们就都穿上了军装，吃过中饭，连同早几天抓来的一百八十多人一起开赴白石渡。一辆铁甲列车开来，我们就去到了宝庆府所属的新化。我们先在补充团里训练了一个多月，我同衡阳那个姓李的人在一个班，他叫李华开，我叫罗开华，开头几天人家都搞不清我们两个的名字。那个李华开有点文化，读过中心小学，看得懂地图，他指给我们看临武、宜章和新化的位置。他说从那里到家有个把里路，走路要走半个月。我想要请他帮我写封信，他说现在不要写，这是补充团，还不是野战军，等到了野战军再写信也不迟，因为邮路不通，家里还没接到信，我们可能又调到其他地方去了，所以最好先装成很想当兵的样子，长官问话，就说家里没什么人了，当兵比在家里还好，有饭吃有衣穿，比家里还稳当一些，这样长官才会放心，不会提防我们开小差，才能有办法逃回去。他说他是第三次当兵了，这里面的鬼名堂他清楚得很。

“果然，我们到新化驻了一个月零五天，就被编入了野战军，首先开到岳阳华容县，那里离前线不远，几乎天天看见日本鬼子的飞机从头上的天空飞过。又过了半个月，部队往西行军，走了好几天才到桑植，那个地方是大共产党贺龙的老家，那里还有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不能乱来，否则部队就会连枪都收缴的。后来我们又过了长江，开到了湖北西部的宜昌附近，到了抗日的前线，那里驻扎了很多中央军，日本经常派飞机来轰炸。

“湖北的西部又叫鄂西，那里有中央军，也有共产党的抗日部队。共产党的长官是李先念和郑位之，中央军不打他们，他们也不打中央军。日本很怕共产党的游击队，但不怕中央军，从‘民国’二十八年以后，日本人很少进攻中央军。”

“听李华开说，日本人在东北、华北，华中被共产党的游击队搞得鸡犬不宁，没有力量来进攻中央军，中央军乐得坐山观虎斗。”

“李华开对我特别好，把我当兄弟看。他当了班长，不久又当了副排长，我们还是在一起，有时他带我到门外去，悄悄告诉我说现在天下乌鸦一般黑，不能讲真话，部队里更是这样，千万不要讲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坏话，军队里也有国民党的暗探，他向军情处讲你是共产党，你就受不了了。”

罗秀英笑着说：“那个姓李的很可能就是共产党。”

罗开华笑着说：“谁晓得他是不是，不过他和一切都合得来，他从不打骂当兵的，哪个兄弟有困难，他就偷偷地帮助，士兵都很拥护他。他也不像别的军官，有钱就吃喝玩乐，他有钱就买书，没事就看书，到连部还看报纸，他的消息灵通得很。不到半年时间，他就当上了连里的事务长，他又推荐我做炊事班长，到了炊事班，平时是苦一些，打仗却不用上前线，吃得也好一点，他去采购时总是带我去，也可以搞点零花钱。去年正月，李华开当了连长，我也当了事务长，他让我千万不要克扣士兵的伙食费，要得人心，伙食就要比其他连队好，说我要钱用，可以向他要。”

“有一天，他问我被抓来当兵有几年了，想家吗？我认为抓人来当兵虽然是错误的，但是打日本是对的，不打倒日本是不行的，不然我们就要当亡国奴，日本鬼子是什么都干得出的。后方的乡长、保长大都是一些乌龟王八蛋，他们抓兵是拿我们来充数，好让那些应当当兵的人家拿钱给他们，他们实际是拿我们买壮丁进黑钱，这些家伙是应该杀的。在今天世界，有枪就是草头王，老百姓吃亏，就在于没有枪杆子，没有军队，腰杆就不硬。他说在这里当事务长是比在家里当农民好一些，不过千万不要自己当了兵，就去欺压老百姓，有一天老百姓算起账来就完了，这个千万要注意，在这样混乱的世界，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我告诉他说我想回家，不想

当兵。他说当然了解我的想法，但是那里是湖北，武汉被日本人占领了，过不去，从那里到湖南西部，再到湖南南部，走路至少个把月，那么长的路到处有关卡，是回不去的，不如等打完日本再说，我跟他在一起，是不会吃亏的。

“今年三四月时，他不知道怎么搞的又被调到团里的运输连，他走的那天又问我想不想家，我老实告诉他我想家。他笑着说那行，我不用调到运输连去了，就在这里搞几个月算了。他让我这几个月积点钱，他去给我弄个特别通行证和一个身份证，将来调防时想个办法大摇大摆地回去。我们将来的连长也是他的好朋友，好同志，他会同他打好招呼。他还给了我十块银元，我开始不肯要，他严厉地让我收下，他说他没有父母，家里也没什么了，他认为我这个人很实在，够朋友，我出来几年了，家里是什么情况也不清楚，回到家里，可能我老婆还在等我，就让我拿着这十块钱给她买点东西，也是他的一点心意。如果老婆跟人家走了，我一定还会讨老婆，这十块钱就算是他的一点贺礼。”

“有天晚上他特意邀请我和几个排长一起喝酒，他对大家说我俩是湖南老乡，又是一齐入伍的，是个大老实人，今后有什么还请他们多关心。今年五月调防去汉中，他提早几天来告诉我他们有几辆车去湖南芷江运军火，让我乘坐汽车到湖南，然后坐汽车到常德、长沙或衡阳回家。如果我想当兵，还可以回去。我五月十三日离开湖北，十七日到了长沙，到长沙后，我因为有特别通行证，很顺利就上了火车，十八日到了郴州，到郴州下火车时，有四个当兵的看了一下我的证件，向我敬了个礼就让我出站了，出了站，我赶快到服装店买了套便装，当晚我就到了桂阳，十九日上午我就回到了家。我这次出去当兵快三年，虽然吃了许多苦，但是没有倒大霉，主要是会到了李华开这个好人。”

罗秀英听后很高兴，笑着说：“开华老弟，你会长命百岁了，你这是出门遇贵人，前世修了阴功啊！”

曹蕙芳也笑着说：“开华回来这样久从没有同我讲过这些事，他是看到你回来了才讲的。人家都说开华发财了，还当了官，我几次想问他，又不好开口，好像我想要他什么东西似的。现在看来倒真是无风不起浪，开华真的发财了。”

“什么发财呀，就那么一点钱，经得几下花？”罗开华否认道。

“哎呀，开华，你还怕大娘借你的钱？”曹蕙芳笑着说。

“大娘，不是的，我真的没有多少钱。第一，大娘不缺钱用，这我知道。第二，真的缺钱用的话不用你开口，我也会给你点钱的。”开华一本正经地说。

“开华呀，你这几年兵一当，真的变乖了，讲话既大方，又在理，连大娘向你借钱都不敢了，你说说看，你凭什么要给我钱，这不是明明不肯借钱，还说得好听不过吗？”曹蕙芳大笑着说。

罗秀英抿着嘴笑着，为母亲这样开怀而高兴，也为开华发了点小财高兴。

罗开华微笑着，肯定地回答说：“大娘，我回来以后，南蓝都向我说了，我被抓去当兵以后杳无音信，全家人急得要死，她成天地哭，万金这孩子也病了，你做大娘的把她当自己的儿女看待，怕她伤心，晚上你陪她坐，陪她睡，为她壮胆，白天喊她过来吃这吃那。等了几个月我还是没有信，有人认为我不在了，她家的兄妹劝她趁年轻早点找个人家。在那样困难的时刻，是你一直开导她，说现在打日本鬼子，到处兵荒马乱，我又不会写信，没有信回也是常有的事，而且万金这孩子还不带到两岁，改嫁会把孩子糟蹋了，最好等仗打完再说，生活有困难，只管找大娘就是了，大娘有吃，她就有吃，说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大娘，正是由于你的开导和帮助，才使我南蓝坚持下来，我回到家里才不致无家可归。所以呀，你是我家的大恩人！我母亲去世早，小的时候我到你这里吃的饭菜还少吗？因此，我刚才讲你真有困难，我给你钱是完全应该的。俗话说，知恩不报非君子，难道这点道理我还不不懂吗？”

罗秀英认真地听着，终于开口道：“开华，我说呀，你也不要把这些挂在心上，都是一家人嘛，你不在家的时候，妈妈劝导你南蓝，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你家谭南蓝人忠厚又勤快，我妈如果做了点好事，也是你修来的阴功，你也不用感到欠了她什么似的。世界上最难还的债是人情债，只要你不忘记就行了。”

“大姐，话不能这样说，你想想看，当时如果没有大娘开导我南蓝，她真的听

人家的话改嫁了，我回来还有什么味道？我万金不就流落了吗？从这点上讲，大娘比我母亲还要亲，我母亲去世时我才三四岁，父亲有事的时候总是把我们两兄弟交给大娘，我们实际上是在大娘的关心下长大的，这可不是一般的人情债，是真正的父母天恩哪！”

曹蕙芳听了女儿和侄儿的谈话，平静地说：“开华，过去的事还提它做什么？我们都是一家人，而且都是穷人，生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随时都可能大祸临头，我们不互相关心，互相支持，谁会管我们的死活，关心我们的痛痒？那些乡长、保长只知道征粮征税，还总是随便找个名堂来收这个费那个捐的。你家里的牛大了，猪大了，还有人来偷。一句话，总是有人千方百计来暗算你，来抢你，在这个世界，我们不互相帮助，岂不更要吃苦了吗？傻孩子，过去我们年轻有气力，给你们点帮助那是应该的，现在大娘老了，也帮不了你们了。大娘忠厚一辈子，吃苦一辈子，你大哥开贵今年四十岁了，只有银菊一个女儿，还是半条忙命，将来怎样只有天知道。因此，我们家要你们帮助的时间多着呢。就说今天吧，你就给我挑来三担水，我就很感激了。”

罗开华摇着手不好意思地说：“大娘，这可不值得一提呀！今后你用得着我们，你向我和南蓝吩咐就行了，这没关系的，开贵哥和嫂子有时没空，你只管吩咐我们。”

罗秀英笑着说：“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有一个人向我借钱，想借担盐本钱去贩盐，我刚好没有钱，他要我打听一下。他这个人蛮老实，不嫖不赌的，家里还养着一对大猪，他想挖完红薯再卖猪，我们问了几个地方，他们要利都很高，他说借一个月，十块还是十二块，你有的话是不是可以借给他？”

罗开华严肃地回答：“十块、二十块银元都问题不大，高利贷是千万放不得的！挑盐这买卖是很赚钱，搞得好人走运，十天就可以赚五六块大洋。不过这个事情也很冒险，路上经常有土匪打劫，会着土匪，轻者丢钱，重者丢命，有时你走得好好的，那些保长、乡长和自卫队一句话就把你抓去当兵，有时日本飞机还来轰炸，危险多得很呢。借钱去贩盐卖是很冒险的，不是我不相信大姐，是因为这个买卖不好做，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回家的时候，我那个朋友华开对我说，回到家里后，有钱的话一不要放高利贷，二不要买田出租，免得将来有麻烦。”

“这有什么麻烦？大家都是这样干的。”曹蕙芳反驳道。

“什么麻烦我也讲不清，我回家的路上也想了很久。他过去同我说过不能放高利贷、放田租，说那是一种剥削。”

曹蕙芳想了一会儿，说：“他讲的可能是农民协会的事，‘民国’十六年，我们这里搞农民协会，打倒土豪劣绅，让放高利贷、收田租的人去游街，结果谁也不敢放高利贷了。”

“你那华开朋友可能是共产党，‘民国’十六年的农民协会就是毛泽东他们搞起来的，是共产党搞起来的。人家说，蒋介石爱富人，毛泽东爱穷人，国民党帮贪官，共产党帮穷光蛋，是这样的。”

罗开华笑着说：“大娘懂得真多，我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

曹蕙芳说：“傻孩子，并不是我懂得多，这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我那时三十多岁，你们还很小，后来农民协会解散了，好多共产党被杀了，谁也不讲农民协会了，你们当然不知道。不过，钱是不能随便借，你想要人家利息，人家却想要你的本。俗话说，不怕讨债的阎王，就怕割皮无血的小鬼。现在这个天昏地暗的世界好多道理是讲不清的，人家真的困难，你就帮他一把，但你想利用人家的困难赚钱，那就叫踩烂脚，是拦路打劫，不能做那缺德造孽的事。这个世界，坏人当然可恨，做好人也难哪！”

罗秀英说：“那个人也并不很困难，他平时倒蛮讲信用的。”

曹蕙芳说：“我并不是说一切人都靠不住，只是说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好人当然是多数，可坏人也并没在脸上写着，实际上最怕的是‘扮猪吃人’的角色。反正我不想你的利息，我只要保我的本就行了。你说是不是？”

罗开华点头说：“大姐，大娘这话是对的。如果大姐真缺钱用，你到我这里拿点去，可放利嘛，千万干不得！”

罗秀英说：“我也不是很缺钱用，你不借也就算了，要他向人家去借就行了。”

曹蕙芳吩咐女儿说：“秀英，今天中饭吃早点，多煮点饭。中秋节我有病，什么人都没招呼，今天就把开华和南蓝都叫过来吃餐饭。”

“大娘，这可使不得，我已经同南蓝讲了，要她到沙田圩买点豆腐回来，请大姐吃餐饭，我们有几年没有一起吃饭了，也团聚一番吧。”

曹蕙芳说：“不行，这怎么可以呢？”

“大娘，怎么不可以呀！说句实在的吧，我回来已经几个月了，听了南蓝对你的称赞，我从心底里感激你，总想请你吃餐饭，送点什么东西，表表我们两个的心意。人家总说我在外面发了财，实际上并不是，所以我才不马上行动，南蓝说为了避免人家的议论，我只到过岳母和外婆家，其他亲戚家都没去，去的时候，我都穿过去在家的老衣，连新衣都不敢穿。你知道的，我们是小村庄，我还有一个弟弟，那些乡长、保长如果知道我有点钱，他们就会千方百计来榨的，上次副保长来我家问我是怎样回来的，我给他看了我的特别通行证和军官证，他不好意思地说他们来迟了，第二天保长和他砍了个猪腿，提了只鸡来，说是为我接风，真是好笑得很。我们原本打算中秋请你老人家吃饭，听说大娘不舒服就作罢了，今天秀英大姐回来，我在村前会到她，我赶紧回家放下刀，并吩咐南蓝去沙田圩买点菜，再杀只鸭，请你去坐一会儿，有什么不行呀？”

曹蕙芳笑着说：“开华去当了几年兵，像读了几年书回来一样，想事、做事、讲话都像换了一个人，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这话真是有道理的。秀英，你说到哪边吃就到哪边吃吧，你给你爸煮点饭就行了。”

“大娘，我们请你和大姐吃饭，难道还敢把大伯忘记吗？不用劳神了，就都到我那边吃吧。”

“秀英，就听开华的吧，你去把我床上的被子和爸爸的衣服洗一下。七月秋风起，八月秋风凉，天气渐渐凉起来了，晚上要盖薄棉被了。”

罗开华趁机说：“大姐，你就帮伯母洗下衣被吧，我过去看南蓝买了点什么菜，等饭菜煮好后来请你们。”说完，他就大步走出去了。

罗秀英等他走后，就根据母亲的吩咐先把被子和垫单洗干净，再打了些热水叫妈妈洗了澡，然后把父母的衣服全部洗干净。等洗干净衣服，晒好，已经是中午了。

他们在罗开华那里吃完饭，太阳已经偏斜了。

罗秀英对父母说：“爸妈，我看妈妈这病问题不大，不过今后你们还是要多注意身体才好，年岁大了，同年轻时代是不同的。爸爸为了早春抢季节，泡在冷水里犁田，把一双脚弄成严重的风痛，走路都不方便，妈妈如果不注意再出点什么问题，做儿女的就更难办了。我也过去同嫂子讲一下，水要给两位老人家挑到，不要叫老人家为难。我就要回夫家去了，三个小孩子夜里没有娘是不行的。”

谭南蓝说：“秀英姐，挑水的事我们夫妇包起来，大嫂子那边就不用去说了。你放心，我保证大娘有水喝，这没有问题的。”

罗秀英说：“这不行，你们有空的时候关顾一下老人，我们做儿女的就千感激万感激了。哪有有儿有女，还要侄儿媳来代劳的事？”

罗秀英走到大哥家，刚进门就见大哥罗开贵回来了，打过招呼，寒暄了一阵。

罗秀英和颜悦色地对哥嫂说：“哥哥，嫂子，我马上就回夫家去了，那里事也多，我见妈妈病没大问题，但身体还很虚弱，挑不了水，爸爸脚也使不了力，你们恐怕要多关心爸妈一点，有重点的事，也多留心一下。女生外向，我做妹妹的那边也是一大家人，离得又那么远，很难随时关照父母，这些事就全靠哥哥嫂嫂了，我想你们最好同父母住在一起，那就更好了。”

华毛德说：“我们倒是早就想他们两个人同我们住在一起，老人家却又嫌我们没用，打拢不到一起，讲也是空的。妹妹，你聪明又能干，你劝得拢，我就祝你千富千贵了。”

罗开贵叹了口气，说：“打拢一起住，这很难。挑水的事倒是我们应当包起来才对，别的事情我们做不到，这点小事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天色不早了，我打算回去了，你们坐吧。嫂嫂，重阳节快到了，事情也缓一

点了，你是不是到我那里去住几宿，你有几年没去了吧？”

华毛德说：“我早就想去你那儿，只是你们干得红红火火，有吃有穿，生下三个画眉一样的外甥，我却一个儿子都没有，去了一对比就更不好意思了。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虽说是亲姐妹，到底不自在呀！”

罗开贵瞪了老婆一眼，很不高兴，但又转怨为喜地笑着说：“秀英，你一向比我麻利，命又好。你要回去的话我不留你，你早点走，留得的话，就住一宿再回妹夫家去，今晚就到这里吃点小菜饭算了。”

罗秀英决定还是要回去，临走前，曹蕙芳握着女儿手说：“秀英，好女儿，我同你讲的事你和优志商量一下，将来总得有人打开这大门哪！我最挂心的就是这件事。”

“妈，这事我会同优志商量的。不过你也不要急，这事总得哥哥做主才好办，另外，这命中的事也很难说得准。”

“当然我也懂这个道理，只是不服这个气罢了。”曹蕙芳有点不平地说。

罗秀英看时间不早了，又向父亲道了别，就往百宝村走去。

四十三

重阳快到了，罗秀英准备热热闹闹地为母亲做个大生日。母亲这一年满六十岁了，生日刚好是重阳后一天。

可九月初八，石凉亭来人告诉她，母亲在昨天晚上去世了，这对罗秀英是简直是晴天霹雳。罗秀英十分痛苦，她马上叫崇龙去土里把华优志叫回来。这天优志正在整土，准备种萝卜，听了崇龙报告母亲去世的消息马上急急忙忙赶回家，一进门，就见到罗秀英正含着泪切大蒜仁，准备炒鸡蛋，招呼来报信的罗开华吃早饭。

华优志礼貌地同开华打过招呼，就倒水洗手洗脸，准备吃过早饭去石凉亭奔丧。

趁着罗秀英正在做菜的时间，优志向罗开华打听岳母去世的情况。

罗开华皱着眉头，沉重地说：“我大娘上次得病后一直没很好地恢复健康，秀英大姐那次回去，看到大娘脸色好多了，我们也认为没事了，想着只要好好休息几天，就会完全好起来。可到了九月初三，大娘病又重起来，我想去请医生来为她看下病，她却对我说她怕是不行了，不知怎么搞的总是浑身无力，连头都抬不起来，可能要去了。我竭力安慰大娘，她过去身体很好，总会熬过去的。

“她只是摇摇头，然后叹着气说，‘人嘛，就是那么一回事，不管活多久，总有这一天的。我来这个家已经五十多年了，什么事情都经历过，和你伯伯一起劳动，撑起这个家，起了房子，买了几亩田，比起人家虽然不算好，却总还不用为吃饭穿衣发愁，别的都没有什么想法，只是有一点不甘心，就是还没有看到自己的孙子，虽然秀英有三个儿子，也算我们的亲血脉，但总不如自己的孙子啊！’

“到初五，我去给她担水，等我把水缸挑满，她又把我叫到床前，含着泪说：‘开华，我的好侄子，你比我儿子还好，南蓝更比我的媳妇强。大娘这辈子怕是报不了你的恩了，只希望你们两口子和睦和气，把这个家搞好，再养两个侄孙。如果你有几个孙子的话，求你过继一个给我开贵，帮我打开这条门，镇住这火炉，有一个扫墓的人。’听了大娘这话，我也流泪了。

“她又说，‘秀英那里，也不用去告诉她，可惜秀英是个女的，要是个儿子事情就好多了，她比你开贵哥有用，心眼又好，你优志哥又很能干，是一个老实人，他们不会吃大亏的。我那大外孙俊龙很聪明，将来可能有一点出息，现在读的书就已经比他爸爸多了，崇龙、贤龙也都不错。你们不要传信给秀英，重阳节她会回来的，她现在知道了马上又要回来，我反正是老骨头了，还叫儿女挂虑干什么。’

“前天他老人家说好一些了，昨天下午她要南蓝过去，给她抹一下身子，又要南蓝给她把新衣服穿上，南蓝见情况不对，马上告诉大哥大嫂，到半夜，大娘就去世了。”

华优志默默地听着，早就含泪欲滴。他叹了口气，说：“我岳母一世都是体贴儿女，对秀英、对我都很好，这个家真正的当家人就是她老人家，我外家嫂子就比不上。”

罗秀英把最后一道菜放好，华优志对罗开华说：“你喝点酒吗？有酒呢，我说你还是喝一点吧，不喝呢就吃点饭，我们一起早点过去。”

大家都在沉浸在悲伤之中，都随便吃了点就放下了碗筷。

华优志对罗秀英说：“秀英，你带着两个小儿子同开华弟先走，我去学校叫俊龙回来。要买的香、蜡烛、纸等东西，我到大冲圩买上就来。”

秀英坐在那儿好久不答话，罗开华见状，劝道：“大姐，这是没办法的事！我们走吧，大哥大嫂要你点回去，好多事还要同你商量呢。”

罗秀英摇摇头，叹口气说：“妈妈都不在了，还有什么好商量的，都是我们欠福气，老天太不公平，好人反而命短！”

华优志劝道：“秀英，那些话以后再说吧，家里的事就托给二嫂照管两天，也同大嫂打个招呼，要她叫文龙、武龙晚上到我们房里睡，照看一下家里。”

罗秀英说：“你去同她们讲下就行了。俊龙在读书，要不要告诉他？”

“要告诉的，这是他同外婆见最后一面了，还有比送外婆上山更大的事吗？”

罗秀英让崇龙和贤龙换了衣服，然后又给他们洗了脸，自己也随便收拾了一下，就同开华说：“我们走吧。”

一路上，罗秀英悲痛万分，她教导儿子：“你们都不小了，应当懂事一点，不要乱跑，不要多事，我到哪里，你们就到哪里，我下跪，你们就下跪，我们这是给外婆上山，不是平时去外婆家走亲戚，知道了吗？”

等优志他们走到，曹蕙芳已经僵卧在黑色的棺木中。因为她娘家的人还没有来，棺盖还不能盖。华优志带着俊龙在灵柩前烧香，跪拜，然后罗开华把他扶起来，他们一齐站到罗开贵夫妇的身边。

罗开贵告诉妹夫已经请风水先生选好了地方和时间，准备第二天下午申时下葬，请和尚给老人家念一天经。

华优志问：“估计会有多少客，准备多少酒席，东西托谁去办理？”

罗开贵说：“这个白事客人很难估计得准，初步打算是十五桌的样子，米大约要三百斤，猪肉要两百斤。”

华优志说：“她老人家一世贤惠，放了不少春风，她去世了，来的人肯定不少，人数确实很难估计。十五桌的话，正席有一百五十斤肉够了，非正式的席也要点猪肉，估计两百多斤差不多了。”

华优志问道：“猪是哪家的，价钱讲好了吗？”

“刚才就在这里讲这个事，现在还没有很大的猪，一头看样子不行，非要买两头不可。我家养的两头猪大的只有一百多斤，还有一头不知道哪里去买。开华说就从他家杀一头算了，南蓝又有点舍不得，开龙说他到铁坑去买，只是价值贵一点，还没最后定。”

“这样吧，到我那里去杀一头猪来，我那里有三头猪，都有一百多斤重了，开

华带两个人去把肉挑下来就行了，那样就不用拿钱去买了。”华优志讲完，回过头征求秀英的意见。”

罗秀英说：“行，那几只猪轻重不差几斤，随便哪头都行，每头都有一百五六十斤。”

罗开贵说：“要不要讲下价钱。”

华优志说：“讲什么价钱，岳母为我们辛苦了一辈子，送她老人家上山，我们做儿女的还能要钱吗？”

“妹夫，钱还是要算的，按老规矩，我是应付你钱的。”

“妈妈就生下我们两兄妹，我们都受了她的养育之恩，全靠她老人家，我们才有今天。我养了三头大猪，今天抬一只给她老人家山上有什么不可的，既然你妹夫先开了口，我看哥哥就不要讲别的了，再说就疏阔了，现在应当想办法办好其他的事才好。”

“好啰，既然妹妹和妹夫有这样一片孝心，我做哥哥的还说什么。”

门外响起了声音，罗开华走过来说：“快去接，大娘的娘家人来了。”

罗开贵披上麻衣，罗秀英和华优志也叫俊龙兄弟穿上麻衣，手上拿着三支香跟在大人的背后，到村外去接娘家的来人。

走出村外不远，就看见曹蕙芳的弟弟带着十来个人来了。罗开贵双膝跪下，含着泪叫道：“舅舅！”

舅舅上前把罗开贵、罗秀英等人一一扶起。当他走到俊龙面前，迟疑了一下，问道：“这就是孙外甥吧？”

罗秀英走过来说：“是的。俊龙，快叫舅公。这是崇龙，那是贤龙。”

进入村子，大家一起来到灵柩前。娘家来的人一齐向曹蕙芳跪拜，罗开贵等人

跪在他们的对面回拜，香烧完后，他们再走过去把罗开贵等人扶起。

罗开华把娘家来奔丧的人接到一间空闲的房子里，待他们坐定后，他走到曹蕙芳的弟弟曹自强的面前，放低声音道歉似的说：“舅舅，我大娘不幸去世了，我们心里都很沉重，为了处理她老人家后事，我开贵哥哥没有时间陪你们，他万斤重担一肩挑，请舅舅一定要体谅。”

曹自强说：“开华，这事我们能理解，我姐来到这里几十年，吃尽了苦头，靠白手起家，创造了一份家业，这是她的功劳，也是我们的光荣。人嘛，总有这一回的，就是再多的儿孙也是留不住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我蕙芳姐体面地送上山，保佑外甥一家平平安安，我们也就心安了。你有事就去忙你的，我们都是熟人熟事，那么久的亲戚了，不要太客气。”

“舅舅，你也像大娘一样通情达理，这样就什么都好讲了，有招呼不到的地方，一定请原谅啊！”罗开华又同其他人打了招呼，然后去请华优志过来陪娘家人坐。

曹蕙芳的灵柩那边，吊丧的人已经烧过香了，罗秀英和华优志只是在灵柩一侧守着，大家各有各的心事，气氛凝重悲沉，都保持默哀。

罗开华走到华优志身边，在他耳边说：“姐夫，这里也没有什么事了，我受大哥的委托，出面交代有关的事，随时有人来找。现在伯母外家一行人在那边坐着，没人陪着讲话也不好，我看你去陪曹自强舅舅谈谈家闲比较好。

华优志想了一下，说：“还是找一个人去好。我是岳母娘的女婿，属于孝子，应当在这里守灵才好。”

罗开贵在旁边听了，就对优志说：“妹郎，这里也没什么事了，亲戚都来过了，要有事，要晚上和尚念经时才轮得到你。舅舅他们那边是应当陪坐的，开华要你去，你就去吧。我们村子只有几户人家，遇到老人家去世这样的事，人手不够，开华要去陪客，其他的事他又不能不管，你就先去陪坐一会儿，这里有事再派人去叫你。秀英也过去会会舅妈和表嫂她们吧。”

华优志跟在罗开华后面，来到曹自强面前。

华优志首先叫道：“舅舅，舅妈，我岳母走得太早了，太可惜了。”

曹自强悲伤地说：“是的，我这姐姐在家就很苦，来到这里跟着我姐夫白手起家挣到这一份家业，起了两间瓦房，还买了几亩田，也算是有本事的人了。可惜她寿命不长，没享过一天清福，真是八字太苦呀！”

华优志说：“是的，她老人家实实在在苦了一辈子，早两年我就劝她不要太辛苦了，儿女都成家立业了，也尽到他们的责任了，有什么难事就让我们去做好了。可是她却笑着说人在世一天就要做一天的事，力气嘛，不用还不是浪费了，她生来就是个苦命人，享不得福，要她在家静坐三天，脚就会发肿，做点事还容易过些。”

曹自强说：“是这样，不知怎么搞的，你真要她三天不做事，脚真的有点肿呢。我姐姐呀，很小年纪就离开了娘家。我们虽然是堂兄妹，却比亲兄弟姐妹还亲，不知道内情的人都认为我们是亲兄妹。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她总是给出主意，尽她的力量帮助我们。每次我们来这里，她就拿出最好的东西。她每次回去，总会带点东西给侄儿侄女，到五黄六月青黄不接，她回娘家时也要拿一点红薯干给我们，难得的是她那片心意呀！她白手起家创业一辈子，做好事一辈子，方圆十里八里凡是认得她的人没有不称赞她的。现在她去世了，我们失去了一个知心的人，关心我们的人呀！”

华优志听了曹自强的话心里特别感动，他想起岳母平时对自己的关心，对自己妻子的教诲，对自己儿子无微不至的关怀，不禁眼泪又流下来，声音略带沙哑地说：“舅舅，是的，岳母虽然没有什么文化，讲不出蛮多的大道理，但她的为人和品德是许多能说会道的人赶不上的。说句实在，我秀英能那么通情达理，治家有方，也全靠她老人家教得好呀！”

罗秀英带着俊龙来到曹自强舅舅面前，她对俊龙说：“叫舅公。”

曹自强把俊龙拉到跟前，抚摸着俊龙的头，点点头说：“你就是大孙俊龙吧，几年不见，快长大成后生了，马上比妈妈的肩膀高了。长得很像妈妈，就是头发太

黄了一点。不过这不要紧，听你外婆说你很聪明，很会读书，将来可以考个秀才，我是没有进过学校的人，家里太穷，进不起学校呀！你有机会上学，一定要努力，有志气，真的中个秀才给别人看看，我们穷人并不比别人蠢。那些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一当上乡长、保长就用笔杆子害人，你应当为我们争口气，让他们知道我们仅仅是因为穷才没有文化，如果有条件的话说不定比发财人家的儿女还聪明呢。”

华俊龙说：“舅公，我一定听你的吩咐，一定听外婆对我的教导，我会努力读书成为有文化的人，用文化为我们穷人争气，不许那些有钱老板用文化来害人。”

“对，就应该有这个志气，我们不识字，吃过不少亏。文化，文化，有文才化，没有文化就无法变化，这是有道理的。”曹自强深有感慨地说。

华俊龙并没有马上应舅公的话，他想：自己不过读了几本古书，其中讲的道理大都还不能理解，只不过模模糊糊懂得一点罢了，而大人却对文化的重要性做出这样的结论，大人自然有大人的道理。自己对于读了书有什么作用，将来准备干什么更没有想过，爸爸的要求是很明确，那就是将来能够记账，认得店铺的招牌和交叉道口的石碑。至于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那不过是孔老夫子讲的罢了。

过了一会儿，俊龙才不好意思地说：“我也谈不上有志气，只不过多认几个字总比少认识几个字好。对我们穷人来说，有饭吃，有衣穿才是最重要的。”

曹自强摇摇头，说：“不对啊，至少不全对，你还是个小孩子，还不懂得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我们那里有两个财主，都有百多担谷，还存了很多钱。一个财主送两个儿子读书，他们从衡阳读了书回来，一个当了乡长，一个当了保长，在我们那里势力大得很。你大概还不能够明白，现在当官十个有十一个是贪官污吏，仅几年工夫，他家就买了百多亩田，还起了一间大洋楼。另外那个财主让三个儿子都在家做事，没让他们去衡阳和长沙读书，不到十五六岁就给他们讨了老婆。这几年打日本，保长要他家去一个人当壮丁，他那大儿子才二十一岁，刚生下一个女儿，他怕儿子去当兵死了儿媳会改嫁，孙女又没人管，他就花了三十担谷，买了一个人去顶他儿子的壮丁，那个壮丁是个兵流子，还没到郴州人就开了小差，乡政府说这不算，要抓他儿子去当兵，他不得已又花了三十个担谷请了一个本地的穷光蛋代替

去当兵。不到两个月，他就白白丢了六十担谷了。他还有个儿子，过两年也要去当兵了，到时候还不得又买壮丁，少不了几十担谷的钱。所以呀，有钱最好是多读点书，就是家里没钱也要想办法去读书，钱以后可以赚得回，年纪一大读书就不行了，趁年轻记性好，多读点书，这是划得来的买卖。有人说，富人靠读书，穷人靠养猪。我说呀，穷人也要靠读书，有田不种生青草，有书不读子孙愚。俊龙，你一定要努力读书。不过读书人里也有很多坏蛋，读书越多，害人越凶，这也是有的。因此，光读书好还不行，还要心肠好，心肠不好，再会读书也是不行的。‘民国’十六年的时候，我们村杀了一个大恶霸，那个家伙书读得不错，但他专做坏事，共产党搞农民协会，打倒土豪劣绅，清算大恶霸，老百姓恨他不过，一家伙就把他杀了。

华优志说：“是的，心肠不好的人读了书也没用，弄不好还一害别人，二害自己，这样的人多的是。”

罗秀英含着泪水说：“我妈妈在世的时候，也希望我们送俊龙多读点书，希望他中个秀才什么的，她老人家还没有看到外孙长大成才就去世了，真叫人伤心啊！”

曹自强停了一会儿，吸了口烟，说：“大姐是去世早了点，她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我想她最不甘心、最挂心的事就是她没有看到自己的孙子。不知她向你们说过没有，她想要你哥哥和嫂子养个孙子出来，万一养不出，就要想别的办法呢。”

华优志摇摇头，悲伤地说：“我岳母同我们说过这事，她还为这个积了一笔钱呢。看来我嫂子是没办法了，你看银菊都十多岁了，要生就早生出来了，除非讨个小，否则是不会再生了的。但这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我哥哥开贵一辈子忠厚，什么都由我嫂子做主，我嫂子又没有那样贤惠，怎么会让我哥哥讨个小老婆呢，我们做妹妹和妹夫的也不好开这个口，出这个主意呀，所以只好叫岳母含笑九泉了。”

罗秀英说：“舅舅，讲来讲去，都怪我哥哥没有主张，怪这个家不景气，不然哪有我嫂子生了一个女儿后就不再生了呢。我这侄女银菊又总生病，脸上没有一点血色，真叫人伤心啊。”

“我说呀，还是要怪我外甥太忠厚，这个家道不昌盛。我真不懂，你做外甥女的样样在行，你哥哥就那样忠厚，一点主张都没有，什么都听老婆的？为了传宗接

代，讨个小老婆，有什么做不得的！”

华优志说：“话是可以这样说，做起来就难了。你要知道，一个家里有大老婆小老婆，争吵肯定会有，如果没有度裁，没有主张，这个家也是不得安宁的。当然，一个家庭最好是一夫一妻携手到老，儿女双全。像我大哥开贵那样，一切由嫂子做主，要一夫多妻就难了。我岳母在世的时候，我外家嫂嫂还有点顾忌，现在她老人家归西去了，再谈这个事恐怕就更难了，现在正在居丧期间，更是无从说起。”

曹自强说：“也不能完全这样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姐姐十几岁来到这个家，起早贪黑，做牛做马，她希望有一个接香火的人，在清明能去扫墓，有什么不可以？我们今天谈起这个事，也是因为悼念她才说的……”

正说着，罗开华走了进来，听到曹自强最后的这句话，知道他们讲的话题，他没有对这个事情发表意见，而是说：“舅舅，有什么话等送我大娘上山以后再说，现在过去吃点饭，今晚要念经，守灵，时间会很长，不管怎样，饭总是要吃的。”

曹自强说：“好，你们都去吃点饭，虽然谁也吃不香，睡不甜，还是应当吃一点，特别是小孩子。我现在不想吃，你们去吧。”

罗开华说：“舅舅，你也应当去吃一点，就是做做样子也行，不然你就说我们，特别是孝子怎么办？人是铁，饭是钢，饭是非吃不可的。”

在罗开华的催促下，曹自强最后还是去吃饭了。华优志和罗秀英跟在后面，罗秀英轻声叫住俊龙：“俊龙，走慢点，我有话吩咐你。”

俊龙停了下来，罗秀英走上前去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俊龙，你是老大，今晚我和你爸爸都要守灵到天亮，你就带着两个弟弟在楼上随便找床铺睡下，不要让我们大人再来招呼。”

俊龙点了点头，就跟着妈妈走过去了。

大家一起吃饭时，都没有什么话说。桌上虽然放了米酒，谁也没喝，出于礼貌，罗开华劝曹自强喝杯酒，曹自强摇了摇手，罗开华也不苦劝，华优志本来就不喝酒，

更何况身当大事，哪有带头喝酒的道理。

罗秀英给舅舅曹自强盛了一大碗饭，双手捧着放在他的面前。

曹自强小声地说：“拿过碗来，我分一点给你。”

“舅舅，才一碗饭，能吃完的。”罗秀英劝说着。

“要是平时我吃三碗也没事，今天我一点胃口也没有。”曹自强说。

罗秀英拿来一只碗，眼看曹自强把碗里的饭拨了大半了还在拨，她含着泪水说：“舅舅，我妈妈去世了，大家都吃不下，睡不安，舅舅还有事要做，我们也还要你关心，你还是多吃点饭才好。”

曹自强望着外甥女恳求而悲伤的样子，叹了口气，说：“秀英，我真的吃不下，一点胃口都没有，别说饭，就是人参燕窝也不想吃。”

华优志说：“好啦，舅舅，恭敬不如从命，随你意，这样吧，我们分吃这碗饭。”

大家都随便吃了点饭，酒没有动，菜也吃得很少，只有酸豆角汤被吃光了。饭快吃完饭的时候，罗开贵在罗开华的陪同下来到曹自强面前，看舅舅已经放下了碗筷，便道歉似的说：“舅舅，招待不周，饭菜不好，请多原谅，万事多求海涵。”

曹自强说：“开贵，你也三四十岁的人了，应当懂事的，你妈妈在世时最担忧的就是你，她本想还为你做点事的，总不好开口，希望你能明白她的想法。至于饭菜好坏你不用多讲，在这个时候就是有龙肉吃也是吃不下去的。你是孝子，又没有兄弟，万斤担子都落到你身上，你也要强迫自己吃点饭才好。”

草草吃过饭后，罗开贵夫妇和罗秀英夫妇来到灵柩前守灵，请来的和尚吃过饭，准备开始念经，做法事。华俊龙带着两个弟弟坐在母亲的身旁，谁也不说话。罗开华来回不停地忙着，他为人诚实，办事老练，里里外外的事全由他操办，大家都很放心。

不过因为处在困难当头的抗战时期，人民生活都万分艰苦，加上连年抓兵征粮，

普通农家更是哀鸿遍野，啼饥号寒者何止万家，罗开贵家虽然不愁挨饿，但也仅能勉强维持生计，即便有点余钱也不敢大肆挥霍。因此，丧事上罗开华为大哥大嫂打算，凡事能有的就有，能用两件的东西绝对不用两个半。在这个原则下，和尚念经虽然照常进行，但人们的兴致都万分平淡，只不过是按老规矩照章办事而已。

等和尚做完法事已经下半夜了，罗秀英吩咐俊龙带着两个弟弟上楼去睡觉，安顿好他们之后，又回到灵堂与哥哥一道守灵柩。

罗开华劝罗秀英和华毛德去睡，最后只留下罗开贵、罗开华和华优志，由他们守灵到天亮。

四十年代的南方乡村没有公路，没有电灯，因为日本人截断了沿海的石油运输，连煤油灯也没有，农村一到晚上便漆黑一团，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家庭，用来照明的是在微风里晃动不已的桐油灯，至于茶油，那是宝贵的食用油，一般是不用来照明的。但有两点是例外，一是寺庙里的神灯，那是不能用桐油的，也不能用其他的油；另一种是老人去世后灵柩的灯也要用茶油灯。整个灵堂里只有豆大一盏灯，昏黄的光把一切照得模模糊糊，房子里显得格外惨淡且沉重。

罗开华东奔西跑了一天，疲困不堪，到午夜时，眼睛就张不开了。他提议说：“大哥，大家白天吃得很少，加上心里难过，今晚守在这里一刻也不睡的话，明天的事就很难应付了。我看这样，我去拿几捆新稻草来铺在地上，然后拿两床草席，上面加两床被子，守在大娘灵前就行了。”

华优志说：“守灵，不一定坐着，在灵柩前睡着也可以。”

“那好，我去准备。”罗开华振奋精神，马上张罗起来，一会儿工夫东西就办齐了。大家在草席上坐着，用被子盖着下身，过了一会儿，罗开华就呼呼入睡了。

华优志说：“哥哥，你也睡一会儿吧，有事我再叫你。”

罗开贵摇摇头说：“我不睡，也睡不着，你先睡吧，有事我叫你。”

“那我们就一起坐着吧，我也睡不着，我们可以说说话，商量一下妈妈去世以

后的事。大哥呀，你算一下，妈妈上山要多少钱？”

罗开贵沉默了一下，然后不紧不慢地说：“妈妈去世后，我到谷仓里看了一下，大约还有千多斤谷，这次招待客大约三担谷就差不多了，还有千把斤谷剩下。我这里的粮食节约点，明年割禾还是接得上的，这次买的肉也不多，我自家的猪大约有一百来斤，又从你那里抬了头近两百斤的猪，还捉了两只鸡来，这样的话，大笔花销不多。衣服和棺材都是两位老人早准备好的，今早拿了十二块银元给开华老弟去买小菜和纸钱、香、烛，他开始说买了什么东西记好账以后一次算清再给他，我不好要他全部垫付，还是拿十二块光洋给他，估计用的也差不多了。钱的问题倒不是很大。”

华优志说：“钱到底用了多少现在一时还说不清，按你讲的，就是欠点账也不多，万一欠了账也不要紧，我和秀英已经商量好了，我们都是托她老人家的福才有了今天，我们也应尽我们的一点孝心。这样吧，欠的账到时由我们来支付。”

“这样不行，母亲生下我们兄妹，田土房屋都归了我，妹妹秀英出嫁时虽然也剩了点嫁妆，但那值不了多少钱的，把欠的债又二一添作五来分担，人家会笑话我的。说实在的，你抬来的那头猪我还打算按斤付钱给你，我只有一个女儿，你有三个孩子，大外甥俊龙又要读书，世界又这样乱，你的负担也不轻呀！”

“哥哥，你能体谅我们，我们心里很感激。俗话说，有今世的父母，没有来世的父母，父母之恩比天高，比海深，儿女永世报答不完。我们拿点钱来为父母风风光光的上山尽点力，也叫儿女心平一点，不然我们内疚不止的。所以呀，哥哥不要认为我们穷，就不允许我们尽孝心了。至于抬来的那头猪，我已经讲过了，我们是绝不会要你付钱的。”

“妹夫，你理解错了，我并不是说因为你们穷就不要你们来负担母亲上山的费用，是怕人家说我太自私，本来要儿子负担的，还要女儿来负担。”

“哥哥，你这是什么话，女儿就不是父母所生所养？既然女儿也是吃母亲的奶长大的，为什么就不该尽点孝心，我说呀，这个世界的有些规矩是不对的，我们不要相信那一套，只要我们认为妥当就行了。”

“妹夫，你比我有文化，懂道理，这些道理我讲不清，不过既然你和妹妹都这样想，这样体谅我的困难，我还说什么呢？那就按你讲的去办吧，你嫂子会很感谢你们的。”

油灯越来越小了，罗开贵起身给油灯加了点油，又把油灯里的灯芯往上拔了一下，然后回到草席坐下，用被子盖好下身。这时鸡已经叫过三遍了，夜静静的，灵堂中显得特别凄清。

华优志本来想趁这个时候向开贵哥提起母亲要他讨小老婆的事，但又一想，觉得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万分不适合，于是马上打消了念头。过了一会儿，他对开贵说：“大哥，还有一个事你想过没有？”

“优志，你讲讲看是什么事。”

华优志慢慢地说：“我是这样想的，人嘛，有生就有死，世界没有长生不老的人，人老了要归西是常事。不过岳母她老人家有两件事放心不下，第一件不放心的事是我们岳父关节炎严重，行动不方便，她去世了，没人关心他，你看怎么办呢？”

罗开贵长长叹了一口气，然后说：“这件事我怎么没想呢，母亲就生下我一个儿子，这个有万贯家产是我的，有万斤重担也应要我来承担，按理不应改分家的，自从讨了你嫂子，你嫂子任性，嘴巴又厉害，妈妈想来想去才让我另立灶头，实际我是很不愿意的，可你嫂子却很高兴。现在母亲去世了，父亲行动又不太方便，挑水都困难，哪有让父亲一个人煮饭吃的道理。”

华优志迟疑了一会儿，打量了一下罗开贵低垂的头和苍白的脸说：“问题是嫂嫂是不是这样想，她要是不愿意呢？”

罗开贵用牙咬了咬下唇，皱着眉头说：“这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她那张嘴巴还是老样子，又臭又硬，厉害得很。我父亲又是有话也不说的人，不过这事也不能全由她说了算，她老大不依的话，我就同她离婚，多大的事。”

华优志听了，觉得很好笑，但又笑不出来，心想：哥哥呀，你要是早有这种气

魄何至于有今天这种状况，正是因为你太缺乏刚性，才弄得如此可怜。但他马上又想，也许是因为开贵哥受气太多，太久，忍无可忍也说不定。不过作为妹夫，绝不能鼓励外家哥哥离婚，不能插手家庭纠纷。正如俗话所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神仙难断俩公婆。更何况岳母刚刚去世，灵柩就在身边，谈论外家哥嫂离婚之事尤其难以启齿。

过了好一阵，华优志才慢吞吞地说：“这事也难，我想嫂子也许不会这样绝情，不管怎样，她总会懂得老少尊卑的道理吧，不管她怎么说，她到底是岳父的儿媳妇，有生养葬老的责任。她这个人实际还是很聪明的，是个很讲面子的人，过去她就是因为在外家是满女，家里又有几个钱，娇惯坏了，所以只她管得别人，别人管不得她。婆媳关系本来处得好的就不多，加上嫂子气又高，同岳母自然合不来。现在只留下岳父一个人，行走又不方便，她也许会体谅他老人家吧，万一不体谅他老人家，就让他老人家到我那里去住，长久住到我那儿也可以。当然，我那里小孩多，负担重，生活不太好，但不管怎样，即使我们没有饭吃，也不饿到他老人家的。”

罗开贵听了，心里很难受，好久都没有说话。过了很久，才用牙使劲咬了咬下嘴唇说：“妹夫，难得你有这份孝心，但实际是不行的，那样一来，我的面子往哪搁？我爸爸还管有四亩田，种得好，一年可以收得十四五担谷子，种一年，他一个人可以吃三年，还有一块大苎麻土，即使把它租出去，他老人家也可以生活得很好。他老人家得了关节炎，就是因为年轻时代下冷水太多，劳动太重造成的，他同妈妈一起白手起家，起了两幢大瓦屋，买了八九亩田，使我们兄妹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老人家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们儿女，受了一辈子苦，养儿防老，他老了，我这个做儿子的不养他，还要你去侍奉他老人家，人家不会骂我太没用了吗？”

华优志说：“哥哥讲的是有道理，我并不是说岳父一定要由我来养老，而是说万一他同嫂子合不来，为了少些争吵，多些和睦，让父亲到我那里去也没有关系。实际上这一切都要爸爸来决定，不过无论如何还是打拢为好，一个人的饭难煮得很，让他一个人生活太孤单了。你要多同嫂子讲讲道理，她是聪明人，会想通的。”

这时，罗开华睡了一会儿醒来了，隐隐约约听到他们在谈话，他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手，坐起来问：“你们刚才在讲什么事？”

华优志简单地告诉了他。

罗开华肯定地说：“这个呀没有什么可说的，开贵哥应当要照顾伯父，这是天经地义的，嫂子不答应也得答应，不然我们叔侄都不会原谅她的。家有家规，族有族规，哪有不养父母的道理？这事包在我身上，等大娘上山以后，把这事办好了，我要把她外家哥留下多住两天，优志姐夫也留下，我们一起开个家庭会，把什么事情都讲明。实际上我很清楚，我伯父家的谷子，他老人家吃两年都吃不完。把那头大水牛和存栏的两头猪卖掉，也有一大笔钱呢。他就是没那几亩好田，光那块苕蔴地里的三季收入也够他老人家生活。应当说，我大伯是有福气的人，他要的是儿女的一点气力，生活来源是不成问题的。大哥大嫂同他老人家打拢在一起，不仅不会吃亏，还会占很大的便宜呢！”

华优志说：“从经济上讲，哥哥嫂嫂是不会吃亏，关键是要有孝心。老人家刚刚失去老伴，心里很痛苦，古人说，三个孝子不如一个逆妻，老年丧偶是很痛苦的事，没有老伴在身边很孤独的，我们应当为爸爸想到这一点，更希望嫂嫂理解这一层。哥哥是当家的男子汉，在外面的时间多，嫂嫂是内当家，爸爸的衣食起居问寒问暖主要靠嫂子。对待爸爸的问题，不是经济上吃亏不吃亏，而是关心不关心老人，尊重不尊重父母的孝心问题。”

罗开华点点头，说：“姐夫，古人说，读书明理义，我们没有文化，讲不出那么深的道理，我只知道人都会老的，老了就希望儿女能够关心自己，如果老了儿女却不把自己当人看，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嫂子是个聪明人，不能不懂这个道理，万一她不明白，我们也会关心大伯的，这点就请姐夫放心好了。”

华优志叹了口气，说：“这也很难说，人都是父母所生，偏偏就有不孝顺父母的儿女，不然哪还有逆子恶媳的事。”

罗开贵听了以后轻轻咳了一声，沉重地说：“我家里那个东西，人倒是不蠢，就是一张嘴巴臭，舌头长，啰唆得很。我爸爸为人忠厚，气很高，两个人的性格是根本不同的，大的争吵不会有，小的矛盾就很难说了，这还不是叫我为难，这边是年老的父亲，为这个家吃尽咸酸苦辣，那边是嘴巴毒，小气得很的老婆，我都得罪

不起呀！”

华优志摇了摇头说：“我说呀，话也不能这样说，父亲和老婆是得罪不起，不过是不是两头一样重？这里面有尊卑老少的问题，父母是不能选择的，而老婆是可以选择的，要是在父母和老婆之间必须做出选择的话，做儿女的应当果断地选择父母。当然，老人也可能不对，但应当劝老婆体谅父母，在父母面前受点委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正是对儿女是不是大孝子的考验。开华老弟，你怎么看？”

开华应道：“是应当这样。我伯父是很讲道理的人，只要嫂子不是有意作践他。我看开贵哥的主要任务是做好毛德嫂嫂的工作。”

这时厨房里已经有人撬开炉灶，准备开始做早餐了，开华听到响声，对他们说：“快要天亮了，我看你们守了一个晚上了，昨天就吃得很少，我去让他们用肉汤熬点稀饭，你们吃一点，然后去睡一会儿。”

华优志说：“也行，不过你告诉他们不要熬得太多，我们都没有什么胃口，什么也不想吃，没有睡觉，真有点困了。”

过了一阵，厨房里把熬好的稀饭拿来，实际上就是把昨晚剩下的冷饭炒了一下，然后把肉汤倒下去滚了一会儿，再放了点葱花和肉丝。这里的人把这个叫冷饭粥，有的地方叫泡饭，一般统称为稀饭。

罗开贵和华优志吃了两小碗，罗开华看到他们十分疲惫的样子，就劝道：“你们还是要节哀，她老人家确实对我们是大恩大德，不说你们做儿女的，就是我这做侄子的也对她老人家感恩不尽。她总是那样贤惠、和气、体贴人，但是不管怎样，她是完成了她的责任，归西去了，她老人家还没做的事还要靠你们去完成，所以你们不能太伤心，要保证健康，还是要多吃一点。”说完，又给他们两个添了大半碗粥，硬是叫他们吃下。

他们两个吃了后，罗开华说：“你们去睡一会儿，今天一路上要下很多跪，膝盖会跪肿的，不睡一会儿人是立不起的。快天亮了，我去叫其他人来守灵。”

过了一会儿，曹自强也起来了，一进到灵堂就说：“外甥，外甥郎，开华老弟，难得你们一片孝心，硬是守到了现在。天快亮了，由我们来守吧，你们先去睡一觉，休息一下，到下午上山事情还有不少呢。”

罗开华接过话说：“舅舅说得对，去休息一会儿吧。”

这天下午，天气阴沉，下着毛毛雨，等安顿好曹蕙芳回来，已经很晚了。

吃过晚饭后，客人都走了。深秋的寒风袭过萧索的山村，山上的松涛发出揪心的响声，罗基名老人已经在大房里起了煤灶。这几天他的关节炎又发作了，痛得不行，他费了很大劲才把油灯点起，面对淡黄的孤灯，他靠在窗下墙壁发呆。老伴在的时候，每当他关节炎发作时，曹蕙芳总会给他打来热水烫脚，然后把老姜烤热，涂上芝麻油，给自己轻轻地按摩关节，方法虽然很简单，却很见效，现在她去了，再也看不到她的身影了。为了这个家，自己冒着寒风犁田，长期风来雨去，好不容易才挣到一份能免去啼饥号寒的产业，可两只腿患上了关节炎，随着年龄的增长，病痛也与日俱增，终于到了行动不便的地步，从那以后，家里里里外外都靠曹蕙芳一个人承担起来，现在她去世了，自己连生活都很艰难，想到这里，不禁泪水滴落。

他艰难地站起来，把放在竹椅上的旧棉被拿过来放在炉灶旁的大凳子上，然后靠着躺在叠好的旧棉被上。虽然在炉火旁，秋风吹来，还是有几分寒意。他想打点热水洗脚，自己又不能挑，大家忙着老伴上山的事，儿女也顾不上去挑水，水缸里是干的，想洗个脚是不行了。他越想越伤心，不禁大声地感叹道：“蕙芳啊，你不该去那么早，要是能换的话，我宁可替你去死，我一个废人留到这世界上有什么用啊！”

罗秀英从门外听到了父亲的悲叹，加快步伐向火房走去。罗基名听到女儿的脚步声，赶快坐起来，用手臂擦干脸上的泪水。

罗秀英走到油灯前，把灯拨亮了一些，然后在父亲的斜对面坐下，想了一会儿，才轻声地问：“爸，你刚才一个人在说什么啊？”

罗基名平静地说：“我一个人坐着，能说什么呀？”

“爸，我都听到了，你可千万不要那样想啊！妈妈去世了，还有哥哥嫂嫂和银菊，另外还有女儿女婿和外甥在你身边。当然，妈妈是你几十年的老伴，你们是结发夫妻，一起从苦中难中走过来，儿女是不能代替的。但你应当懂得，夫妻再好，总有一个会先去，一个后去，哪有一起生一起去的事。这些事，本来轮不到我做女儿的来说，你应当想开点，为了儿子，为了女儿，也为了孙女和外甥，你都要咬紧牙关撑下去，千万不能那样想啊！”

听了女儿的劝告，罗基名不仅没有被打动，反而更加伤心，泪水夺眶而出，他沉重地摇摇头，声音嘶哑地说：“秀英，我的好女儿呀，你并不完全懂得，我们这个家全是靠你妈妈托起来的，她一撒手，这个家就垮了。我现在是一个废人，连一担水都挑不回，田里土里的事也做不了，留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用？不如早点离开这个世界好。人要是能行能走，只要你肯干，什么都会有，我和你妈妈成家的时候，穷得扫壁无尘，我们咬紧牙关干了几年，生活逐渐好起来了，还买了水田，起了新房，当时我们虽然很苦，但日子过得还挺有味。现在不同了，我动不了，做不起事了，连喝口水都要靠别人，活着干什么，不如跟着你妈妈早早归西好。”

“爸爸，你千万不能这样想，你只是不能做重事了，你这辈子干的事比别人两辈子干的都多，吃的苦也比别人多，你该干的事都干完了，该享点福了。你老人家养大了我们，我们应当报你老人家一点恩呀！俗话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嘛，你老人家如果过得不好，有别人的想法，叫我们当儿女的在世界上为什么人呀。”

罗基名听了女儿情真意切的恳求，觉得女儿比他平时了解的还要强得多，他想不到女儿会这样懂理。他转过头来看了看女儿，深情地说：“秀英，你当然句句讲得在情在理，爸爸为有你这个女儿高兴，有你这样的好女儿是我的福气，如果你哥哥能有这样知情达理，那该有多好呀！”

罗秀英知道这是爸爸对哥哥平时一味听嫂嫂的话没有自己主张的不满，但在这个时候她无论如何都不能讲哥哥一个“不”字，应当劝爸爸体谅哥哥才好。她想了好一会儿才轻声轻气地说：“爸爸，你不应该这样夸我，女生外向，生下来就是人家的人，能有什么办法呢？无论怎样，这个家里我哥哥是正头柱子，一切田土、房子都是他的，养老送终也全靠他。这并不是说我做女儿的就不能养你，关照你，只

是说不管怎样，儿子总是自己的好，他是你的正宗血脉，你的骨肉，应当相信他在你年纪大了的时候是会孝顺你的。我哥哥其实是一个很规矩、正派、勤劳的一个人，他就是遇事胆子小一点，在嫂嫂面前软弱点，他就是那样的性格，你应当理解他，原谅他，千万不要对他失望才好。”

“是的，我知道他是一个老实人，我对自己的儿子还不了解？我也是一个老实人，平时二话不说，只知道多做事。不过我比你哥哥走运，讨了你妈这样的大好人，贤惠又体贴，你哥哥要是也能找上像你妈那样的大好人，他是有希望的。可你嫂嫂是个什么人呀，心眼多，嘴巴又厉害，表面上还过得去，实际不是那么回事。是你哥哥命苦，也是我们老人家没有福气，一句话，是我们家运不好，祖坟没有葬好。话又说回来，如果她命大一点，能给我生下一两个孙子，我也就甘心了，可现在只有一个银菊，还是半条命，想起这件事就叫人伤心，我不知道我前生造了什么孽，要得这个报应！”

这个时候，罗开华举着火把同华优志走了进来，听到罗基名最后这句话，明白他老人家是对自己的命运很不满。

华优志有意把话题引开，他关心地问岳父：“爸爸，吃了什么吗？”

“哪里吃了，爸爸有好几餐没吃了，我刚才还劝他呢。”罗秀英说。

罗开华说：“这不行，人是铁，饭是钢，不吃东西怎么行啊！这样吧，我那边还有点粉条，切点瘦肉或者煎两个荷包蛋，舀点肉汤，放点葱花，煮一碗粉给大伯吃。大娘已经万事不求人了，你就算再饿再伤心她也不知道了，总该为活人着想才好。当然，大娘这样好的人，她去世了，你老人家不伤心是假的，伤心归伤心，饭还是要吃的，我马上去拿粉，大姐你就煎蛋吧！”

“开华，不用了，我真的不想吃，你坐一会儿吧。”罗基名叫住罗开华。

罗开华还是去了，很快就拿来了一把粉条，然后动手去水缸打水，一看水没了，他想从温缸里打点热水浸泡粉条，一看温缸里也没有多少水了。

他大声地骂道：“该死，都怪我们忙那个事去了，把这边挑水的事给忘了，我去那边厨房提一桶水来先煮粉，然后再叫他们去挑担水来。”

罗秀英到房里拿了两个鸭蛋，赶紧为罗基名煮粉。粉还没有煮好，邻居就挑来两担水，先把温缸填满，又担来水倒进水缸里。

罗秀英把粉煮好，搬来饭桌，请罗基名。看到罗秀英、罗开华和华优志恳切的样子，他不好再推辞，就慢慢地吃了起来。

四十四

曹蕙芳老人去了一个月了，罗秀英和华优志按照当地的习俗回娘家拜祭母亲，上坟为母亲烧了香纸，又去劝慰了罗基名老人并偷偷给老人捎去几块银元，罗基名开始不肯收，罗秀英夫妇向老人说明这是母亲生前存放在女儿手中，以防老人有困难时动用的，罗基名这才接下来。把钱收藏好后，看到女儿女婿对自己如此孝敬，睹物思人，又想起老伴来，对她感激万分。

“秀英，优志，你妈妈是一个大好人，为什么好人偏偏命短啊！为什么她不把我一齐喊去呀！”

华优志劝慰道：“爸爸，不要这样，俗话说，生有时，死有日，妈妈注定是那么长的寿命，谁也留不住的。关键是你老人家要节哀，要教育儿孙长大成人，只要你长寿，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和最大的希望了。你在这里感到寂寞孤单的话，就到我那儿去住一段时间，天天同外孙讲讲话，日子会过得快一些。”

罗基名摇摇头说：“我行走不方便，还去干什么呀，再说我也走不去呀！”

罗秀英说：“那有什么关系，要哥哥和优志用轿抬你去不就行了。”

“他们有那么多事做，哪有要他们用轿抬我这个废人走亲戚的道理？别人也会骂我这个老不死的专门为儿女造孽的，我不去。”

罗秀英听到父亲这样说，就没有继续说下去了，她知道父亲一向固执，尽管人很随和，一旦他做出了决定，是很难改变主意的。更何况他老人家一向体贴儿女，他老了，行动不方便，长期住到女儿家也不是办法。

华优志瞧了罗秀英一眼，向她点了下头，要罗秀英劝说两句。罗秀英低下头，叹了口气，说：“爸爸，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一切由你决定。不过你最好想开点，宽宽心，平时多注意自己的身体，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些。”

罗基名微笑着说：“你们也不用挂念我，尽可放心。我也五六十岁的人了，按

一般人讲的，我也算命长的，人嘛，总是有那么一天的，连皇帝老子也走不脱，就是今天晚上那个，也没什么顾虑的，反正你们都是当家立业的人了，都有儿有女，做父母的都希望儿女好，至于孙儿孙女，那是他们父母的责任了，我也管不了啦！因此，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你妈妈先我而去，那是她的福气，反正夫妇死在最后的人最造孽，虽然我希望你妈妈长命百岁，说真的倒是她比我有福气。你们都是好样的，没有给我丢脸，你们的这份孝心我是知道的，你们好好干你们的事业，把儿女教育好，希望你们也告诉他们，我和你妈妈虽然没有留下什么，但我们确实是好人，每年清明的时候到坟上来看一看，我们就甘心了。”

华优志听到岳父这样说，心里很不好过。岳父现在太悲观了，他已经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对生活没有渴望和追求，对一切都无所谓了，对于这样久经风霜的老人来说，一切都是多余的了。

他抬起头微笑着说：“爸爸，噢，真的，我们也没有好多要说的了，反正爸爸是聪明人，又有人生经验，我们做晚辈的还说什么呢？归总一句话，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好啰，你们放心，我尽量关心自己，免得你们挂虑就是了。”

罗秀英到屋檐下看了眼西边山峰的日影，时间已经不早了。她对父亲说：“爸爸，我们要回去了，太迟回去就会吃晚夜饭了。”

罗基名没有挽留，反而说：“好啦，你们快点走吧，太迟了，外孙会着急的，事缓点再回来看看我。”说到这里，他的眼睛又红了，强忍住泪水不流出来。

罗秀英又过去向哥哥、嫂嫂和罗开华夫妇道别。

罗开贵挽留说：“秀英回去照顾一下外甥，妹郎是不是可以留下来，我还有点事要同你商量呢。”

华优志说：“以后再说吧，今天我必须回去，已经蛮迟了，到家就天黑了，家里的事秀英一个人忙不过来。再则，这是一个天荒地乱、兵荒马乱的时代，让秀英

一个人走路我也不放心。我们那里是以种土为主，同这里不同，红薯还没有挖完，接着又要种葱种蒜了，在我们山区一年四季都有事做，做农夫嘛，就是这样，除非趴在地下起不来了，总是有做不完的事。”

罗开华笑着说：“是这样，所以一定要忙里偷闲，找个时间让自己轻松一下，不然一天忙到晚，总也忙不完。”

华优志说：“是的，我也这样想。农民嘛，反正永远也忙不完，永远也吃不好穿不好，能够营工度日就算好了，是应该找机会轻松一下，不过我今天不行啊，有空闲时间，也希望哥哥和开华老弟到我那里去住几天，没有什么好的招待，红薯、辣椒还是有的。”

罗开贵说：“你们真要走就快点走吧，看什么时候有空，我和开华一定去你那里住几晚，因为有些事还要同你商量一下。”

“那好，随时欢迎你们来。”华优志爽快地说。

罗秀英和华优志加快步伐往家里走去。罗开贵和罗开华站在村边，目送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树丛中。

罗开华笑着对罗开贵说：“老大，你觉得优志姐夫怎样？”

“你是问他哪个方面？”

“当然是为人处世和品德方面啰。”

罗开贵停了一会儿，说：“我认为他很通情达理，会思考问题，可惜生在一个山庄上，如果是生在一个大村子里，又读过书，当个乡长、保长没有问题。”

罗开华笑着说：“谁要你谈这个，当乡长、保长并不需要什么聪明，只要心肠黑就行，实际好多乡长、保长都比一般人蠢。我说呀，优志姐夫比许多乡长、保长强多了！通过这几次接触，我觉得他首先是心肠好，是一个很体贴人的人，同时又很大方，上次伯母去世，抬了一头大猪来，硬是一分不要，这是很难得的，当然，

他现在过得去，有这个条件。但有多少兄弟都为葬父母、分财产争吵打架呢，女婿为岳母上山这样大方的人不多见呀！”

罗开贵也点点头说：“是的，平时我妈妈也不错，有春风，才有下雨呀！不过这个世界上恩将仇报的事多得很，我妹妹、妹夫是很不错！”

罗开华说：“我觉得他们不只很不错，是很可贵。今天这个世界，到处都乱七八糟的，有些人当土匪，有些人当日本鬼子的汉奸，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人干，优志姐夫却很讲情义，这是很了不起的。你看那些县长、乡长、保长，哪一个不是想发国难财？他们抓人去当兵，要人家去抗日，该轮到他们或他们家里兄弟去当兵的时候就随便抓一个外乡人去抵数，有时还用这个赚钱。刚才你说姐夫可以当个乡长、保长什么的，你怎么能把他同那些东西相比啊！姐夫是另外一种人，是今天这个世界上很难得的好人。”

罗开贵笑着说：“你问我，我也没有仔细想好就随便讲了一下，我讲得不恰当，你就当我没说就是了。”

快傍晚了，罗开贵看了看天色，对罗开华说：“我还有点事，我们之后再谈吧。”说完他就大步流星回家去了。

罗开华一向把事情安排得有条有理，因为今天没有什么很要紧的事，就在村边的树下站了一会儿。他顺手从路旁拔了一根草茎，然后掐断作为牙签，仔细地挑着牙缝中的饭菜碎屑。

不一会儿，放牛的人把牛赶下山了，罗开华走过去，帮罗开贵把牛赶进牛栏里，又从门外抱了两抱草丢进牛栏里。自从曹蕙芳去世以后，罗开华就经常为罗开贵关牛、放牛，他家的牛原来主要是曹蕙芳大娘管理，罗开贵不过定时给牛割草、换栏而已，现在她老人家去世了，罗基名又行动不便，经常是放牛时没人放，关牛时又没人关，罗开华了解罗开贵的困难，就有空就为他关照一下。

罗开华又来到罗基名家。罗基名自从老伴去世后，在儿女的劝说下没有再单独开火，而是同罗开贵一起吃饭。因为原来这边不仅有炉灶，还有煤炭，所以火一直

还烧着。曹蕙芳在世时为人慷慨大方，大家都爱在上她家坐坐，她去世后，大家不想让罗基名感到孤单，所以照样来往。

罗开华到来的时候，见罗基名正在吃力地移动双脚准备打水洗脚，罗开华赶紧过去把水打好，然后拿了一张小矮凳放在洗脚的木盆边，让他坐下洗脚，又从壁上给他拿了抹脚布。老人洗完脚后，罗开华又去把水倒进外面的暗沟里。

天暗下来了，秋风从窗棂上吹进来。罗基名感到有些凉了，他扶着壁，准备去房里拿件夹衣。

罗开华忙问道：“大伯，你要拿什么东西我给你去拿，你只要讲清楚就行了。”

“刚才一阵风来有点冷了，我想去房里拿件夹衣披上，免得着凉。”

罗开华问：“衣服放在哪里？我给你去拿。”

“就在房里靠床头的壁上挂着，是那件青色夹衣。”

罗开华拿来衣服，对他说：“是这件吗？”

“是，是这件。”罗基名穿上衣服，把衣扣扣好，又把一条很长的汗巾捆上，然后坐在灶火旁边。他叹了一口气，说：“人老了，气势不行了，怕冷了，刚才我加了件夹衣还感到冷，所以赶快拿了一条汗巾捆紧。往年这个时候，我还赶着牛下田犁田呢。”

罗开华笑着说：“大伯呀，你就是下冷水太多了，年轻时不考虑后果，结果吃了大亏了。”

罗基名不以为然地说：“老侄，你讲得不错，但你处在我当时那个状况下也会那样干的。你知道吗？我从小家里就穷，同你大娘结婚时什么也没有，除了努力做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人家寒冬腊月在家烤火，我们上山烧木炭，开荒土。人家去连州挑盐一百二十里走一天半，我半夜就起身，硬是一天赶到。人家一担挑八十斤，我每担都是一百斤。天气冷的时候，我再每天多挑五斤，就是靠这样起早贪黑，

水一脚，泥一脚，才买了几亩水田，之后又造了两幢房子。人家都说我走运，发了财，其实哪里是走运，是拿身体、拿性命拼出来的。后来生活过得去了，又是有日思无日，心怕再穷下去，我这几亩田，精耕细作管理得好，生活还过得去，稍微放松一下就收入全无，连生活都困难，我们是穷怕了的人，哪有不拼命干的道理。老侄啊，人就怕穷，人一穷，就走投无路，求借无门，什么危险的事都得干。”

罗开华反问道：“难道丢老命的事也去干吗？”

罗基名慷慨地回答：“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明知丢老命的也要去干。我举个例子你就会知道了，离我们这里不远的地方有座观音山，观音山下面有个村子叫杨家岭，杨家岭是一个只有十多户的小山庄，那个地方山大石头多，水田很少，多数人家以种旱土为生。我表兄的老表也姓杨，叫杨永明，家里很穷，三十多岁了还没讨老婆，后来有一个姓田的乞讨女人带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经人家介绍，他同那个田婆结婚了。他家本来就没有多少存粮，一下多了两个人吃饭，很快就感到有困难了，开始他向人家借了两担谷，后来越来越难借，他觉得很对不起老婆，认为总得想个办法才好，办法虽然多，但没有本钱总是不行，去贩盐吗？至少要十块银元，而且也不一定赚得很多钱。于是他就跑到杨梅山去挖煤炭，那是一个很大的煤矿，每个月可以赚四五块大洋，他一想，觉得这合得来。他咬紧牙关干了一个月，给家里捎回了五块银元，人家都告诉他别再去了，那个钱不好赚，他却笑着说听天由命，管不了那么多。”

罗基名讲到这里，停了一下，继续说：“第二个月，他又带回五块银元。人家对他老婆说一年的夏荒差不多了，挖煤不是什么好路子，借点钱去挑盐脚也别再去挖煤了，他老婆听了认为有道理，就要他别去了，他却说再干两个月就不干了，有得二十块钱今年明年都不怕了，所以他还是去了。去了才十一天，煤矿就爆炸起火，杨永明当场就炸死了，煤矿里把他埋了，给了他老婆二十块安家费，他老婆哭得死去活来，认为是自己命苦害了杨永明，她再也没改嫁。现在这个田婆已经四十多岁了，她那个女儿也招了个郎了。”

罗基名停了一下，要罗开华给他倒了杯茶，喝了以后，又要罗开华去房里拿出油来，把家里那盏几代人用过的桐油灯点亮。

等罗开华坐定后，他又继续说：“刚才讲的杨永明，他明明知道挖煤是很危险的事，是赌性命的事，可他还是去了，他前后不过赚到二十多块钱，就把一条命卖给老板了，一条大水牛也不止二十块钱呀！有人说今天的老百姓是给有钱人做牛做马，实际上穷人的命还不如牛马值钱，大家都说人为万物之灵，在今天的世界，最不值钱的就是人。我何尝不知道泥里来，雨里去，冷风冷雨中去犁田对自己的身体是有害的，但不那样干不行啊！人是饿不得的啊，饿一餐可以，饿一天就难受了，为了吃饭，为了一家人不挨饿，讨吃那样的丑事也是有人干的。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实际上在什么都要用钱买的世界，人为钱，也是为活命。”

罗开华听了罗基名的话，没有反驳，他深感活在这个世界的艰难和悲哀。他叹了一口气，说：“大伯，你讲得很对，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所以对你老人家是理解错了。不过你这一辈子真的很了不起，要是我们也能像你那样，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呢！”

罗基名摇摇头说：“我活了几十年了，现在才真正了解一个人要吃多少苦，受多少罪实际上是命中注定的。我呀，生来是个苦命，当时买田、起房子时一肚子的兴头，觉得今后大概不会再受苦了，谁知后来双脚发痛风，行走不方便，重事再做不成了。你大娘安慰我让我不要发愁，我们过去出了力流了汗才挣到这份家业，只要儿女争气，大概不会吃大亏的。谁知你大娘先我而去，留下我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受苦，她倒万事不求人了。实际上她也苦了一辈子，是带着不甘心去世的，我们还没见过孙儿呀，开贵快四十了，银菊也那么大了，你嫂子大概不会再生育了，后继无人是很可怕的事，可我有什么办法呀！这都是命，家运不好啊！”

罗开华马上劝慰道：“大伯，这个事呀，很难说呢。既然是命中注定的事，说不定明年我们大嫂就给你生一个胖胖的孙子也不一定。”

罗基名微笑着摇摇头说：“有这样的好事吗？要是这个家有福气，她早就生了，哪有结婚十多年生了一个孩子后，就不再生了的道理。现在我们一提这事，她就说要怪就我家里就是这个命，生了一个女儿后就不再生了，又不是她不愿意生，说我们怪她，她还怪我们家祖坟葬得不好，害得她背起这个坏名呢！老侄啊，你那开贵哥又是个半句话都挤不出的人，我们老人家怎么说呀，真是难死人呀！都是我们前

世不修，今世命苦哪！”

这时有脚步声传来，罗开华侧耳一听，自言自语道：“哪个来了？好像是两个人。”

罗基名静听了一下，说：“是两个人，会是谁呀？”

还没进门，罗开贵就大声地说：“开华，有人找你。”

罗开华站起来说：“来来，到火边来坐！”

罗开华借着灯光看去，才看清同罗开贵一起来的是副保长罗万荣。罗开华笑着说：“这样迟了，副保长到这里找我有什么事吗？”

罗万荣说：“我不当保长了，你别这样叫我了。”

罗开华感到意外，笑着说：“不当副保长，当正保长了？”

“你就别这样说了，副保长都不当了，还当那个东西干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才当不久吗？”罗开华感到十分奇怪。

“是当了不久，两个月零八天，我不干了，干不下去了。”

“不是干不下去，只是你不肯干罢了。”罗基名说。

罗万荣笑着：“爷爷，真的是干不下去了，你还不信？我告诉你吧，当副保长就是当保长的助手、帮手，实际上就是保长的帮凶和打手，天天为保长去征粮征兵。现在正是兵荒马乱的抗战时期，老百姓穷得要命，缺衣少食，一到五六月，人都饿得嗷嗷叫，还拿什么东西来交粮？按理应是政府发救济粮呢。俗话说，不怕讨债的阎王，就怕刮皮无血的穷鬼。现在老百姓本身没有粮，家里也没有值钱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去征粮的，完不成征粮任务，保长又说你没有本事，是讨好穷鬼，结果我就变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农民骂我是保长的狗腿子，保长骂我是没用的饭桶，真是当了副保长，里外不是人哪！”

罗开华笑着说：“真是当官也有当官的难处，不过实际上副保长也算不了什么官，七品才是芝麻官，至少是没有入品的官。当今这个世道，当官很容易，要当有良心的官就难了。”

罗万荣感慨地说：“叔叔，你到底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一句话就讲到底了。我刚才讲了，副保长就是两个任务，一是催粮，二是抓兵。粮难征，兵更难抓。中国跟日本鬼子打了六年多战了，年年征兵，开始是五丁抽二、三丁抽一，后来是五丁抽三、三丁抽二，抓去的兵去得多，回来得少，有的一去就杳无音信，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加上军官又克扣粮饷，还打骂士兵，有的兵逃回来，有的逃在外打工当了难民。抓兵就更难了，保长、乡长为了讨好上级，为的是奖赏，我这个副保长就难了，为了抓一个兵随时都要准备挨打，甚至有生命危险。上个月南乡第二保的副保长就是为了抓兵被两个壮丁打死了，保里面贴他盒一棺材就完事了。抓兵最难办的是抓家里一无所有的，他反正一无所有，捅你一刀跑了，你拿他毫无办法。而最危险的兵是逃兵，逃兵是见过世面的，又学过打仗刺杀，一下就可以要你的命，还有些逃兵是打过战的，他们胆子特别大，并不好抓呀！”

罗开华笑着说：“你们想过来抓我吗？”

罗万荣哈哈大笑说：“没有，谁敢抓你呀，开始保长也怀疑你是逃兵，后来知道你是位军官，还心怕你整他呢！再则，你也当了几年兵了，照轮起来，也不应当再抓你了。”

罗开华笑着说：“他要来抓我也不怕，保长有三兄弟，他家一个也没去，按三丁抽二，他两个兄弟都应去当兵。你们抓兵，但只抓那些无钱无势的穷人，只欺负老百姓，有胆量的话就从自己做起，老百姓根本不用你抓。”

罗万荣说：“对，我也是这话，我当了两个月副保长，抓了三个兵，每抓一个都出身冷汗，心怕发生意外，特别是听到老母亲的啼哭，年轻老婆的叫骂，叫我一夜都睡不安。将心比心，人家养大一个儿子也不容易，一去当兵，生死难料，家里失去一个主要劳动力，生活一定更加困难。虽说打日本去当兵是应该的，为什么有钱有势的人家就不去，单单要一无所有穷人去呢，难道这国家富人就没份吗？有钱

有势的人不去也可以，拿钱给当兵的人家总可以吧！可现在却一切倒霉的事全都加在穷人身上，公平吗？”

罗开华听后，好久没有说话，他起身去把油灯拨亮一些，然后坐下来，严肃地说：“你讲的都是对的，这些乡、保长没有几个好东西，我们国家好多事都坏在他们手里，他们迟早要倒霉的。蒋介石也真混蛋，专门重用这些家伙，迟早倒台！当然老蒋也可能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不过话说回来，你不了解下面的情况怎么能当好总统呀！自古以来都是天高皇帝远，下面那些当官的就爱钻空子，欺上压下，逼得农民造反。现在也是这样，危险得很呢！”

罗开贵听得有点不耐烦了，就说：“这些事我们老百姓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这些农夫蠢子根本不用去管，只有抓紧节气多挖几锄头，把田土种好一些，有饭吃有衣穿就行，谁管那么多呢！”

罗基名说：“我老了，是个废人了。现在国家不太平，你就算想安心生产也不可能，日本鬼子的飞机来炸，打机关枪，你还能挖土种田吗？不过这些乡保长也实在可恨，趁着打日本的时候发横财。”

罗开华笑着说：“万荣，你讲句实话，你这么晚了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你大概不是为了发牢骚到我这里来的吧？”

罗万荣摇摇头，冷笑着说：“当然不是的，我不过因话答话讲讲而已。我今天来是想同你做笔生意，我不当副保长了，就想同我老表合计打算做点生意。现在是十月底了，还有两个月就过年了，我打算用船载几头猪到坪石、乐昌去买，回来时带点年货。听说你两头猪蛮大了，你看卖还是不卖，如果打算卖，明天我们一起来把价格定好，我就交点定金，不交定金不行，交情是交情，生意是生意，你说说吧。”

罗开华说：“我那两头猪还在长，要等挖完红薯让它们壮一点再卖，至少还要过一个月才好。你们现在贩猪的生意也不好做，日本人上半年在河南向老蒋发动进攻，中央军一败涂地，从河南退到湖北，从湖北逃到了湖南，从岳州又逃到衡阳，就像赶鸭子一样，一点也不中用，听说还准备退到广西、贵州去，广州早已被日本占领了，日本人占领衡阳后一定会打通粤汉铁路，坪石和乐昌就保不住了。依我看，

坪石和乐昌还是不去为好，就是日本人不来坪石、乐昌，他们的飞机也经常来丢炸弹，他们专炸火车、汽车、船和大的房子。你这贩猪的生意，是大本大钱，万一碰上了日本飞机，那可不得了呀！”

罗万荣听了以后，呆了半天，无异于一下跌在冰窖里。他叹了口气，说：“中国老百姓真造孽，什么也做不成。老蒋也真没用，征了那么多粮，抓了那么多兵，还被日本人打成这个样子。”

罗开华说：“是的，是征了很多粮。自古以来就是官一升民十斗，所征的粮，小官小吏七除八扣后，运到前线就没有多少了。又因为兵是抓去的，不是自愿的，家里又没人照顾，一上战场谁也不带头冲锋，有机会就逃跑，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同样是中国人，共产党的八路军日本人就怕。”

“噢，共产党不是打老蒋吗？怎么又同日本打仗呢？”罗万荣感到困惑。

“这有什么奇怪的，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日本人来了，他们要把所有中国人变成亡国奴，共产党不打日本人还帮日本人打老蒋，说得过去吗？”

“对，对，可是红军怎么又变成八路军了呢？”罗开贵问道。

罗开华说：“是这样的，卢沟桥事变后，国共合作打日本，共产党的红军就改编为八路军了。共产党的军队名堂多得很呢，什么新四军呀，东江纵队呀，琼崖支队呀，武工队呀，抗日联军呀，平原游击队呀，五花八门，多得很呢！”

罗基名笑着说：“朱毛成大气候了。怎么朱毛又变成了朱德呢？我听人家说八路军的总司令是朱德，原来不是叫朱毛吗？”

罗开华笑着解释：“大伯，你搞错了，朱毛讲的不是一个人，朱是朱德，毛是毛泽东，朱德是一个留学生，从德国回来的，毛泽东是一个小学老师，是我们湖南人，实际上毛泽东比朱德的官还大。”

罗开贵回答：“这我就不懂了，朱德是总司令，毛泽东又不是总统，怎么会比朱德官还大呢？”

罗开华笑着说：“这是因为你不了解情况，共产党的军队和中央军是不同的，他们的军队里党最大，是党指军队，毛泽东是共产党的主席，所以比总司令还大。他们管毛泽东叫毛主席，我们这里叫他老毛，和我们把蒋介石称为老蒋是一样的。”

罗基名说：“这我就懂了。不过毛泽东一个小学老师怎么会比留学的总司令官还大呢？他有那么大的本事？”

罗开华说：“这我也讲不清楚。刘备是一个卖草鞋了，诸葛亮那么聪明，还不是听刘备的，这大概是天意吧。”

罗万荣说：“是的，是天意，不过不知道毛泽东到底有什么本事。”

罗开华说：“这我就不清楚了。但是红军里确实有个毛泽东，那是真的。”

罗开贵说：“管他红军白军，老百姓总是老百姓，哪个当皇帝都要我们实粮。我们不讲它了，万荣你是来买猪的，你们生意还没讲清呢。”

罗万荣说：“刚才不是讲了吗，他的猪暂时不卖。听他说了那个情况，这次贩猪的事我还要同我老婆合计合计再说。不过今天我也没有白来，了解了外面的很多情况，对我来说很有用，这更证明我辞去副保长是对的。”

罗开华说：“我不过因话答话，随便讲讲而已，这些我也是听人说的，不一定可信。”

罗万荣说：“无风不起浪，你讲的情况很重要，可能不全对，但不会是假的。”

四十五

一九四三年农历十二月，百宝村虽然是大山深处的小山庄，但得知日本人入侵衡阳后，接着向南攻占莱阳、郴州、坪石和韶关的消息，弄得人心惶惶。这样，临武、桂阳地区所需的食品、布匹以及其他日常工业用品就必须去连州买，而一向把坪石、乐昌作为销售山货市场的马侯山区，生产的辣椒、生姜也没处去销售，原来准备用这些土产换回一些过年物资的农民一下就陷入了极大的惶恐之中。农民一年生产的东西只有在十月后才能收，到了十一月，农民才有空闲时间去远方去买山货，现在日本鬼子来了，谁也不敢去郴州、坪石去买山货，结果山货价格猛跌，而布匹和食盐价格却成倍地涨，布匹还好办，因为中国人一向节省，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传统，而没有盐吃成了最大的问题，农民流汗多，吃得咸，没有盐怎么行啊！

山里人从来没有见过报纸，就是有，也大约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看不懂报纸。山区自然也不可能有电话，所以谣言传说是民间的最常见的，谣传越传越真，最后甚至变成了神话。

罗开华十二月初来到姐夫华优志家，这是他当兵之后第一次来拜访姐姐和姐夫。

他刚进门，华优志马上迎上去，接过罗开华手中的大竹篮，笑着说：“开华，都是自家亲戚，何必买这个大礼呢！”

“姐夫，好多年没来了，我怎么好空手来呀！”

华优志还没进火房门，就大声地喊着：“秀英，开华弟弟来了。”

罗秀英连忙从房里走出来，笑盈盈地说：“开华，这样早啊，快上灶上坐！”

罗秀英从丈夫手里接过篮子，把它放在台桌上，揭开芭蕉叶一看，忙摇头说：“开华老弟，你带了一个那么大的猪肘子来，这又是一包什么东西？”

“这是弟嫂给你包了一包干鱼。”

华优志说：“秀英，赶快煮点什么，给开华打个点心。”

他又向罗开华说：“我们刚吃过早饭，你很早就起身了，现在肯定饿了，先吃点点心，我们马上煮饭。”

“我还不饿，来的时候我炒了碗饭，吃了才来的。”

罗秀英看了下饭鼎，笑着说：“饭不多了，也没什么菜了。这样吧，先煮点粉打个点心，再煮饭。”

“不要慌，慢慢来，真的，我还不饿。”

罗秀英说：“优志，你先用热水洗下锅，我去拿四个鸭蛋来。”

等华优志洗好锅，罗秀英从房里拿出了四个鸭蛋。

罗开华笑着说：“秀英姐，我怎么吃得了这样多，有两个就足够了！”

华优志说：“吃的完的，这样吧，粉少吃点就行了。”

当罗秀英打了两个鸭蛋后，罗开华就再也不准她打了，罗秀英强不过他，只好罢休。

罗秀英对优志说：“你去洗两根葱吧，葱就在水缸旁边。”

粉很快就煮好了，罗秀英给罗开华装了一大碗，罗开华摇着头说：“我吃不了这么多，再拿个碗来，我吃多少就装多少，免得剩下了。”

华优志说：“不用了，后生家吃得完的。”

罗开华把大碗放在台桌上，自己起身拿了一个小碗来。他对罗秀英说：“大姐，搞点坛子里的红辣椒来吧。”

“豆豉行吗？挺香的。”

“好，只要有点辣味就行。”

吃过米粉后，华优志又用木盆打了一大盆热水，对开华说：“洗个脸吧，最好再洗个脚，暖和些。”

罗开华很仔细地洗了脸，又用热水烫了下脚，换上罗秀英给他准备的干净鞋。

华优志抽了口水烟筒，然后把烟装好，递给开华。

罗开华笑着说：“我这里有盒纸烟，是我从桂阳买的，还可以。”

华优志说：“那个东西太贵，还是水烟筒好。”

罗开华说：“是贵了些，我也是偶尔买一盒抽抽，实际上我并不抽烟，不过去串门，不带盒烟也不好。”

罗开华抽过香烟后，回过头来向罗秀英说：“大姐，三个外甥呢？都没看见呀。”

罗秀英答道：“俊龙吃过早饭就读书去了。崇龙、贤龙他们出去玩了，他们像野人一样到处乱跑，谁晓得他们干什么去了。”

“老二外甥应该读书了呀？”

华优志答道：“按年纪是应该要读书了。但他不比老大，我们要他去读书他不肯，再则，两个一起读书，学费负担也是个问题。”

“书总是要读的，难道二外甥就不读书了？”

华优志笑着说：“他愿意去，我还是要送的。”

罗开华说：“小孩子懂什么事，他们不懂得读书认字的重要，一味地贪玩，将来懂了事就要埋怨老人家了。”

罗秀英说：“是的，男孩子不读书识字，等于明眼瞎，总是受人欺负。我们再苦再难也要送他们读几年书才好，至少能够记账、认得路碑、看得懂招牌和广告，男孩子不比女孩子，他们是要走四方的人。”

罗开华说：“我们这里女孩子不读书，到大城市，女孩都读书，还上大学呢。”

华优志说：“大城市是大城市，我们这里是山区，是农村，比不得的。”

罗开华点头说：“是的，条件不同，我们这里的男孩子大都没有进过学校门，女孩子就更难了。今年你们请的老师是哪里的？”

“是我们本乡本土乐山的华子敬。他父亲也是老先生，写得一笔好字，子敬是黄埔二十期毕业的，到部队里当过连长，二十八岁了，去年回家结的婚，结婚后他父亲要他继续去取功名，他岳父和老婆反对，认为当个连长要在最前线指挥很危险，他本人也不大想去冒险，就留下来教书了。”

“教得还好吧？”罗开华顺便问道。

“他原来是读古书的，读过‘四书五经’，还读过《古文观止》什么的，又到外面读了新学，书教得还好。这样吧，今天下午我去请他来吃顿晚饭，你也是当兵的，今年才从前线回来，一起叙谈叙谈。”

“不必了吧，挺麻烦呢。”罗开华说。

罗秀英说：“快放假了，我们原本也打算买点菜请他吃餐饭，顺带把学钱交给他。你带来那么多菜，就免得我们去劳神了。”

华优志也说：“是这样，我原本打算今天去买菜的，正准备动身，你就来了，这正像是书上说的，想过河，船就来了。等过一会儿卖豆腐的来了，再买几十块豆腐就行了。今晚除请老师外，还要把华存松也请来，他对俊龙很关心，这个学校就是他操办起来的。他过去同我一起读过书，人挺本分的，当过一下副保长，受气不过，就不干了。”

罗秀英说：“你去学校里和华老师讲好，快放假了，按规矩是要给老师送行的，请吃饭的人很多，要他今晚一定到我们家来。”

华优志很有把握地说：“没关系，有几家已经请过了，有两家家里很困难，大概不请了，没请的就剩我们和存松他哥哥华存根两家了，不过我还是先去约定一下为好。”

罗开华说：“我跟你一起去吧，顺便看看学校是个什么样子。”

罗秀英说：“有什么好看，还不是一间旧吊楼上摆几张案板，那有什么看头，乡下的学校差得很呢。”

“你们这里没有国民小学吗？”罗开华问。

“有，在乐山，离我们这里大约有三里路。因为他们是大村子，我们这里是小村子，他们那里的学生总欺负人，孩子们不想去。在去乐山的路上有三口井，我们也不放心，孩子小不懂事，怕去玩水出事。”

罗开华说：“是这样，大村子的孩子特别恶，总是欺负小村子的人，小孩子不懂事，一去玩水就麻烦了。”

罗开华点火，抽了一支烟，皱皱眉头说：“听说俊龙很会读书，现在在读什么了？”

罗秀英说：“我也不知道，听说在读《礼记》了吧，老师又说最好读《古文观止》什么的，我也不大清楚什么会读书，会背书。他家里的人都记性好，读几轮就会背了，你姐夫也是，读过的书他总记得。不过这有什么用，家里是这个样子，村子又小，读不出书的。”

华优志也说：“不要去学校了吧，反正条件差得很，老师也正给学生点书、讲书，没有空同我们交谈。”

罗开华看了姐夫一眼，点点头说：“也有道理。”

华优志笑着说：“那我先去了，你坐一会儿儿。外面也有点冷，你在家烤烤火。”

罗开华问道：“大姐，还养着几只猪，蛮大了吧？”

“原来养了三只，我妈去世时杀了一只，现在还有两只，大概有两百斤了吧。”

“大姐，怎么还不卖掉它？这个时候养猪，等不到好价钱了的。”

罗秀英说：“是的，你姐夫原想挖完红薯再去卖，后来听说坪石、乐昌在打仗，价跌下来了，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罗秀英先去把饭碗洗好，然后开始准备中餐的菜。

忙了一阵后，罗开华过来问：“有什么事吗？我来做。”

“不，你好几年没来我这里了，是客人，怎么能要你动手呢！”

“我自己坐着也烦得很呢。”

罗秀英笑着说：“哈哈，开华呀，你还同过去一样，闲不住，我们兄弟姐妹中你是最勤快的，这个脾气还是改不掉呀。”

罗开华笑着说：“大姐，你别这样讲，我是蠢人，只知道做点死事，没有用的。现在这个世界，光会劳动还不行，还要会想事，这方面我差远了。”

罗秀英高兴地说：“是要会想事，但光想也是没用的，百事勤为本，不勤快的人即使想得再好，那也是白想。”

罗秀英为请先生吃饭忙碌着，罗开华又插不上手，只有在灶边不时地抽烟。

坐了一阵，他对罗秀英说：“大姐，我出去走走，你忙你的。”

“你去看看吧。其实一个穷山沟也没什么可看的，看一下早点回，我们今天会早点吃饭。”罗秀英吩咐道。

罗开华走到后龙山，他发现这里的古木一株接着一株，有株大的石松有两抱围，三枝巨大的干枝向三方伸去，树冠足足遮盖着一亩田地，树干上挂着厚厚的苔藓，在开杈的地方还长着细小的青藤，罗开华虽然走过不少地方，但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石松。他仰首望着，树叶密密麻麻，只有树叶在摇动时才能看见天云。他自言自语道：“这树大概有几百年了，真是山中自有千年树，世上难逢百岁人了。”

过了一会儿，他走出后龙山，向山岗走去。他发现古树都长在山坡，从外面看，这些树并不起眼，实际上树在这多山的沟里已经长了几百年。罗开华非常感慨，这些树安在大城市附近，人家一定观光不止，赞不绝口。可这株树偏偏生在这个穷山沟里，不被人相中。

罗开华走下山岗，看到这里处长满了杂木，树顶虽然寒风呼呼，树下倒风却很小。他心想，树真是一个好东西，把风挡住了，难怪这里山很高，却不比江边更寒冷，这些树倒是起了很大作用。

罗开华走到村子的左边山下，那里长满了竹子，有人正在挖冬笋。华崇龙和贤龙也在那里烧火，煨从山上捡来的栗子，他们的脸被火烤得通红，罗开华走近才认出他们。

罗开华大声地叫着：“崇龙，你在干什么呀？”

崇龙抬头一看，见舅舅来了，嘻嘻地笑着说：“舅舅，没干什么，在烧栗子吃，特有味呢！”

罗开华看着崇龙和贤龙不好意思的样子，笑着大声说：“快去洗个脸，你看你们像乌嘴狗一样，脸上手上都黑乎乎的。”

崇龙扮了一个鬼脸，笑着说：“这有什么，回家打盆热水洗一下就好了。”

“你这样子不把洗脸巾弄脏了才怪呢！”罗开华笑着说。

“我们把洗脸巾用茶桔搓一下不就洗干净了吗？”贤龙认真地说。

罗开华哈哈大笑，摇摇头说：“你们两个小坏蛋呀，总是有道理，妈妈不揍你们才怪呢！”

崇龙笑着说：“我们天天都这样，妈妈事多得很，管我们还不把手都打痛了吗？”

罗开华笑着说：“快回去吧，马上吃饭了，你爸爸请老师来家里吃饭，还有蛮多客人，你们也该先回家好好洗一下，还要换下衣服，你们那衣服被烟弄得又脏又难闻呢。”

崇龙回过头对小伙伴说：“剩下的栗子都给你们了，我们不要了。你们走的时候要把火搞灭，不要把竹山烧了。”

罗开华拉着崇龙兄弟的手走出竹林，沿着山下的小石板路向村子走去。

一进门就看见罗秀英在洗葱和蒜，华优志正在剁肉丸子。罗秀英不满地说：“崇龙，你们一天到晚地瞎跑，天天吃了饭就不见踪影，你也该懂事了，明年我们再困难，也要把你送到学校里去，要老师狠狠地管一下才行。”

华优志说：“是的，养不教，父之过，再不把他们送去学校，他们非变成野人不可，人家的孩子哪里有他们这样顽皮呀！”

罗开华感慨地说：“小孩子都差不多，俗话说，哪家的燕子都会叫，哪家的孩子都爱闹，一个家，没有孩子吵吵闹闹，就不热闹了，大了他们就会懂事的，实际上孩子太老实巴交了也不行。我看崇龙、贤龙长大了一定有出息，说不定比他哥哥还有用呢。”

罗秀英把葱和蒜洗好了，把它们放在洗碗架上，接过话说：“你这个当舅舅的还夸他们，他们会更加无法无天了，实际上他哥哥也调皮，不过他读书却很认真，最让人头痛的事是他俩根本不想上学，只知道上树掏鸟窝，上山采野果，玩起来没完没了，将来非变成二流子、败家子不可。”

罗开华笑着说：“不会吧，我看他们并不很蠢，虽然贪玩，但并不出格。从你们的家教来看，更不会那样。”

崇龙自己洗了脸，洗了手，把水倒了，又倒了一盆热水给贤龙洗，洗完后，再用茶桔把脸巾洗干净，然后把脸巾挂到了竹篙上。

很快就吃中餐了，罗秀英特向客人做了解释：“开华弟，今天上午就随便煮一点吃算了。晚上因为有老师还有别外的客人，好些菜要在晚上才煮，这是我要向你解释的。实际上今晚的菜主要是你带来的，我这是借花献佛，也免得你姐夫到圩上走一趟了。其他的人都请先生吃过饭了，我们本来决定今天上圩里买点菜回来，明天请客，你今天给我带那么多菜来，为我们节省了一大笔开支，今天中午就委屈你了。”

罗开华笑着说：“大姐，你这是怎么啦，这还要解释一番，当家为人的不都是这样，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兵荒马脸的时候，要十分会精打细算，一个钱当两个钱用。中餐吃简单一点，晚上丰盛一些，那是很自然的。要是我，也会这样，自己家里兄妹姐妹嘛，这点还用解释？”

罗秀英非常高兴，笑着说：“到底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什么事都好说。”

中餐虽然简单，却还是很丰盛，除了红烧肉和豆腐外，还煎了一盘牛肉，一盘炒蛋，再加上两个小菜，这在当时的农村，算是很客气了。

吃过中餐后，罗秀英特地在吊楼上铺了铺床，把干净的垫席和被子换上，让罗开华在床上休息。罗开华中午吃了几杯酒，加上早上走了几里的山路，也有点疲倦了，他吃完中餐稍微休息了一下就去午睡了。

罗秀英吩咐孩子们不要去惊动舅舅。罗开华一直睡到太阳快下山了才醒来，等他醒来，客人早到齐了。

罗开华起来很快地洗了脸，倒了杯热茶喝了，然后向华子敬和华存松道歉似的说：“两位老师真对不起，中午吃了两杯酒，一睡就睡了大半天，没有迎接两位，对不起了。”

华存松原来就会过罗开华，不过印象不深，他在被抓去兵前，华优志曾讲起过

他，当兵回来后华优志也讲起过，不过因为过去只见过两次面，没深交，所以印象不深。华子敬过去没有见过罗开华，只听说他被抓壮丁，几年没回信，家里人都认为这个人是没希望了，实然他从前方回来，还带回笔钱。他对罗开华印象倒是很深，但是没见过面。

华存松同华子敬说：“这就是优志的外家老弟，是堂老弟吧，是的，是堂老弟，叫罗开华，也是从军队回来的。”

华子敬说：“我叫华子敬，黄埔二十五期毕业，在部队当了两年连长，同你一样，是一个小小的尉官。你姐夫同我说过你的事，你这人不简单，被人家抓去当兵还当了官，这是很少有的事，不过现在是乱世功名，部队里伤亡大，有实际能力的人提拔是很快的。”

罗开华笑着说：“我姐夫也同我讲过的，你是正正规规军校毕业的，我们是大老粗，当个连长也没有什么用，只知道不怕死，冲锋在前而已。”

华子敬说：“当军官最重要的不是不怕死，纸上谈兵是没用的。不过别的官好当，可以请假，但当军官，特别是当下级军官，那可请不了假，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不是玩的，你弄假，它就把你弄死。所以呀，什么官都好当，下级军官最不好当，那是担着脑袋上战场的。”

罗开华笑着说：“你有文凭，已经当了连长，应当在部队里混下去，弄个团长当当应该没什么问题呀。”

华存松说：“子敬先生是应当搞个团长当当才好，当了团长回来，县长、乡长都要上城门外去接你，那多有味呀！”

华子敬笑着说：“那很难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可能团长没有当上，老命倒给丢了。但愿全家团团圆圆，何必求高官。到湖北的一次夜行，不准打电筒，我一失脚，连人带枪掉进大河里，差点淹死了。至于上战场，我又差点被打死，一个炸弹掉下来，幸而落进了水塘里，如果是在陆地上，就算不死，也要受重伤。所以呀，人在前线生死难测，我那个连的前任三位连长都是被日

本人打死的，我也差点为此我才不干了，宁愿回来做孩子王。”

说到这里，罗秀英已经收拾好台桌，摆好碗筷，把菜上来。华优志拿了一瓶酒来。

罗秀英笑着说：“你们当官的事过一会儿再说。千事完事，吃饭是大事，你们看是吃点米酒还是吃点甜酒？”

华优志说：“还是吃米酒吧。”

华存松答道：“看他们两个的意思，我嘛什么酒也不要，我这几天眼睛发痛，酒是上火的东西，我还是吃饭算了。”

华子敬说：“我也不大吃酒，不过这位亲戚来了，我还是陪他喝一点。”

罗开华笑着说：“华老师也不必客气，我在家里从不找酒喝，华老师既然有兴趣，我也就只好奉陪了。”

华优志说：“这样吧，每个人都喝一点，存松因为眼睛不舒服，不喝的话也不勉强。”

罗开华笑着说：“酒席而言，人人平等，这位先生也不能特殊，大家还是喝下这一杯吧。”

华存松摇摇头说：“真是没办法，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我只好舍命陪君子了。”

华子敬笑着说：“对，酒是助兴的东西，大家难得在一起，还是喝一点吧，酒逢知己饮嘛。”

喝过一杯之后，华存松用手蒙住酒杯，坚决不肯再添了。华子敬硬是不肯，华存松无奈，只好让华优志把酒斟满。

罗开华站起来说：“我敬大家一杯，吃了这杯后，就随大家的意了。”

华子敬笑着说：“你到底是当过几年兵，痛快，我也只好吞下这一杯。”

罗开华催华存松举杯，华存松无奈地对华优志说：“优志，分半杯给你吧，我真的不敢喝，喝下这一杯，我明天眼睛就会张不开了。”

华优志笑着说：“不要分了吧，酒是上火的东西，吃了这一杯，可能眼睛的火气还消了。世界上有很多以毒攻毒的事，你也来个以毒攻毒吧。”

华存松不肯举杯，最后还是让华优志喝了半杯，他一口喝下之后，皱着眉头说：“行了，我只好失陪了。”

几个人都不大喝酒，看到华存松辞杯，也就跟着一齐吃饭了。

吃过饭，天就黑下来了。大家洗过脸后，回原位坐下。罗秀英又给大家上了茶，并从餐柜里拿来一盘南瓜子。大家随便聊了起来。

华存松认真地问：“你们两个都当个兵，都同日本人打过仗，过去日本人想三个月速战速决，现在打了六七年了，变成了持久战，我们到底能不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啊？本来战争就是老百姓遭殃，仗打得越久，老百姓受苦就越久。我们这些老百姓经常谈论的就是日本的事，但我们这些山沟的蠢农夫对外面的事和前线的事并不了解，讲来讲去也讲不出名堂，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今天有这个会同你们俩一起吃饭，这是一个机会，希望你们指教指教。”

罗开华笑着说：“我去当兵，是自卫队的那些家伙硬把我抓去的，在部队里吃了几年粮，因为机会好，会到了一个好人，混了一个小官，还有幸逃回来，真是万幸了。至于国家大事，实际上我也是一团漆黑，讲不出一个道道来。这个问题还是要请教子敬老师才好。”

华子敬笑着说：“开华亲戚，你太客气了，我不过是多认得几个字，对世界形势并不太了解。如果你们硬要我讲，我也不妨讲一下，不过你们也别信以为真，只当是我酒后失言罢了。”

华优志笑着说：“子敬老师不要太客气，我们知道什么，你乱讲都是道理，我

们洗耳恭听就是了。”

罗秀英给大家添了一轮茶，然后去忙她的家务事了。华俊龙在一旁睁着眼睛认真地听他们谈话，觉得挺有意思，只是不停地吃着南瓜子。

华子敬喝了一口茶，然后说：“抗日，打了六七年了，日本人还在中国作恶，日本人是打不赢这场战争的，因为日本的两个伙计——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基本上被打败了。德、意、日三国中，最强最凶的是德国，它原想六个月占领俄国。你们知道，俄国的斯大林也不是个好惹的家伙，他不仅顶住了德国的进攻，而且开始全面反攻，现在他们已经打出界，越过波兰，向德国本土进攻了。英、美、法三国又从德国的后面发动进攻，德国大概支撑不了多久了，等欧洲战争打完，中、美、英、法，再加上苏联红军一起向日本进攻，日本就顶不住了，所以说日本一定要失败的。不过中国的武器太差，上战场硬拼，是不行的。从最近的河南战役来看，老蒋的中央军根本不能打，日本很快就从河南打到湖南来了，但这也是日本最后的挣扎了，他们气势汹汹，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

华存松听后，叹了口气，说：“子敬讲得很有道理，看来日本想灭中国已经办不到了。问题又来了，我好像听人家说过，中国共产党的势力很大，国民党又同他们不和，如果彼此又打起来，岂不是战争总也打不完了吗？”

罗开华说：“要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真的打起来，国民党是打不赢的，国民党很腐败，抗战以来，国民党的军长、师长投降日本的很多，汪精卫还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呢，乡下的乡长、保长除了鱼肉人民，欺负老百姓外，什么也不干。军队里的兵都是抓去的，军官又克扣士兵，当兵的一有机会就逃跑，这样的军队是很难打胜仗的。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沙，一打就散，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华子敬说：“是有这个说法，实际上中国人也不是不能打仗，像平型关大捷，台儿庄会战，中国都打赢了，而且很勇敢，很有水平。共产党的军队就很会打仗，你想想看，他们只有七八万人，老蒋穷追猛打，追赶了二万五千里，还是没有把他们打倒，这是很了不起的。现在他们建了很多游击队，有人估计有五六万，还有人说有两百多万，他们还搞百团大战，把日本打得晕头转向。我们老百姓因为没有文

化，又看不到报，这些东西了解得自然很少。实际上我们中国人不比日本人笨，一旦在战场上拼刺刀，日本人并不比中国人强。”

华优志笑着说：“中国人是不比外国人笨，但一打仗，总是打败仗，这是为什么呢？这里面一定是有原因的。”

华存松说：“我看就是国民党太黑、太臭。我虽然是个挂名的国民党员，也经常背诵总理遗训，可是谁是按三民主义办事的呢？兵都是抓去的或者是买去的，平时还要受到打骂，一上战场，有些当兵的就在背后向军官开枪，仗还没打呢，自己的军官就被打死了，没有人指挥，哪有不打败仗的。”

华子敬说：“这话很对，不过真正士兵向军官开枪的并不多，问题在于军官十个有九个怕死，一打起来他们就躲在后面，要士兵去冲锋，谁不去就拿枪毙谁。这样一来就很难有战斗力，这是一个实际的大问题。”

华优志说：“这是一个士气问题，士气不高，是很难打胜仗的。看来老蒋的问题不好办，乡下这些贪官污吏治不了，这样下去没有不亡国、不垮台的。就算把日本人赶走了，老百姓也会起来造反。人都是这样，饥不择食，狗急跳墙，一部《水浒》讲得很清楚，官逼民反，宋江虽然是草寇，但很多人还是愿意去落草。”

华俊龙着迷地听着，当他听到什么“落草”时，就鼓足勇气小声地问：“什么叫落草啊？”

华优志听了，笑着说：“落草嘛，就是入伙甘心情愿去当土匪。”

华存松怕俊龙还不理解，继续解释说：“当时官军把梁山好汉叫草寇，所以把愿意参加梁山好汉的叫落草。落草在当时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有点像今天说的加入土匪。”

华存松说完，喝了一口茶，看了看天色，然后对华子敬老师说：“子敬老师，已经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

罗秀英说：“还早呢，再坐一会儿，等月亮出来更亮一些再走也不迟。”

华存松说：“恐怕不行，天上有一层云遮着，月亮是亮不起来的。”

罗开华笑着说：“再坐一会儿吧，我们难得在一起，我虽然是一个农夫，因为当了几年兵，对国家大事也就关心一点，我认为中国不打垮日本，中国是不会太平的。因此，我真的很希望华老师多讲一些国家大事。”他喝了一口茶，对华子敬说，“你说说看，中国要怎样才能打败日本，老百姓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安稳太平的日子？”

华子敬停了一会儿，说：“你提的两个问题我也讲不清，实际上我前面就讲过了，现在这个世界很像春秋战国时期，也有些像三国纷争，彼此拉帮结派，中国现在是站正在英、美、俄、法一边，我们中国虽然比不上日本，但如果加上这四国，我们就能打败日本了。只要欧洲打败德国和意大利，英美全力对付日本，然后俄国又像日本开战，日本就三面受敌，只有死路一条了。这个问题我只能讲到这里。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就难说了，就算日本投降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很难讲和。你知道，老蒋是一定要消灭共产党的，但朱毛的红军也不是吃素的，过去他们只有几万人，老蒋灭不了他们，现在他们有几十万人，加上几百万民兵，要消灭谈何容易。还有一层，俄国的红军凶得很，连德国都无可奈何，万一俄国出兵帮助朱毛，老蒋就吃不消了。这样一来，老蒋要剿共，朱毛要反蒋，内战就不可避免，谁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所以呀，老百姓要过太平日子就难了。”

华优志说：“子敬老师，你讲得很有道理，看来我们很难看到太平世界了。就我们老百姓来说，谁替老百姓着想，谁爱护老百姓，我们就拥护谁。共产党是好是坏我不大了解，不过对国民党我是深有体会的，他们就知道一个劲地向老百姓要这要那，半点好事也不肯做，老百姓恨死了他们，巴不得他们早日完蛋。”

罗开华说：“这话很对，我原来总以为老蒋不一定比乡长、保长坏，都是地方上的那些王八蛋欺上压下搞的鬼。当了几年兵后我才知道，那些军官也没有几个好东西，他们从不把当兵的当人看，总是千方百计地剥当兵的皮。平时在后方，他们对老百姓凶神恶煞，一上战场更狗屎不如，夹起尾巴就跑，真是好笑。老蒋有本事的话就应当整整这帮东西，可是老蒋不仅不整他们，还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这就说明老蒋同他们没有什么不同！”

华存松笑着说：“这是讲不清的问题，就是讲得清，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呀，还不是听天由命。我经常想我们这朝人不知前世造了什么孽，偏偏生到这个乱世。”

华子敬抓了抓头，抬眼皮看了看楼板，感慨地说：“古人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民之欲，天必成立。既然老百姓都希望和平，都想过太平日子，不管老蒋也好，老毛也罢，如果长久地违背老百姓的心愿，到时候总会有人来收拾那些草头王的，这几乎是一条规律，谁也阻挡不住。”

华存松笑着说：“管它挡不挡得住，我们还是回去吧，明天我还想早点去赶闹子呢，你不走我也要走了。子敬老师，你们继续讲吧，我先走了。”

华子敬说：“我没有什么要讲的了，一起来也一起回吧，我也走了。”

华优志对华存松说：“你急什么，稍等一会儿也误不了你明天赶闹子呀。”

华存松问：“你还有什么事呀，简单一点，不要拉拉长的。”

华优志说：“你坐下，这不是三言两语讲得完的事。”

“那你就讲吧，会到你，我只好认命了。”华存松无可奈何地坐下，从盘子里抓了几粒南瓜子。

华优志平静地说：“今年眼看就要完了，这一年还是兵荒马乱的，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很苦，按刚才讲的，明年恐怕还得打日本，战争打了七八年，国家打穷了，老百姓也打苦了，小孩子跟着大人吃尽了苦。不过不管怎么样，将来是孩子们的，所以我这几年不管怎样苦，总要让孩子多读些书，我们也不奢望他们考秀才、举人的，更不想要他们去当贪官污吏，我总认为多认几个字，有文化总比没有文化强。因此，我想让俊龙他们再读几年书，俊龙这孩子看来并不很蠢，还会背书。今年马上就要过了，明年子敬老师还来任教吗，其他家长还肯让孩子们继续读书吗？这事也要年前定下来才好。”

大家都没说话。罗开华是客人，不好插嘴。华存松对其他家长的事不大了解。子敬老师也知怎么表达好。房子里一片平静，山头的松涛声阵阵传来。

过了好一阵，还是华优志打破了平静，他对华存松说：“存松叔，你能不能在这几天内征求一下各位家长的意见，看明年还送不送自己的子弟了，还有其他的人有没有想送自己的子弟上学的？如果不能保证有九到十个学生，是请不起先生的。”

华子敬说：“你们这几块村子有上百户人家，每户都有几个儿女，十个八个上学应该不成问题。”

罗开华说：“你们这里读书的小孩怎么会这样少？上百户人家，每户就算两个孩子吧，也该有两百多个孩子了。还有，你们这里不是有国民小学吗，怎么总是办私塾？”

华优志说：“你这就不了解了，什么国民小学，那都是鬼话！上面是讲每保要有一个小学，每乡有一个中心完小。但我们这里是天高皇帝远，那些保长只知道征兵征粮，从中捞一把，办学校的事才不操那个心呢。我们要让自己的子弟认几个字，就只能办私塾了。”

华子敬说：“现在私塾也难办，想读书的人多，能够出得起钱的不多。我们这里条件太苦了，愿意来教的老师也不多，有名望的老师根本请不来。所以说在我们这里要想读书，那比登天还难。”

华优志说：“我们这里是穷山沟，生产条件差，大家都穷，好的老师请不来，也请不起。像子敬老师这样的老师就很难请到，不知道子敬老师明年还肯不肯屈尊任教呢？”

华子敬笑着说：“谈不上屈尊，我这是避乱。我满腔热情去考黄埔军校，本想投笔从戎，抗击日寇，为国建功立业。可到部队当了几年下级军官才知道军队里的腐败也是一团糟，当官的克扣军饷，虚报冒领，甚至偷武器买通土匪，一搞到钱就嫖妓女，闹赌博，一片乌烟瘴气。好多士兵是抓来的，买来的，加上军官克扣打骂，不把士兵当人，军心不稳，一打起仗来一触即溃，有时我们中央军几万人还打不过人家几千人。我算把军队里的事看透了，在这样的军队里是很难有所作为的，所以我下定决心离开，认为回来可能还好一些。我父亲骂我没出息，我也只好认了，他老人家就没有好好想一想，蒋介石几百万部队为什么总打败仗，当然日本人武器好

一点是事实，但实际上我们中央军的武器并不比日本人差多少，不是中国士兵不行，是中国军队的军官太腐败，思想上垮了。同样是中国人的八路军、新四军虽然武器比日本人差，他们反而常打胜仗，日本鬼子怕他们，并不是共产党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当兵的文化水平其实并不高，有些当团长、师长的还不认识几个字，但打起仗来却很有章法，就是因为他们的兵是来自老百姓，都很勇敢，而且越打人越多。”

罗开华听了很感动，他本来并不吸烟，这次也吸了一个口烟，然后皱着眉头说：“华老师，不，应当叫华连长。”

华子敬笑着说：“我早已不干那个了，叫我连长不合适，我现在是在干‘人之患’，你叫我老师也正好是名正言顺呢。”

罗开华问：“你讲的那个‘人之患’是怎么回事呀？”

华存松笑着说：“你这就不懂了吧，‘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人之患’就是当老师、教书的意思。”

罗开华冷笑着说：“你看你们这些读书人处处要讲典故，把我们都搞糊涂了，你们这些孔夫子的徒弟总是要我们这些农夫蠢子，不好啊！”

华优志说：“也不能这样说，并不一定农夫就是蠢子，读书也有越读越蠢的。有人说，皇天不下雨，土地不抽芽，农夫不下种，饿死帝王家。实际上种田也有学问，好多秀才、举人还不会种田，孔夫子也说他不如老农呢。子敬老师，我这样讲并不是贬低读书人，只是想说农夫也不一定就是真蠢罢了。”

华子敬点头说：“我能理解，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罢了。”

华存松本想马上回去，可子敬老师谈意正浓，他也不好打扰，更不好一走了之，听了他们的谈话，他也忍不住了，索性坐下来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在讲话前，他轻轻地咳了一下，然后认真地说：“我认为现在是一个乱世，前方后方都一团糟，

我原来以为蒋介石可能还不错，就是下面一些人无法无天，把事情搞坏了，没想到军队里也是那样乱七八糟的。所以老蒋大概也不行，至少是无能，前方后方都不能治理好，对那些贪官污吏毫无办法，你这个总统、委员长还能干什么？这样看来，中国是很危险的。”

华优志说：“国民党、蒋介石没有希望，会完蛋，并不等于中国也无药可救。中国那么大，有那么多人，仗打了七八年，日本还是灭忘不了中国，这就说明中国还有希望，没有希望的只是国民党罢了。”

华存松点点头，说：“有一定道理。不过国家的事我们死农夫也管不着，还是讲讲我们自己的事吧。我认为，自古以来都是乱世出英雄，子敬老师还是应当到军队里去干一番事业，你这样年轻就当上了连长，又有黄埔的文凭，搞个师长、军长当当也是有可能的。你如果当上了师长、军长，我们这些认得你，同你吃过饭的人也感到光荣。”

华子敬摇摇头说：“存松叔，你讲得倒轻松，一个农夫出身的人想当上师长、军长是很难办到的。发财靠乱来，当官靠后台，没有后台提拔，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是不行的。中国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他们就像是红楼梦里的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再说我也没有那个野心和本事，要看看动静再说。现在我在家里教教书，也读点书，挺好的。”

罗开华赞同地说：“是的，到军队里也要看你有没有大树，没有靠山的话，你要当师长、军长是很难的，就是当团长也不容易。仗一打起来，连长、排长的伤亡最大，他们比士兵还危险，那些有大靠山的人是不干这个苦差的。不过子敬先生有文化、有文凭，当个团长还是有希望的。”

华优志冷笑着说：“我一个山沟的农夫，是井底之蛙，知道的东西很少。乱世是容易出英雄，但乱世功名是不值钱的，一个团长不过是过去的千总那么大，现在在前方打仗的有几百万人，你一个团长也只有那么大。你看，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当头子的还不是像戏台上的大花脸，你杀过来，我杀过去，有几个能留下来？不过是眼云烟，像烟花一样，闪一下光就没有了。教书虽然清苦一点，但至少是安全的，

用不着天天提心吊胆。我讲得可能自私了一点，我倒希望子敬老师明年还在我们这里教书，让我俊龙多认几个字，不知道子敬老师肯不肯？当然，今年学俸是少了点，我同家长们商量一下，明年每个学生给两担谷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华子敬说：“我可以考虑一下，也还要同我父亲商量一下，我老婆是没有问题的，她最怕我去当兵打仗，我父亲就不同了，他认为国难当头，不去建功立业，待在家里就是没出息。我妈妈倒觉得教书没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去当官，子弹是不认人的，只要全家团团圆圆就行了。”

罗秀英笑着说：“我说呀，你妈妈是对的，一上战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做母亲的就难办了。打仗嘛，杀敌一万，自损三千，谁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家老师，你还是听你妈妈的，去当什么官呀！人家说，一代官，九代牛，当官的不黑心肠才怪呢。”

华子敬笑着说：“还是我们嫂子讲得好，看来我只好再来当孩子王了。我爸爸总希望我去当兵，搞个团长、师长当当，实际上他不知道没有靠山是很难当上大官的，就算当上团长、师长又有什么呀，你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张飞和黄忠最后还不是都死于非命！”

华优志笑着说：“中国有句古话，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不当得了大官是注定了的，并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我是一个农夫蠢子，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来，我只希望国家太平，能安安静静过一辈子就行了，至于当官，我从没有想过。子敬老师的爸爸是有知识的人，希望你能干番大事业，自然有他的道理，不必像我们一样，甘当任人欺负的老百姓。不过按我的蠢想法，乱世功名也没有蛮多的意思。”

华存松说：“人过留名，鸟过留声，一生都默默无闻，与草木同朽，不过行尸走肉。子敬老师有黄埔文凭，又当过连长，应当不停地往上爬，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这自古以来的规矩，何必在山沟来当隐士呢？像我们这样没有本事的人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子敬老师正是后生可畏，是出山虎，应当纵横天下，扮演一个威风凛凛的角色，岂可与我们为伍呢？”

罗开华听后觉得不是滋味，他冷冷地说：“我没有读过书，你们那调文调理的

事，我不会。不过有一点我是明白的，那就是人还是实在一点的好，名誉是空的，当个团长、师长没什么了不起，当然，当了大官可以发财，可以欺负老百姓，但钱这东西也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必要有那么多的钱。至于欺负老百姓这层，就更难说了，万一弄到官逼民反这一步就难办了。一句话，人还是守住本分就行，不要图虚名，要务实才好。”

罗秀英看他们谈得很起劲，又添了一轮茶，见炒的南瓜子吃完了，就从房里拿出葵瓜子。

华存松对罗秀英说：“不用炒了，我们也要走了。”

罗秀英说：“急什么，还早呢，这瓜子是自己种的，反正是要炒来吃的。”她硬是要炒，大家也不便阻挠了。她炒好以后，另外拿了一个碗来把它们装好，然后放在桌子中央。大家吃了一阵，又喝了一会儿茶。

华存松对华子敬说：“子敬老师，你就到这边睡了吧？我可要走了，我在家里时同我老婆讲了要早些回去，大家兴趣很浓，一谈就谈了这样久，我无论如何要走了。”

华优志说：“你也明天再走吧，有地方睡呢，被子不那么干净就是了，睡觉的地方还是有的。”

华子敬也起身，对华存松说：“我跟你一起走。”接着又对华优志说，“今天特别感谢你们夫妇的热情招待，还要感谢大家的指教，我在这里听到的同官场听到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大家开诚布公的意见使我终生难忘，真是‘与君一夜话，胜读十年书’。”

罗开华也站起来，对华子敬说：“我还是劝你别去当兵了，在家里教点书更有意思一些。到前线打仗，随时都提心吊胆，危险得很呢！”

华子敬说：“谢谢关心，我也不想再去打仗，我爱人也反对我去当兵，我父亲希望我去当个师长、军长什么的，那不过是异想天开罢了。”

华存松催华子敬：“子敬老师，要走就快一点，怎么那么多要讲的，什么异想天开、异想地开的，你不去不就行了吗？”

华子敬说：“你急什么，反正已经蛮迟了，再迟点也就是那么回事，该讲的话总还得讲嘛。古人说，鼓不打不响，话不讲不明。多讲一句，又有什么关系？”他又转过来对罗开华说，“你明天不会走吧？有兴趣到学校来玩玩，看看你外甥俊龙写的字和对的对联也好，你有一个好外甥，挺聪明的，真的，我会到这么机灵的小孩子，挺不错的。”

华存松性急切地说：“哎呀，子敬老师，亏你还是个军人，怎么那么婆婆妈妈的？行了，我们走吧。”

华子敬拿出行军手电筒，把电筒按亮，射出一道强烈的白光。他走到存松面前，说：“走，你走前头。”

华存松说：“不，我走后头，还看得清楚些。”

华优志跟罗开华送走他们后回到家里，罗秀英马上打热水给罗开华洗脚。洗脚的时候，罗开华笑着说：“存松这个人倒有点古怪，他没当过兵，却劝人家去当师长、军长，岂不好笑？实际上一般的人就算有文化也不行，没有靠山，是当不了大官的。”

罗秀英说：“当官又有什么了不起，为人心肠不好，就算当再大的官，人家还是不服你。我看现在那些乡长、保长，没有不骂他们的，总是被人家背后骂娘，那又有什么味道呢？”

华优志说：“你知道什么，人家骂他几句他就变小了？他还是他，骂当风吹，不痛不痒，起不了什么作用。”

天不早了，大家洗完就急着就寝了。

四十六

日本人在一九四三年仍进行着罪恶的侵华战争，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日本人一方面在沦陷区进行疯狂的掠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对国统区也进行着疯狂地进攻。中国人民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每个地区都为此吃尽苦头。

华优志的家乡在偏僻的山区，这里听不到战争的枪炮声，只有偶尔经过的日本飞机告诉人们日本正在加紧侵略中国。为了抗日，中国人民不得不遭受无穷无尽的苦难。

新年刚过，下了场大雪，路上的积雪有一尺多厚。山雾滴下的密密麻麻的水珠加在雪面上，被风一吹，路面变成银镜似的，人们行走经常滑跌，要挑重担行走更是危险。雪直到正月十几才开始融化。

大雪延误了种马铃薯，也使原来打算利用农闲时间做点小生意的华优志赚钱计划落空。大雪融化后，华优志夫妇忙着种马铃薯，中耕大蒜，华俊龙和两个弟弟也协助父母干事情，全家忙得不亦乐乎。

正月二十五日，吃过中饭后，华存松来到华优志家商量孩子们读书的事。

这天，华优志拿着锄头正准备去中耕大蒜，见华存松来了，立即把锄头放在大门外，请华存松进火房。华存松坐下后，罗秀英也从卧房里出来了，见华存松来了，高兴地说：“你呀，过年那么久了，一直不肯来坐一会儿，快坐。”她马上从房里拿出剩下的一点糖果，并倒了一杯茶放在华存松面前。

华存松不好意思地说：“本来我早就想来了，一是这场雪下得太久，一出门就跌跤，二是我眼睛不大好，所以在雪融化以前我哪儿也没去，连我岳母那边都是要小孩子去见的。雪化了以后，马上又抢种马铃薯、打红薯秧，所以根本没有时间来。来迟了，还要请你们‘海涵’呐。”

华优志说：“你讲的是什么话，做农夫的都差不多，天气好就要做事，正是春

耕下种时节，一日春二十日粮，不抓紧时间把种子种下去，就没有好收成，没有好收成就会挨饿。我也是一样，不过我眼力比你好，该去的地方在下雪的时候就去打了个转，化雪后，就抓紧把马铃薯种下了，从昨天下午起就开始中耕大蒜了。实际上你不来，我也打算明天到你那边去。”

华存松吃了几粒花生，又喝了几口茶，然后对罗秀英说：“你这花生又香又脆，是怎么保管的？我家那花生就不行了。”

罗秀英笑着说：“这也没有什么技巧，花生烘干后，你把它放坛子里，坛底放一层生石灰，上面用纸或者小木板隔开，把花生放在里面，上面再用烘干的旧棉絮盖着，然后把坛子盖好放火楼上，你放半年都不会回潮。不过每次抓了花生后一定要盖得紧紧的，不要走气才行。”

华存松说：“讲得有道理，明年就按你的方法去办。”

华优志问：“存松叔，你今天来一定有什么事吧？”

“是的，就是小孩子今年读书的事。本来我那孩子和我侄子是读不出书的，读也是白丢钱，比不得你家俊龙有出息。”

罗秀英笑着说：“叔叔，你也不要这样谦虚，我知道，你家的子弟不差的，俊龙也没有像你讲得那样好。不过做父母的哪有不为儿女好呢？就是他们蠢一点，书也是要读的。俗话说，有田不耕生荒草，有书不读子孙愚。一代接一代总是戳牛屁股，总不是办法呀！今年老师请好了吗？我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事。”

华存松说：“我就是为这事来的，我这几天晚上走访了好几家，去年读书的子弟，有两家因为经济十分艰难，就不读了。也有两三家打算送自己的子弟读点书，我们横山下有五个人，你们这里有四个人，青石背他们早几天也同我联系了，有四个人。这样总共有十三个人。原来那间房子就坐不下了，而且只能到我们村，到你们村的话，青石背的学生走路就太远了，我们村比较适中。新的教室我同他们商量就在华善光的万元里，因为他在外家住，房子空着，不过要付他两担谷房租。我们有十三个人，每个出学费两担，刚好二十六担谷，房租两担，还剩下二十四担谷，

请一个老师差不多。”

华优志听后小声地说：“按年龄，我那老二崇龙也该读书了，如果两个孩子都读，光学费就要四担谷子，我感到有点负担不了啦。”

罗秀英说：“我认为崇龙还是应当去读书，我们对儿女要公平，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不能爱一个嫌一个。崇龙是没有俊龙懂事，现在要他读书他还不想呢。不过等他年纪大了，懂事了，吃了没文化的亏时就会怪罪我们偏心的。就算负担重一点，我们多吃点苦，还是让崇龙去读书吧，免得将来他怪罪我们。”

华存松说：“秀英讲得有道理，你就让他两个去读书吧。这样一来，就有十四个学生了，这是这几年来最多的。”

华优志说：“什么多，我们三个村庄有八十多户，最多也只有十四个孩子读书，还是有百分之八十几的人家没有书读。就是读书的这些，又有几个能读完‘四书五经’的，能连续读上五六年？真是可怜得很呢。”

华存松说：“现在看来，俊龙是读书读得最多的。他是不是读完《书经》了？”

华优志说：“‘五经’里，他只有《易经》没读了。上学期子敬老师还要我们给他买《古文观止》和《东莱博义》呢。”

“《易经》不读了？”

“子敬老师说《易经》是讲卜卦的书，那书太深太玄，里面的道理好多老师也讲不清，而且对写文章没有多大好处。因此，他提议还是读《古文观止》好。”

华存松说：“俊龙这孩子快没有先生教了，要请个什么老师好呢？光教他认几个字是不行了，该教他写文章了。”

华优志说：“难啊，如果是清朝，俊龙应当到一个有名望的老师手下深造几年，准备考秀才了。现在是‘民国’时代，光读中心小学就要十二担谷，等于我们全家大半年的粮食，我们穷苦农民怎么负担得起呀！看来俊龙只能再读一年到两年，然

后去做农夫了。”

罗秀英说：“都怪我们没本事，太穷了。崇龙也该读书了，不过他一去读书，贤龙怎么办？按理应当把贤龙也送到学校里管起来才好。”

华优志说：“贤龙还不到五岁呢。崇龙是该读书了，要我负担两个读书是很困难，不过不管怎样总该让儿子认得自己的名字，最好写的信起才好呀。”

华存松笑着说：“处在这样艰难的时代，扛锄头的人，要送两个儿子读书是很困难。不过话又说回来，难道要让我们的后代和我们一样，永远在田里戳牛屁股吗？他们应当有比我们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前途。有子弟，家里没有钱不行，家里有钱，没有子弟更不行。我看，你几个孩子都很聪明，就拿你家俊龙来说吧，凡是教过他的老师都说这个小家伙记性好，悟性强。如果现在有秀才考的话，肯定可以考上秀才的，甚至还能中举人呢。你的老二儿子怎么样我还不了解，不过他哥哥这样聪明，我想你家崇龙也不会差的。”

罗秀英听了很高兴，笑着说：“崇龙这孩子就是贪玩，他实际上并不比俊龙蠢，会玩的鬼花样比他大哥还多呢。”

华优志也笑着说：“古人说，知子莫若父。实际上，如果我们家里有钱的话，三个孩子都能读出书来的。我经常想，要是我有本事的话，三个这样可爱的孩子都可以成才。老实说，我们农夫也并不比许多有钱的人蠢，因为没有钱读书，所以慢慢地就蠢了。有书不读子孙愚，这话是对的。我很惭愧，他们投错了胎，不然一定可以大有作为的。”

华存松说：“你这话就讲到点子上了，有好的子弟，我们不给他们读书，就等于害了他们。因此，我想无论怎样困难，还是应当让他们读书的。我那个儿子是空的，读书是读不出来的。不过如果实在读不出来，也就怨不得我们了，所以我还是打算继续送。”

华优志说：“这是对的，我也是这样想，我可以不起屋、不买田，只要他们有用，他们就会有办法起屋、买田的。”

罗秀英笑着说：“起屋和买田当然也有用，可如果儿女没用的话，屋呀田呀他们都会给卖掉的。儿女有出息，才是靠得住的。”

华存松说：“是的，秦始皇想把江山传一万代，他自己叫始皇，他的儿子叫二世，他的孙子叫三世，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可是他的儿子是个草包，结果二世就完了。江山都有可能失去，何况田呀屋呀的。总而言之，人在世界上，儿女不好，就万事皆坏了。”

华优志说：“你事也很多，不要讲长了吧。我下定决心，把两个儿子一起送去读书。这就只好叫秀英多养一头猪了。多养一头猪，弄得好，大概可以买三四担谷子。”

罗秀英说：“我多养一头猪，你多去挑几盐脚就行，挑一担，造化好的话，也可以赚一两块银圆呢。”

华存松说：“你们这两口子，我真是佩服，儿子还没读书，办法就想出来了。”

罗秀英不好意思地解释说：“这个事情我们早想过了，当时我们想推迟几年再让崇龙去读书，他不像俊龙，他很贪玩，花样多得很，想着等他大一点，懂事了，可能会好一些。另外考虑到贤龙的身体不像他哥哥那样壮，几个孩子中体力最差，没有崇龙带他一起，怕受欺负，他哥俩在一起，我们也放心一点。到明年或者后年，干脆让他们一起上学好了。俊龙已经读了好几年书，学费也丢了不少了，反正‘四书五经’快读完了，再读一两年，我们就无法继续送他书了，他也可以帮我们做点事了。反正我们家世代都是做农夫的，从没有出过秀才，让他们认几个字，认得客店的招牌和路碑上的字就行了。”

华存松打断她的话，说：“俊龙读的书已经比我和优志多了，我们两个人都是读到《诗经》和《左传》，因为老师的父亲去世，《诗经》还没读完就停学了。可惜的是现在不兴考秀才了，否则俊龙肯定可以考个秀才。”

华优志吸了口烟，笑着说：“是不是秀才这是命中注定的。出生在我们穷人家，就注定是挑牛粪的，就算他很聪明也没有用。我俊龙吧，从开学那天起，凡是教过

他的老师都认为他生错了时代，在清朝他一定可以考个秀才的。实际上我很清楚，我们太穷了，根本无法送他去读那么多书。”

华存松觉得优志太悲观，又找不出好的理由来说服他，只能用手摸了摸下巴，叹了口气，说：“不要讲得那么绝对，朱元璋还不是一个很穷的孩子，后来成了大器，我看你家三个儿子都很有灵气，也许会有大作为的。”

华优志冷笑了一下，说：“那都是不实际的空话，我们不去说他了。我看你今天来一定还有另外的事吧？”

“是的，就是请什么老师的事。华子敬老师愿意来，他要求要加点学钱，说不应少于二十四担谷。他老子还是主张他去从军，混个师长、团长的，那天他父亲对我说教书是读书人的末路，可子敬偏要走这个末路，真叫人痛心。”

华优志说：“这样说来，子敬老师能不能来还是一个问题，还有比他更好的老师吗？”

华存松说：“还很难说。前几天我老表说他们那里有个范老师，很不错，书教得好，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请他来。”

“学费要很高吧？”华优志问。

“不高，他去年才要二十一担谷子。”

“我们给他二十四担谷子，他会来吧？”

华存松说：“我没有同他打过交道，明天我们一起去一趟怎么样？”

华优志说：“哎呀，我这几天太累了，过几天再说吧。”

华存松说：“要去就明天去，现在已经快二月了，老师还不定下来，那些家长早就在催我了。家里的农事迟一天，也不会就误了季节。”

罗秀英不高兴地说：“下种迟一天就误了节气，孩子读书就可以耽误了？我看

还是要先把他们读书的事定下来才好。”

华优志笑着说：“秀英都同意了，我还有什么说的。不过她讲的也是道理，孩子读书的事不能再迟了。”

华存松说：“这样吧，我们先去拜访他一下，看他怎样答复，另一方面也打听一下学生家长的反映，再作决定。”

华优志说：“可以。明天清早就去，你在家等我，我一到，就一起上路。你看是不是要带点什么礼物？”

华存松说：“不用了吧，现在还是投石问路，不是延请，过去又没有见过面，拿点东西去还不好意思呢。”

华优志也觉得有道理。

第二天清早，天刚亮，罗秀英就起床弄好了饭菜，华优志匆匆吃了点饭，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就往华存松家里走去。

华优志迎着初春的晨风走出村子，地上还有一层薄薄的霜，路倒是干爽的。寒风吹来，脸都红了，鼻孔里透出两道可以看得见的雾气。

华优志走到华存松的家门口，冲出一只大黄狗“呜呜”地叫着。华存松赶快出来呵斥，大黄狗才摇着尾巴慢慢地走开。

华优志一走进屋，见桌上摆好了碗筷，他笑着说：“你快吃点饭，咱们早点赶路。”

华存松说：“我还没天亮就起来了，准备了你的早饭的。今年你还没到我这里吃过饭，现在正月都快过完了，你总该领个情才对。”

华优志笑着说：“真的，我吃过了。刚放下饭碗，怎么吃得进啊，吃多了，胀肚子也不好受呀！”

华存松不高兴地说：“那我不管，反正你吃一粒、半粒米也好，你总得吃一点。不然你就是嫌我穷了。”

华优志被他的诚恳所感动，大笑着说：“你呀，是不是粮食太多了，非要我给你吃点才行，话既然讲到这里，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华存松这才高兴地说：“你呀，一向是个干脆的人，你怎么也学会客套了。我们从读书时起，已经相识这么久了，从没有见过你这样扭扭捏捏的。我给你盛饭吧。”

华优志说：“不用，我喜欢盛多少就吃多少，你盛饭，我可不敢了。”

华优志吃了半碗饭就把筷子放下了，然后对华存松说：“你慢慢来，我等你就是了。”

吃过饭后，他们都洗了一下脸，然后就向小城背走去。

进入村里，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范卓云老师。范卓云老师住在一间青砖瓦房里，他们进去时，他正在窗前看《孙子兵法》。

范老师听到有人来了，马上把书合起来，放在右边的餐桌上。

华优志走上前去向范卓云作了一个揖，不好意思地问：“你就是范卓云老师吧？”

“我叫范卓云，不错，就在这里教书糊口。”

华存松笑着说：“范老师，我们是久闻大名早就想来拜访。我叫华存松，是离这里不远的横山下人，这位是华优志，是离我们村仅有里把路的横山下人，我们过去一起读过几年蒙馆。今天特别来拜访，有点冒昧，请你原谅。”

范卓云认真地听着，然后请他们上火炉边就座，又对房里正在缝衣的女人说：“雅正，来客了，烧点开水泡茶。”

范老师笑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们两位来访，顿使蓬荜生辉，

我高兴还来不及，哪里说得上是冒失呢！不过二位来得突然，我毫无准备，招待不周，还请两位先生海涵。”

华优志笑着说：“范老师，你可不能称我们为先生，我们世代挖根，是跟牛屁股的农民，你这样称呼我们，我们可当不起啊！”

华存松也说：“刚才华优志讲过了，我们是地地道道的农夫，是山野之夫，你叫我们的名字好了，太客气，反而弄得我们面红呢。”

范卓云老师笑着说：“先生并不一定是读书人，就是‘先生于我’的意思，也就是长辈的意思，并不一定是把教书的人才叫先生，先生是对比后生而言的。因此，称你们先生，你们别介意，实际上最恰当的称呼是农友，也就是农民朋友。因为这里过去有过农民协会，农民彼此都叫农友，后来蒋介石搞清乡运动，就不准叫农友了。”

华优志觉得范老师很健谈，没有架子，讲话也挺有意思，就大胆地说：“范老师，请允许我冒昧地问一句，你到我们这个穷山沟里教了多少年书了？”

范卓云老师打量了一下华优志，看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根本不像乡公所检户口的人，他咳了一声，微笑着说：“华先生，你今天是来请我去教书的吧？那好，我告诉你吧。我是河北人，日本鬼子占领我们家乡时，把我们家给毁了，他们搞三光政策。三光政策，你们懂吧？对，就是杀光，抢光，烧光。我们的父老乡亲都被日本强盗杀害了，我和这个表姐当时正读高中二年级，不在乡下，在石家庄读书，后来日本人又占领了石家庄，我们走投无路，就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南下，到了湖南，进入国立师范又读了两年书，然后就当老师了。现在是抗日战争时期，到处兵荒马乱的，大城市被日本人攻占，没有占领的也经常挨日本飞机的轰炸，危险得很，就躲到乡下来教书了，实际上是逃难，暂时糊口，并不是有作为的人干的事。我这个表姐姓王，芳名王雅正，她也可以教书，在学校里成绩比我还好。乡下嘛，教书一般是男的，不比在城市，女老师不方便。她呀，就给我当助教，我有事出外的时候，她就代我上课。她还很会缝衣服，有时也给人家做点衣服，赚点钱来改善生活。”

华存松听了以后，认真地说：“范老师，我们这次来就是想请你到我们那里去教书，不知你肯不肯去？”

王雅正笑着说：“他会去的。你们知道吗，这里今年不办学校了？”

华优志问：“怎么不办学校了呢？”

范老师回答：“是这样，这个村子很小，又很穷。我来这里两年了，第一年有九个学生，去年只有八个学生，有一位学生还是这里的外甥。去年十一月有一个家长因病去世，今年孩子就无法上学了。那个外甥也嫌这里太远，准备在本地上学。还有一位家长，去年一头牛被人牵走，今年要买牛，也准备不读了，所以现在只有五个人读书。他们感到负担不了，就准备不办了。我倒希望学校能办下去，你们想想，一个村子二十多户人家，几十个孩子，才四五个读书，已经很可怜了，再一停学，就全部失学了，这怎么得了呢，将来还不全是文盲？”

华优志认真地听着，觉得范老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听到这里，华优志严肃地说：“范老师，这种情况几乎到处都是一样的，穷人的孩子读不起书，他们的父母连吃饭都很困难，哪有办法考虑儿子上学呢！”

范老师认同地说：“对的，要办教育，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如果后代没有文化，就无知无识，经济条件会越来越差，最多维持老样子，我们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呀？因此，无论我们怎么困难，都应当要孩子学点文化才行。”

华存松点点头说：“范老师真是有学问的人，看得远，我们之所以想叫孩子读书，不过是想叫他认得自己的名字，写得了信，记得好账，从来没有想那么远。”

华优志笑着说：“我们今天不要讲那么远吧，这个问题是讲不清的。我说呀，范老师，我们听说你教书教得很好，现在这里办学有困难，能不能委屈你到我们百宝村或横山下去教几年书呢？”

王雅正说：“可以呀，有人来谈过这件事，说是过两天回信，可过了三四天还杳无音信。去你们那里也行呀！”

华优志不好意思地说：“我们那里条件可能比这里更差。”

范卓云摆摆手说：“你们大概不了解我们。我们也是来自农村，不过我们是出生在平原地方，不是山区。山区主要是交通条件差，但是在军阀混战和日本人想占领中国的情况下反而是好事，在这里，日本的飞机、坦克就不起作用了。实际上中国北方的抗日根据地几乎都是以山区为中心，山区是抗日游击战争的老家，我们不去大城市、平原地区教书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当然小城背是山区，你们那儿也是山区，不过你们那里是深山区，也就更安全，所以说去你们那里教书没有问题。”

华优志说：“这就好，这就好。我们那里的学生比这里要多一些，你操的心也会多一些。”

王雅正关切地问：“有多少人呀？”

华存松在心里算了一下，说：“大概十四五五个吧，最多十五个，最少十三个，因为有两个家长很想叫孩子读书，就是怕出不起学费。”

范卓云老师笑着说：“别说十五个，就是二十个也行。读书嘛，多几个总比少几个好。”

华优志不好意思地问：“范老师一年要多少才肯去教呢？”

范卓云笑着说：“我教这里，每年才给我十八担谷。你们那里大概不会比这少吧？”

华优志说：“那是当然，你看二十四担谷到二十七担谷行吗？”

华存松说：“是这样的，我们计算过了，有十二个学生大约出两担谷，那是读过几年书的。还有几个从没有读过书，家里实在很难，每年出两担谷有困难，只能出一担到一担半谷。这样算来，就是二十四担谷到二十七担谷之间了。不过无论如何不会少于二十四担谷，最多不过二十七八担。”

范卓云老师笑着说：“行呀，这就很不错了。现在全国人民都很困难，我们不

会要求太高的，而且教书嘛，也不光是为了钱。你回去同他们讲吧，那些实在家里太困难的，只要他们肯来读，钱少一点也行。光是有钱的人能上学，没钱的就不能读书，这本身就不公平嘛。实际上很多穷人家的孩子是很聪明的。”

华优志高兴地说：“范老师，你真是了个了不起的人，在这个社会，能替穷人着想的人太少了，要是那些当官的也这样想就好了！”

范老师说：“孔夫子讲有教无类，我们是二十世纪的人了，难道还不如孔子？看不起农民，看不起穷人，那是不对的。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就是说关心人民的疾苦嘛。我们有幸读了几年书，岂有看不起穷人的道理。而且现在不是讲平等吗？要讲平等，穷人也像发财人家一样受教育读书才是平等。”

华存松说：“行！范老师，我们几时来接你呢？”

范老师说：“我这里没有问题，你们看怎么办吧，今天去也行。不过你们起码应把学生人数核实一下，把教室准备好吧？”

华优志说：“范老师，首先感谢你看得起我们山里人，不嫌我们穷。第二嘛，欢迎你去我们那里。我们就告辞了。”

范老师笑着说：“天下穷人本一家，既然是一家人，就不存在看得起，看不起的事。我也没有别的本事，只教得了书，还不一定教得好，到哪里教也都一样。因此，你们不要把我看得太重了。你们既然来到我这里，就是我学生的家长了，现在已经不早了，无论如何总得吃过中饭再走。当然，我们同你们一样，都是穷人，没有什么好的招待，不过无论怎样困难，用餐小菜饭还是办得到的。如果你们看得起我，就吃了中餐才走。如果瞧不起我，你们就走吧，我不强留看不起我的人。”

华存松笑着说：“范老师，你把话讲到这种地步，我们就无法走了，只好打扰了。”

华优志也说：“范老师，你这样一讲，我们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王雅正笑着说：“本来嘛，入门就是一家人，用餐小菜饭还计较什么呀，将来

我们打扰你们的时间还多着呢。你们先喝杯茶，随便聊聊，我去准备中餐。”

王雅正老师准备中餐去了。华优志很想问问他们是不是夫妻关系，但仔细一想，这样问是不礼貌的，就转过话头说：“范老师，你是有文化的人，我想向你请教一下，抗日战争打了六年，会有什么结果呢？”

范老师瞧了华优志一眼，看到他那认真、急切的样子，就点点头说：“你提的这个问题是中国人民都关心的问题，是有关切身利益的大事，大家关心是必然的。”

华优志说：“你还没有正面回答我呀。”

范卓云笑着说：“简单说吧，日本已经输了这场战争，但中国还没有打赢这场战争。”

华存松说：“这，我就听不懂了。”

华优志问：“你的意思是日本一定会失败，中国一定会胜利啰？”

“范卓云老师，你能不能谈具体点呢？”华存松说。

范卓云笑着说：“这怎么说呀！是这样的，日本和中国的这场战争是世界大战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打得最早的一部分。原来是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结成一伙，发动了这场战争，日本先向中国进攻，他们原先估计只要六个月，最多一年到两年就可以征服中国，结果打成了持久战，他们的战略失败了。现在美国已经打到了菲律宾，甚至轰炸日本本土了，东南英国和中国的远征军也发起了攻势。从总体上来说，日本已经从战略进攻变成了战略防守，与中国则处于相持阶段，也就是中国不能把日本赶走，但日本也征服不了中国，而且战争越打越大，越来越难打。所以说日本实际上已经输了，中国也还没赢。”

华优志笑着说：“实际上中国已经赢了，这战争只是日本人还不肯认输啰！”

范老师点头说：“正是这个意思。”

华存松说：“德国和意大利是一伙的，他们不会帮日本吗？”

范卓云老师说：“他们是想帮日本，但他们也已经自身难保，还想日本帮他们呢。”

“这话怎么说呢，你能具体讲讲吗？”华存松问道。

范卓云老师笑着回答：“我也只是道听途说，不过多讲一句话罢了。是这样的，日本在欧洲有两个伙计，一个是意大利，一个是德国。当日本在亚洲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意大利和德国也在非洲和欧洲发动了侵略战争，开始他们很凶猛，几乎占领了全部西欧和北非。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从一九四一年四月下旬开始，他们就不宣而战进攻苏联，一度打到了莫斯科。苏联红军顶住了德国的进攻，经过艰苦抗战，终于打退了德国的进攻，并在四三年转入反攻，在苏联的南部斯大林格勒全歼了德国最精锐的几十万部队。从此，欧洲战场出现转折，德国步步退却，苏联步步紧逼，现在战争已经打到德国境内了。欧洲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尽管战争还在打，德国和意大利失败是肯定的了。欧洲一打完，苏联肯定会出兵打日本，日本根本不是苏联的对手，加上中国、美国 and 英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努力，日本失败是板上钉钉了。一九四四年，也就是今年打不败日本，一九四五年，也就是后年，肯定能打败日本。”

华优志和华存松认真地听着，越听越高兴。华优志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啊。范老师，我也听过蛮多人谈论时事，像你这样讲得令人信服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你这样的老师给学生上课，孩子都会聪明些。”

范老师笑着说：“也不能这样讲，读书人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然就关心国家大事。当然，我这里讲的也不一定全可信，不过大致是不会错的。”

华存松说：“我认为你讲得很有道理，可信，可信！只要日本被打败了，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

范卓云老师摇摇头说：“日本失败了对中国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但老百姓是不是就能过上好日子，那可不一定呀！”

华优志说：“这怎么说呢？”

范卓云老师笑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复杂得很，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的，我也讲不出什么道道来。我总觉得，即使日本失败了，如果中国还是很腐败，保持老样子，老百姓还是过不好的。就像冬天过去了，你身体不好，还是要生病，甚至要死的，这样的事多得很呢。”

华存松说：“这也对，不过老百姓嘛，总是苦的，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就没有过过好日子，就算太平世界吧，能够吃饱穿暖就不错了。”

华优志说：“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就是天大的好事，就是太平世界了。”

范老师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真正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也并不难，只是那些当官的不肯为老百姓操心而已。”

华优志说：“你这话很对，那些当官的只想着自己弄钱，哪管人家的死活，要是没有贪官污吏，当官的肯为老百姓想一想那就好了。可现在是无官不贪，无吏不腐，黑得很呢！”

这时，王雅正走过来对范卓云说：“范老师，你去菜园里摘点白菜薹来，最好在泉水旁洗一下，煮点青菜就吃饭了。”

然后她回过头对客人抱歉地说：“真对不起，打扰你们一下，你们稍坐一会儿，范老师马上就来。”

华优志说：“没关系的，有什么事要我们帮忙吗？”

王雅正笑着说：“没什么，只炒点菜薹就吃中饭了。你们稍坐一会儿，我去弄菜了。”说完，就向厨房走去。

范老师把菜摘回来送到厨房，然后过来在炉灶上放好饭桌，特意用抹布把饭桌擦干净，然后摆上饭碗，又摆了四只大酒杯。

不一会儿，王雅正弄好了饭菜，用一个很大的托盘把四道菜端来，范老师把几

道菜端放在桌子中央，王雅正客气地对华优志和华存松说：“还有碟小菜，我马上拿来，你们先喝酒吧。”

华优志笑着说：“今天就难为你了，不慌，正月里的饭，早点迟点问题不大。”

王雅正走进厨房，又弄了两道菜。最后，桌上共放了六道菜：一盘红烧肉，一盘腊鸡，一盘炒蛋，一盘粉丝，还有一碗香肠，另加一碟白菜薹。

范老师给每个人的杯里筛满了酒。王雅正道歉似的说：“两位家长光临寒舍，本应热热闹闹招待一番的，处在今天这个困难的年代，又在这个小山村，实在是无能为力。我和范老师到这里靠教书过日子，经济紧张不用说，就是有钱也无法筹办，只好委屈两位了。”

华存松说：“你们这样盛情款待，我们实在受之有愧，在全国人民都缺衣少食的今天，能吃上这样一餐丰盛的菜已经是喜出望外了。你要是到我们家里，我们还拿不出这样好的菜呢！”

华优志说：“我们乡里有句话，叫人好水也甜。有你们这份热情，就是光吃小菜也香呀，更何况有那么多好菜呢！你们就不要这么客气了，我们是农夫，是世代为吃饭穿衣苦苦挣扎的人，一辈子能有几次吃上这样好的饭菜！王老师呀，你真能干，这样快就弄了这么一大桌的菜来，真了不起呀！”

范老师说：“再说饭菜就凉了，今天有缘在一起，就是兄弟了，兄弟之间，就不要有太多的客气，一起喝了这杯酒吧。”他干了一杯，然后举着杯子对客人说，“请！”

华存松笑着说：“范老师，你这番盛情，我们是受之有愧，却之不恭，我们就只好舍命陪君子，酒逢知己饮了。”他也一饮而尽。

范老师举着杯，对华优志说：“他已经干了，你怎么样？”

华优志淡淡一笑，说：“是的，酒逢知己饮，按理我也应当像存松叔那样痛快，一杯到底的。但人的能力有大小，我如果吃了这一杯，今天就只能叫存松叔背我回

家了，还请范老师、王老师谅解。”他趁机把杯中的酒倒了大半杯给华存松。

华存松正色道：“这怎么行，你这样对得起热情的主人吗？”

华优志说：“怎么不行，我从心底领了范老师、王老师的情，又照顾了你，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你我交往了大半辈子，你的酒量我还不清楚吗，这是各得其所，各取所需，真是一举而三物成。”

范老师高兴地说：“听你们刚才的话，我觉得你们都是很有才学、很有心计的人。有人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这话很有道理。你们虽然是很朴实的农民，讲起话来可不简单哪！”

王雅正说：“范老师已经敬了你们一杯，我呢本来是不喝酒的，今天兴致很高，我不敬杯酒是不行的，所以我也敬你们一杯，不然我就是没尽到心了。”她站起来，也是一饮而尽。

华优志说：“王老师，你真是豪杰，举杯不让须眉了。刚才一杯多亏华存松帮了忙，这一杯我更要他帮忙了，我还是同刚才一样，也喝半杯，另外半杯就让华存松帮忙。他是一个大好人，总是帮忙帮到底，他是个最肯帮忙的大好人了。”

华存松用手盖住酒杯，笑着说：“你再给我戴高帽子，我也绝不会干的。”

华优志没有办法，只好把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大笑着说：“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酒，今天会大醉不醒了。”

范老师笑着说：“不会的，实际上你们两个都能喝点酒，我也不大喝酒，今天是很高兴，才喝一点。”

王雅正接过酒瓶，站起来说：“我还没给你筛酒呢，来，先从我这里开始，每个人都再满上一杯，这之后喝不喝，就请自便了。”

当她把酒筛满之后，华优志说：“这样吧，我们不要再一干到底了，喝得缓一点，反正把这杯酒喝完就行了。”

华存松也表示要慢慢喝。范卓云老师笑着说：“我尊重客人的意见，大家酒少喝一点，那就多吃点菜吧。”他特意拿了一双干净的筷子，给客人每人夹了一些菜。

华存松笑着说：“不用麻烦了，还是各取所需的好。”

大家喝了两杯酒以后，范老师也不苦劝。华优志顺水推舟，忙着要吃饭。华存松也喝了两杯就开始吃饭了。

吃过饭后，他们又一起喝了阵茶。华优志向华存松说：“你把范老师去我们那里教书的事重申一下，我们约个时间来接他们吧。”

华存松说：“还是你说为好，我这方面不如你呢。”

华优志想了一下，就对范卓云老师说：“范老师，王老师，今天承蒙你们热情招待，十分感谢。我们今天是专程来请你们去我们那儿教书的，刚才已经讲过，我们那里很穷，条件自然就差，学生能交的学费有限，你们看二十四担谷一年，另外每个学生供应一斤油、一斤盐、三十斤大米，这样的条件行吗？当然，小菜和柴火也由我供应，这样行吗？”

范老师说：“行，抗战时期，大家都很苦，我们只能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这已经很不错了。”

华优志说：“学钱是少了一点，只是再多我们也负担不起了。既然你们愿意去，你们看什么时候来接你们呢？”

范老师说：“这由你们决定，我们就是今天去都行。当然，你们回去也要商量一下，哪天开学，你们早点来人告诉我们就行，反正我们也没多少行李，自己挑得起。”

华优志说：“我们会派两个人来的，哪有要你们自己挑行李的道理，我们尽量争取早点来。”

接着华存松和华优志就起身告辞，范老师也没有强留，而是一直把他们送到村

外，直到他们消失在山坳，才慢慢地返回去。

华优志走在回家的路上，对华存松说：“你觉得老范这个人怎么样？”

“我怎么说呢，我们见面才半天，我们对他的了解太少，太浅，要作一个全面的评价太早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世界上的事往往是这样，开头你对他印象很好，接触久了，通过一件件小事，就会发现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大奸似忠，大智若愚，认识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

华优志说：“你讲得有道理，不过我并不是要你对范卓云先生做出全面的评价，只是问问你对他印象怎样？”

“优志，你觉得他有什么问题吗？”

华优志说：“不是，我倒认为他为人不错，对人热情。人家读了那么多书，是个读书人，对我们这些背锄头的人倒是挺热情的，这是第一，另外我觉得他对国家大事、世界形势好像很了解，比起我们那些乡长、保长强多了。”

华存松说：“是的，我也有这个感觉，他很和气，又有知识，对学钱多少好像也不在乎。不过不知那个王雅正是什么人，像是他老婆，可他又说是表姐，都那样大的年纪了还没小孩，到底是怎么回事？”

华优志说：“表姐也可以是老婆啊，问题是王雅正也是老师，为什么不单独教书呢？”

华存松说：“这倒好理解，一个女人到一个陌生地方教书，人生地不熟的，谁会请女老师呢，她本人就能安心吗？”

华优志说：“我说啊，女老师教书比男老师还更有耐心些，中国有学问的女人也多得很呢。”

华存松说：“我不管他们怎样，反正只要他们肯来教书就行了。”

华优志说：“是这样，如果是他们两个来教我们的孩子，我认为很好。”

太阳西斜了，他们加快步伐向家里走去。

四十七

二月初六，天气晴和，华俊龙入学就读了，他对范老师的印象很好。范老师第一天并没有上课，而是一个接一个地了解学生的家庭、他们的亲戚、每个人读书的情况，然后了解他们读书的目的、个人爱好和兴趣，根据掌握的情况指出读什么书为好。

范卓云老师了解华俊龙的情况后，对华俊龙说：“你‘四书五经’只有《易经》没读了，我看《易经》就不必读了，那是本很深奥的哲学著作，又是中国最早的预测科学，拥有迷信的外衣，一般人学它并没有太大的作用，不如读点《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好。汉代的《史记》和《汉书》、唐诗、宋词、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元代的散曲、杂剧、明清的小说以及近代的白话小说都是很可贵的东西，不一定按考秀才的那套去读书。”

华俊龙觉得范老师同原来的老师不同，甚至有点古怪，到底古怪在什么地方他也说不清。恰好华俊龙家并没《易经》，却有《古文观止》，于是华俊龙开始读《古文观止》。

范卓云老师也对华俊龙产生了兴趣，他年纪不大，却把除《易经》以外的儒家经典都读完了。更使他惊奇的是，这个孩子居然能够背诵，而且知道每句话的出处。不过范老师也了解到，华俊龙的机械记忆虽然不错，但对词句的理解却很差。

范老师笑着对华俊龙说：“你说说看，《诗经》中‘胡瞻尔庭有悬特兮’的‘特’，‘维此奄息，百夫之特’的‘特’，‘髡彼两髦，实维我特’的‘特’，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联系呢？”

华俊龙看了看范老师，低着头想了一会儿才说：“‘有悬特兮’的‘特’是指小的野兽，也有人说是三岁的野兽，总而言之，是好吃的野味。不过说是三岁的野兽，恐怕有问题，野猪三年已经变成母猪，野兔三岁更变成了祖母，已经不是小野兽了。‘实维我特’的‘特’是丈夫或女子的配偶的意思，实际上应是‘我最好的丈夫’的意思。‘百夫之特’的‘特’是指杰出的人物。三个‘特’的意思是不同，至于

有什么联系，我却讲不清了。”

范老师看着眼前这个纯朴而有士气的农家孩子，感到既高兴又吃惊，高兴的是这个孩子只读了几年蒙馆，不仅背诵了正文，连注释也记得；吃惊的是一个山间的农民儿子从不出门，也很少跟外面的人来往，父母都没有文化，他却谈吐大方，讲得有条有理。

华俊龙坐在那儿一声不吭，范老师笑着说：“读书第一是要认字，你读了那么多书，已经认得很多字了，认得字以后还要理解它，理解它并不容易，因为几乎每个字都有它的本义、引申意义，有的还有比喻意义和特殊用法，变化是很多的。实际上，我们中国字每个字都是形、声、义的结合体，我们要掌握形，就是要了解它的结构和笔画。还要读得出，了解它的意义，这才是真正认识这个字。我们认字的目的在于运用，认得它却不用它，等于我们有很多砖瓦却不盖房子，那是一堆材料，只有会用材料的人才能盖高楼大厦，我们只有能用字写成大块文章才算真正学会了读书。你们过去很少写文章，我希望今后你在这方面多努力。”

华俊龙似懂非懂地听着范卓云老师的话，他觉得范老师确实与过去的老师不同。他站起来对范老师说：“我只是会背几句书，至于写文章，过去老师也不强调，他们说文章读得多了，自然就会写了。”

范老师说：“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对。写文章是很有讲究的，以后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明天我们再读《古文观止》吧。”

华俊龙说：“我家没有《古文观止》呀。”

“你回家同你父亲讲一下，看他有办法吗？”

华俊龙为难地说：“我家真的没有这本书，我们村里也没有这本书，我们村读书的人很少，读完‘四书五经’的人就更少了，哪有《古文观止》呀！”

范老师笑着说：“不管怎么说，你不要读《易经》了，那对你没有什么好处，读《古文观止》会好得多。你家找不到这册书，一是向人家借，二是到圩上去买，

还不行的话就暂时拿我的书先去读。今天下午和晚上你先复习一下过去读过的书，要温故而知新，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还要与今天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学，千万不可学与用脱节。”

华俊龙回到座位上，首先拿了《尚书》来复习。这是本古代的文献汇编，文字古奥难懂，虽然每个字都认识，大部分也背诵得出来，但意思很令人费解。

这天下午，华优志很早就来到学校，一是想了解一下开学的情况，看老师生活方面还有什么困难，听取老师的意见；二是特意请范卓云和王雅正老师到家里去吃饭。按当时的惯例，开学的时候每个学生家长都要请老师吃顿饭。上午，老师和几个家长是在华存松家吃的饭，吃完中饭后，华优志就向范老师发出了邀请。

华优志到了学校，范老师刚好找学生说完话。因为刚开学，学生还没有积极投入背书，而是各自复习过去读过的书。华俊龙见父亲来了，并没有高声朗读，而是在默读《尚书》。

范老师见华优志来了，知道他是来请自己去吃饭，就对学生说：“今天开学第一天，就早点放学，明天你们早点来学校，开始正式上课。”

学生陆续走出教室，范老师请王老师给华优志上茶。

华优志笑着说：“我不大吃茶，一般是喝生水。”

范老师说：“喝生水不好，特别是春天、夏天不行。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经常往水里放细菌，喝生水会正中他们的计。”

范老师继续说道：“日本鬼子原来认为只要六个月到一年就可以征服中国，他们在东北只出了很少的兵，就把东北占领了，认为只要多出一点兵就可以打败蒋介石，叫他投降。后来全面抗战打起来了，蒋介石的中央军一路败退。但是日本人错了，蒋介石的中央军不行，有些杂牌军倒还行，台儿庄战役就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军队打的，更令日本想不到的是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开展游击战，使日本人防不胜防，疲于奔命。现在日本人的主要对手已经

不是蒋介石，而是八路军、新四军了。这样一来，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就破产了，真正变成了持久战。现在战争打了快七年了，中国的军队越打越多，越打越强，加上美国在太平洋发起了反攻，日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于是从‘民国’三十三年起，他们就开始偷偷地进行细菌战，在晚上或大雾天气时用飞机把霍乱、鼠疫、天花和痢疾等细菌投到中国各地，用这些东西来杀中国人。因此啊，喝生水是不行的，一定要喝开水，好多细菌水一煮就死了，就不能危害人了。”

华优志气愤地说：“日本鬼子这样坏，一定没有好下场。”

范老师说：“日本人失败是肯定的，正因为他们感到没有希望胜利了，所以就企图用细菌来推迟他们的失败，这叫垂死挣扎，垂在这里是将要的意思，中国古书上叫作铤而走险，俗话也说，狗急跳墙。在日本没有投降以前，中国人要谨防日本人捣乱，喝开水就是一种办法。”

华优志笑着说：“你这话有理，以后我们要喝开水，少喝生水才行。”

华优志又对华俊龙说：“俊龙，你快回去，要你妈做好准备，客人就要来了。”

华俊龙赶快收拾好书，把坐的凳子放到桌子底下，就对范卓云老师说：“范老师，你马上与王老师一齐来，我先回去了。”

“这孩子不错。”范卓云老师笑着对华优志说，“华存松昨晚向我称赞你这孩子，我今天问了他一下，又考察了他所学的东西，确实很不错，农家子弟有好多聪明的，只要有机会学习深造，能够成才的多得很呢。”

华优志说：“是的，穷人不一定是蠢人，自古以来都是寒门出将相，富贵出混虫。”

范卓云老师说：“年轻人是应当多读书，不过读书不是目的，是手段，是将来做人做事的本钱。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纸上谈兵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你这孩子读书确实不错，能不能成才还要看他会不会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方面的工作要加强，不然就太可惜了。”

华优志说：“范老师，你讲得很有道理，不过我们农家的子弟读书可不是为了成才，而是实用，他能记账、会写信就行了，并不是要他去当一个什么角色，当什么官。”

范卓云老师说：“读书为当官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孟子》中记载，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这说明孔子的官瘾也是很大的，只要三个月不当官，就会不安。话又说回来，当官也没有什么不好，官有两种，一种是清官，不害人的官；一种是贪官，是害人的官。老百姓并不反对读书人当官，只是反对他们做贪官。因此，你俊龙书读好了，将来做一个清官，有什么不可以？”

华优志说：“中国有句话，朝中有人好做官，我们家世代都是农夫，从来没有人在官场干过，不说俊龙当不了官，就算有机会当官，也做不好官的，最多给人家跑腿，那样的官有什么当头？”

范卓云老师说：“你讲的都是事实，不过物极必反，从大乱到大治也是有的，现在这个世界乱到了极点，黑到了极点，等日本被打倒了，世界太平了，当官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俊龙才十二三岁，他的路还长着呢，谁知道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现在只能尽量给他创造条件，把他往正道上引，这就是家长和老师责任。至于他成什么样的人，当不当官，当什么样的官，只好听天由命了，你说是不是？”

华优志说：“对！就拜托范老师和王老师了。”

王雅正老师刚好收拾房间完毕，听到华优志这样说，就从旁说道：“我刚才一直在收拾房间，现在才忙完。我认为孩子将来成为什么人，不是长辈怎么想就会怎么样，而是由各种条件造成的。大家不是经常讲嘛，时势造英雄，时势就是客观条件，英雄就是人才，是杰出的人才。因此，俊龙他们成什么才，是时势造出来的。作为老师，总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能是英才，我们当老师的就像苗圃的园丁，唯一的希望就是幼苗能够长成参天的大树，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至于父母呢，当然希望儿女比父母强，父望子成龙，就是希望儿女有大出息，几乎每一个儿女的名字都凝聚着父母的期望，而真正使父母满意的儿女并不多。不过，人总是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而且总的来说后一代总比前一代聪明。过去把登天当

作天下最难的事，自从现代人发明了飞机，登天就不难了。可是发明了飞机也不一定就是好事，日本人用飞机来轰炸中国人，还用飞机在晚上偷偷散布细菌，这就是坏事了。但不管怎么说，科学技术进步总是好事，科学技术掌握在谁手里，用它是造福人类，还是毁坏人类，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回归正题，我认为你家这个孩子还有其他孩子都很可爱，很聪明，我们希望他们比我们这代人有用，有所作为。按理也应当如此。”

华优志笑着说：“王老师，你真不简单，讲道理滴水不漏。不过‘按理’的这个‘理’，是什么意思呀？”

王雅正咬了一下下唇，笑着说：“理，就是发展规律。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社会总是在进步，后人总是超过前人，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不正是这个意思吗？按照中国必然发展、必然进步的规律，俊龙他们当然要比我们强了。范老师，你说对吗？”

范老师说：“完全正确！落后的中国一定会变成进步的中国，发达的中国，强大的中国，这是历史的必然，任何也阻挡不了的。”

华优志听了，似懂非懂，却兴奋不已，他心想：面前的这两位老师与过去乡村的启蒙老师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也与华子敬这样的新派老师有很大的不同，到底哪里不同，他虽然说不清楚，但他感到他们有一种看不到的力量。他们很实际，但对未来、对中国、对孩子充满希望和热情，他们把农民当作朋友，从内心尊敬。有这样的老师来教俊龙，这是福气，也是一种希望。

华优志笑着说：“我是农民大老粗，讲不出大道理，但我知道你们都是很有学问、很有希望的人，我很高兴我们的子弟有你们这样的老师！那些事我们以后再说，今天还请你们到我家去吃顿小菜饭，我们走吧！”

华优志让他们走在前头，关好学校大门后，又把大钢锁锁住。

他们一起来到村边，华存松也赶来了，华优志放慢步伐，王老师和范老师也站在路边等华存松。华存松见他们在等他，就大步流星奔过去。

华优志问华存松：“你哥哥呢？”

华存松答道：“我哥哥不会来了。刚要起身的时候，他外家的弟弟带了一个侄子过来，他侄子是来这里读书的。”

华优志说：“来读书？”

“是的，来读书。”

“他有多大了？”

“今年大概有十四五岁了。”

“他原来不是在汾市中心完小读书吗？”

“原先是在那儿读书，那里读一年书要十二担谷子，加上吃饭等，要二十多担谷呢！去年他外家弟弟不走运，挑盐时被土匪抢了，今年就送不起了。实际上在中心完小也读不出什么书，玩的时间还多些，他的国文又特别差，所以就送他来读私塾了。”

范卓云老师说：“现在我们学校岂不有十五个人了吗？”

华存松说：“还是十四个人，有一个不来了。”

“为什么呀？”范卓云老师问道。

“那个学生的祖父早几天去世了，你知道，人死分家，他祖父一死，家里钱就紧了，就读不起了。”

王雅正说：“你去告诉他，他的学费可以免交，我们不收他的学费。”

华优志说：“这也叫他为难呀，人家都交钱，他不交，他也不好意思呀！”

“那有什么关系呀！当今这个世界谁没意外，小孩子一失学，今后复学就难了，其他家长应当体谅才对。”

华存松笑着说：“话是这么说，做起来就有困难了。”

王雅正说：“我看这不应当有什么困难，多一个人受教育总比少一个受教育好。现在社会腐败很多，加上日本人长期侵略，我们老百姓很穷，很苦，致使许多孩子读不上书，这些问题使许多能人志士痛心疾首。我们是教书的，我们打算不收学费，就是说，增加一个学生，我们不多收钱还不行吗？你来十五个、十六个，我也只要二十四担就行了，谁还会反对呢？我们是教书的，我们也要生活，没有学费干不下去，但我们也不完全是为了学费而来。国家在打仗，仗打完后，就会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一个不受人家欺负的中国，这就需要很多很多人才，这些孩子是将来的中坚力量，是我们希望所在。所以呀，应该想远一点，想开一点，你说是不是呀？”

华优志笑着说：“这个问题还是以后再说吧，时间不早了，千事万事，吃饭是大事，走吧！”

范老师也说：“对，吃饭去。”

大家迈着大步，向华优志家走去。

到了华优志家里，华优志让大家就座，然后说：“你们稍坐一会儿，我去看一下菜煮好没有。”

罗秀英正在炒蛋，见华优志走进来，问道：“客人来齐了吗？”

“基本上来齐了，存根家来了客，就不来了。”

“你去把桌子摆好，然后把碗筷摆好，马上就开饭了。”

华优志去把桌子摆好，又用干净的抹布把桌子擦干净，然后规规矩矩地把餐具摆好。

接着他请老师和来宾入座，范卓云和王雅正坐在贵宾席，华存松和华优胜分别坐在老师的两边。罗秀英把做好的八道菜陆续端上席。平时女人是不上席的，因为王雅正老师是女的，华优志还特意请了二嫂来作陪。华俊龙和两个弟弟都是小孩，

自然不同大家坐在一起。

华优胜给八个杯子斟满酒，华优志举杯向两位老师敬酒，然后大家开始进餐。

“优志老弟，在家吗？”华德贤保长还没进门就高声叫道。

“保长，你造化真好，来来来，一起喝杯酒。”华优志站起来去迎接华德贤。

华德贤见状，大笑着说：“优志老弟，这是吃什么饭？吃晚饭也太早了点呀，你今天是请老师吃饭吧？看来我是今年走大运了，一来就会到你请老师吃饭，今天又托老师的福了！”

华优志把华德贤拉到范老师的对面坐下，然后向范老师介绍说：“这是我们保的大保长，是真正的地头蛇、乡里王。”

“优志老弟，你这样讲就不好了。”华德贤得意地笑着说。

“这是范卓云老师，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好老师。这个是王雅正老师，她和范老师一样都是大学毕业，学问非常渊博，聪明过人。这是我大哥，这是我二嫂，你都知道，不用我多说了。一起喝杯酒吧，我们也才刚喝了杯酒，你这个算迟到，按老规矩，迟到罚三杯。”

华德贤笑着说：“不是我迟到，我是路过此处特地进来看看你，顺便把保里的事告诉你，会到你们在吃饭是我走运，这是天注定的嘛，是我碰到的，你又没请我，不存在迟到的问题。我只能喝一杯，不能罚，要罚就罚你，你为什么没事先请我，不等我到就先喝了！”

范老师只是笑着，却不作声，王雅正老师皱着眉头斜视了一下华德贤那自得的样子。

华存松说：“保长，你话可不能这样说，今天是我们两个村子一起办学开学的第一天，上午我请范卓云老师和王老师吃饭，下午是优志请吃饭。按理，你是一保之长，应当到学校来迎接两位老师的到来，才算尽到地主之谊，你不仅不来，反而

怪我们没请你，这就未免太那个了。”

“存松，太那个是太什么呀，你说说。”

“太不讲理！”华存松半真半假地说，“你们这些当保长的有权有势，过年以来多少人请你吃饭，在你本村还吃不过来，成天是酒海肉林，我们哪里请得动你吗？”

华德贤听了更加高兴，笑着说：“存松啊，你不要这讲，什么酒海肉林，个个都像你一样，我早就饿死了。过年以来，我是没有在家吃几餐，连我外家弟弟给我来拜年我都没陪他吃饭，你和优志可以没有请我吃过饭，但你却还在这里讲风凉话，首先要罚你三杯才是。”

华优志笑着说：“保长先生，你真是贵人多忘事，你还记得吗，正月初八那天，我和存松两个从土地圩回家，在去长竹园的交叉路口，我问保长你有空吗，明天到我们那吃餐饭，你却说算了吧，天天这里吃饭，那里吃饭，有什么味道，你说中午吃的酒还没醒，又有人拉着你去吃晚饭，难办得很呢。你想想看，我们请得动你吗？”

华德贤笑着说：“有这回事吗？噢，我记起来了，好像有这回事。不过那是酒后狂言，不足为证，不足为证，现在我不是不请自来了吗？你们不介意吧，我这就借花献佛，敬范老师、王老师一杯。”

范卓云老师站起来，对华德贤说：“保长先生，我们在你管辖之下教书，刚才华优志家长讲了，你是这里的乡里王，我们自然就是你的‘臣民’了，你这样看得起我和王老师，赐我们一杯酒，按理我们是受之有愧，却之不恭的。但很对不起的是，我天生就不喝酒，人家是一喝酒就醉，而我是嗅到酒味就醉了，真是苦命人，没有酒喝的福气，还得请求保长先生开恩。”

华德贤死活不肯，而且声色俱厉地说：“范老师，你这样不肯赏脸，就是看不起我，我知道现在的读书人都把官场看作是一团漆黑，当官的没有个好东西，我当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样自命清高，可是有什么办法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官场，你不肯同流合污，就要吃大亏。我不认为我很干净，人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呀！不过我认为我心不坏，虽然做了一些违心的事，但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在

官场上，我还是难得的大好人。因此，这杯就算是毒药你也要喝下去，我堂堂一个保长一杯酒都敬不进，我就不好为人了。范老师，今天是初六，以后的交往多得很，你应当喝下这杯酒，你实在不喝，我们的交往就此断了。”

范卓云摇着头说：“你这位保长呀，我得罪不起你，你话讲到这一步，我就只好舍命陪保长了。”

他拿起酒杯正要喝，王雅正马上抢过杯，说：“你不要喝，我代你喝。”

华德贤说：“那不行，你代他喝了，你那杯也要喝完，我是敬你们一人一杯，你不能合二为一，应当是两全其美才行。”

王雅正说：“首先要说明的是范老师的心脏有问题，喝酒对他有害而无一利，他不喝酒是完全正确的，君子不强人所难，保长先生应当体谅他，他是我的同事，又是我的表哥，妹代哥喝，这是古就有之，我代他喝，既是为他解围，又是对保长的尊重。我嘛，本来也不喝酒，刚才保长把话讲得那么难听，我就只好舍命陪保长了！”她把两杯酒一饮而尽，然后马上添了半碗酸汤。

她又不紧不慢地说：“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注重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保长敬了我一杯，我要敬保长两杯才行。”

王雅正接过酒瓶，给华德贤斟满一杯，又给自己满了一杯，站起来说：“保长，我敬你一杯！”然后一饮而尽，举杯向着华德贤说，“请！”

华德贤笑着说：“既然王老师这样殷诚，我就无法推辞了。”他举起杯也一饮而尽。

王雅正又拿起酒瓶给自己倒满一杯，再给华德贤斟满一杯，笑着说：“刚才保长敬了范老师一杯，我代他喝了，现在我代他敬你一杯酒。”她又是一饮而尽，然后举杯向着华德贤，“请你领下范老师这份情。”

华德贤不想喝，十分为难地说：“算了，我喝不下了。”

王雅正说：“不行，你这是第三杯，我已经是第四杯了，岂有男子汉大丈夫还不如女流之辈的道理？那样岂不是丢了男子汉的脸，这保长也就别当了。”

华德贤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好勉强喝下去。他皱着眉头说：“今天算我倒霉，会到一个大克星。”

华优志说：“保长，你应当懂得，强中更有强中手，你欺负范老师不喝酒，无意中遇到了王老师这海量。所以说不要欺负人，敢于路见不平的事多得很，你应当记住这个事实。”

华存松微笑着说：“不过，女的能像王老师这样能喝的并不多。王老师呀，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女中豪杰，至少是女中酒王！”

王雅正摆摆手，庄重地说：“我什么豪杰也不是，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靠教书糊口的农家女儿。我喝这几杯酒，完全是你们这位乡里王逼出来的，这叫逼上梁山，我不替范老师喝，他就非喝不可。既然保长先生来了，我只好奉陪到底，实际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人嘛，只要是人，不管男人和女人都差不多的，横下一条心，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从来不喝酒，不过我发现一口把它喝下去，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在喉管上有点涩，到了胃里就有点热，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了。当然可能过一会儿便神经错乱，那就是醉了。保长，你说是不是？”

华德贤红着脸，略有醉意地说：“我不同你讲别的了，我有点醉了，我是小看了你，一般女人是不喝酒的，谁知你会这样厉害，佩服，佩服。”

华优志说：“你这是在讲假话，你再喝几杯也没事。”

华德贤瞪着眼睛说：“优志，你知道吗？我今天已经喝了三餐酒了。实际上自从过小年以来，我天天都是在这里喝酒、那里喝酒的，经常喝得昏天黑地呢。”

华优胜笑着说：“保长先生，这是你的福气，你的面子大，像我这样的人想喝还没有的喝呢！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昏天黑地的世界，穷人饿得我昏天黑地，你们这些当官的喝得昏天黑地。总而言之，大家都是昏天黑地，你说不是吗？”

“我不管你是昏天黑地也好，黑地昏天也罢，你刚才说没有请你喝酒，我今天就请你喝个够，你看是喝几杯？十杯？二十杯？我都奉陪，死在酒桌边，死了也痛快。来，来，我来陪你。”华德贤已经有了些许醉意。

华优胜说：“这不算，因为这不是你的酒，是我优志的酒，我要喝就到你家里去喝，人家送你的酒可多得不得了。”

华德贤笑着说：“对，对，我不能在这里慷人家慨，作顺水人情。好的，马上就go我家里，从今晚喝到天亮，总算可以了吧，嗯？”

华优志笑着说：“改日我们再去保长家吃大户，今天就不去了，你看，太阳都快下山了。我说呀，今天话讲得太多，大家还是多吃点菜，酒嘛，大家也尽兴地喝。”

范卓云老师见华德贤略有醉意，就改换话题说：“我不太喝酒，我们是教书人，还是以食为天，不像有钱人那样，酒色财气，恕我不陪着喝酒了。”

罗秀英对范卓云老师说：“不喝了，我给你盛饭，你不要动，我替你装饭来就是了。”

罗秀英给范老师装好饭，王雅正也要求吃饭。华存松说：“大家还是吃点饭吧。保长，要我给你装点饭吗？”

华德贤摇头说：“我不要饭，我呀，有酒有肉就行了。我过年这段时间总共没有吃几碗满饭，喝了酒就把饭吐了，你们吃吧，我喝点酸汤就行了。”

吃过饭后，罗秀英叫华俊龙给两位老师打水洗脸，然后请他们一起到火房灶上坐。

大家喝了一阵茶后，华德贤对华优志说：“我今天来，不光是喝你的酒，还有点事要告诉你呢。”

“有什么事你找人带个信来，我按吩咐照办就行了，何必劳你大驾呢！”

范老师说：“你要谈事，我们就告辞了。雅正老师，我们走吧。”

华德贤连忙制止道：“两位老师，别误会，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你们完全可以听的，而且我还有事想请教你们呢。”

华存松也说：“既然如此，我们再一起坐一会儿吧。”

华德贤说：“是这样的，日本佬从去年起就从河南发起进攻，中央军抵挡不住，节节败退，一直打到衡阳来了，有大批政府官员撤到了我们临武乡下来，他们想把一些人，主要是一些年纪偏大的和一些小孩安排到我们保。当然，这些人都有钱，吃饭不用我们管，但要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些房子，你看怎么办？”

华优志说：“我们这里是一个大山沟，走路都困难，安排到平原地区不是更好吗？”

华德贤说：“你就不懂了，他们就是要这大山沟。日本鬼子打仗靠坦克和大炮，他们可以在平原地方乱跑，就是不敢上山来。真是风水轮流转，打仗的时候，我们这个大山沟倒成了躲避日本鬼子的好地方了。”

华优志说：“那就让他们来吧，可以腾出祠堂和杂房给他们。不过我们村子小，来多了就安排不下了。”

华德贤说：“现在还不知道具体来多少人，只是要我们先做个准备，你估计你们村最多能安排多少人？另外，这些人是很讲卫生的，希望你们村打扫得干净一点。就是这件事，我先告诉你一下。存松，你们村也一样，我就不去你那里说了。”

“这好办，来了再说。”华存松说。

华德贤又对范卓云老师说：“范老师，有件事我真想不通。去年，我们到县党部开会，他们说要在今年打倒日本，现在不仅没有打倒日本，反而日本从河南打到衡阳来了。人家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你是教书先生，自然是大秀才了，你说说看，中国能打败日本吗？”

范卓云向王雅正看了一眼，点点头，对华德贤说：“保长刚才提的问题也是全国人民，甚至是全世界人民都关心的问题，我深受日本侵略之苦，当然也关心这事。

不过这个问题最好请王雅正来讲一讲比较合适。王老师，你谈谈吧。”

“不，应该是你谈，这位保长是向你发问，又没有问我，你用不着把这个球踢给我。”王雅正在一旁微笑着说。

王雅正话刚说完，华德贤就说：“王老师，我是向范老师请教，也是向你请教，谁指教都行，我不在乎谁讲，只要能告诉真实情况就行。”

范卓云老师诚恳地说：“王老师，保长已经讲了，你就给他说说吧，这有什么关系？”

王雅正用手梳了一下头发，又掏出一片手帕抹了一下额角，喝了一口茶，润了润喉咙，微笑着说：“原来估计今年能够打败日本，是因为西欧第二战场开辟推迟了，打败日本的时间也就推迟了，估计明年可以打败日本。”

华德贤的疑问更多了，迫不及待地问：“第二战场，是怎么回事？”

王雅正笑着说：“啊，这个你没听过吗？”

“没有听过。”华德贤回答。

王雅正正色道：“事情是这样的，这次世界大战是由德、意、日三个国家发动的，这三个法西斯国家是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德国和意大利主要是在欧洲捣乱。因此，世界大战就分成两大战场，即欧洲战场和亚洲战场，亚洲战场主要是中国，欧洲战场主要是苏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俄国。”

华德贤瞪着眼睛，颇为费解地问：“苏联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又变成俄国了呢？”

“苏联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简称，是个由十几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大国，俄罗斯是其中最大的一个苏维埃国家，俄罗斯又简称俄国，这应当讲清楚了吧。”王雅正解释说。

华优志说：“这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俄国就俄国，何必叫俄罗斯，又叫苏联呀？搞那么复杂干什么，真是吃饱饭没事干。”

王雅正说：“这不能怪人家，要怪中国太落后，很多人没有文化，从来不看报纸。像我们这里从来没有人家订报纸，有些人家几代就只有一本农家历，也不知道日本、美国在哪里，抗日战争打了几年了，还不知道这场争是怎样打起来的。”

华存松说：“王老师到底是见多识广，见过大世面的人，什么复杂的问题到她那里就简简单单，一清二楚了。”

“王老师，你解释清楚了，还是按你的思路继续讲下去吧。”华优志央求似的说。

“这场大战分为东方战场和西方战场，东方主要是中日之间的战争，西方主要是苏联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德国是个很凶恶的侵略国，在进攻苏联之前已经征服了大半个欧洲，没有一个国家是它的对手，只有在进攻苏联时倒了大霉，苏联红军已经快打到德国的首都柏林了。在这之前，苏联、美国和英国曾经开过会，主张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德国，由美国 and 英国从西面开辟第二战场，但他们很自私，想让德国和苏联拼个你死我活，再来坐收渔人之利。可是他们低估了苏联红军的力量，从斯大林格勒会战以来，苏联节节胜利，势如破竹。这样英、美再观望就不行了，德国早已应付不了苏联，再加上一个英美夹击，希特勒的德国就要完蛋了。原来宣传今年就可以打败日本，是以美、英按时开辟第二战场为依据的，后来美、英耽误了时间，就只好把时间向后推了。”王雅正说。

华德贤说：“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是问什么时间能打败日本，你却大谈特谈欧洲德国的事，我认为这是答非所问，是牛头不读马嘴。”

王雅正老师看了华德贤一眼，冷笑着说：“我讲的西方战场的‘牛头’，正是对你的‘马嘴’。苏联打赢了德国，就可以指挥东移，向日本发起大规模进攻了。苏联红军一出兵，日本就完了。看来今年是结束不了对德国的战争了，所以必须要到明年才能打败日本。”

华优志听后，高兴地说：“只要打得赢，明年也可以。可日本鬼子难道就不知道一点吗，他们知道这一点，为什么还要大举进攻中国呀？”

王雅正笑着说：“我讲累了，你请范老师回答吧。”她把茶水一饮而尽，罗秀英马上倒水给她添满。

范老师说：“哎呀，已经很迟了，以后再讲吧，像这样的事我已经同华存松、华优志两位家长讲过了，今天就算了吧。”

华德贤说：“范老师，你这就不公平了，你应当平等待人，你对他们讲过，为什么对我就不讲了呢？是不是认为我太无知无识，你不想对牛弹琴，白费力气？刚才王老师讲得很透彻，真是同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还是讲一讲才行，我这是不耻下问呢。”

范卓云老师笑着说：“你这样不耻下问，我就只好有愧上答了。本来你是保长，我在你辖下教书糊口，应当是有问必答的，不过在下才疏学浅，困在小小山村的蒙馆里，恐怕言不及义，徒增羞愧，所以不敢班门弄斧，并不存在看不起你的成分。你想想，你是这里的保长，是乡里王，你脸上作下色，都能使那些农民发抖，我还敢看不起你吗？我是怕讲不好，让你笑掉牙罢了。既然保长硬要我谈谈我的看法，我也就只好讲了。不过我认为保长经常到县党部开会，消息又灵，我实际讲不出新东西，讲与不讲都是一样的。”

王雅正老师微笑着说：“范老师，你也不必啰唆一大堆，保长并没有规定你讲好多。就像我们给学生出题目一样，题目归题目，你写不出大块文章，随便凑合几句，不也可以交卷吗？”

华优志也笑着说：“范老师啊，我们这位保长是很健谈的人，他吹牛是很有名的，你也不妨来个以毒攻毒，大吹一顿，看哪个的牛皮响，就算瞎吹一顿也没关系，反正是茶余酒后闲聊，哪个敢罚你的款啊，你说是不是？”

华存松说：“是这样，刚才优志讲的吹牛并不是指讲大话，而是会谈天说地。”

华优志笑着说：“存松叔，你用不着解释，范老师这样有学问的人还能不了解吗？”

范老师喝了口茶，用手巾抹了一下嘴角，定了定神，说：“刚才王老师讲了欧洲战争形势，东方，也就是亚洲的战况怎样，是我们大家都关心的。这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怎么会不关心呢？这次大战，欧洲打得最凶、最激烈，但在亚洲，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起，到现在已经十四年了，从卢沟桥事变算起也七年多了，战争打得最久，地域最广。亚洲战场的主要战场就是在中国，日本的主要兵力留在中国战场，脱不了身，它在海上受到了美国的攻击，它的海军快完了，陆军也被东北、华北和华东的游击战打得疲于奔命，如果明年苏联又从东北发起全面反攻，日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日本都快完了，为什么还要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从河南打到衡阳来呢？”华德贤不解地问。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日寇在垂死挣扎，二是蒋委员长软弱无能。日本想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称雄世界，可日本是小国，人口不及中国的五分之一，国土还不及我国一个中等的省，而且资源缺乏。可是它的胃口很大，由于实力有限，四处受敌，八方出击，结果出现了今天这种局面。为了挽救危局，日本想打通从华南到华北的通道，这是日本在做绝望地挣扎，所以我们称为‘垂死挣扎’，‘垂’就是‘将要’的意思。”

华存松笑着问：“既然日本快完了，怎么又说蒋委员长无能呢？”

范卓云老师说：“这怎么说呀，蒋先生本来就不想抵抗日本，他要张学良从东北撤退，就很好地证明了他是被迫进行抗战，完全是出于无奈。因此，先从上海撤退，然后从南京撤退，从武汉撤退，真是节节败退，一退到四川重庆，武汉失守后，并没有认真地同日本人进行较量，而是躲在峨眉山坐山观虎斗，想坐收渔人之利。蒋介石这个人很精明，但不高明，军队里和地方政府又很腐败，同日本人打仗，几乎是每战必败，国民党很多高级将领还投降了日本，汪精卫就是最有名的代表。老蒋一直想媾和，可当德国、意大利被打败了，日本又无法获胜，所以国民党想单独媾和已不可能。加上全国人民反对，所以他对抗日的态度是很消极的，只知道保持实力，将来好去分胜利果实。他的算盘打得太精了，反而容易失算。”

华优志说：“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专会打小算盘的人也不会有大出息的。”

华德贤说：“是有点道理，不过他也有他的难处，如果把力量都拼了，万一将来国共发生摩擦，他的本钱就没有了，中国成了谁有军队谁就是草头王的国家，谁的兵多，谁的势力就大，老蒋大概是想保存点实力，准备将来的事变。这正是他聪明的地方。当然，人家对此也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不过我还是佩服他的乖巧，是的，是乖巧！”

华存松摇摇头说：“这不行啊，诗经上讲，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强盗来家里打劫了，你不去团结起来抓强盗和救火，还趁机捞一把，总不能算高明吧？只有打败了日本才是上策，日本打不倒，那小算盘还有什么用，真是利令智昏的小人。”

王雅正说：“我们这里闲话闲说，至于高明不高明，我想还是不去管得好。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过一天算一天，管不得那么多，现在城里的饭馆和茶铺都有一条很醒目的标语——‘休谈国事’。按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是匹夫无能为力，今天这些话都是保长引出来的，管它好也好，丑也好，还是哪里说就哪里丢，不要再到处谈为妙。”

范老师说：“我们是初来这里，讲的东西不过茶余酒后的闲谈，如果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请各位海涵，千万不要再到处去说，这些都是道听途说，不足为据。用一句文雅的话来说就是无知的蠢话不登大雅之堂，不登大雅之堂呀！”

华德贤笑着说：“大家不要那样怕，我们在这里讲的又不是皇帝的圣旨，算得了什么？不过谈谈自己想法、看法而已，谁还会向县党部去汇报不成，就是去汇报，也是自找麻烦，引火烧身。”

王雅正站起来说：“天黑了，我们还是走吧。”

华德贤说：“我也要走了，两位老师有空的话请到我家去玩，我虽不算发财，吃餐饭是没有问题。”

范老师说：“好，我们也欢迎你来指教，日后还望保长多加关照。”

“一定，一定，只要我做得得到，我这个保长不敢不尽责。”

罗秀英到房里拿了一把菜薹来，又拿了十二只鸭蛋，放到了华存松的手里，小声地说：“叔叔，请你给两位老师拿去，我就不亲自送了。我俊龙、崇龙到你们村读书，还请你多操点心，我们会感谢你的。”

华存松说：“行。俊龙这孩子懂事，也用不着我操心，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尽力而为就是了。”

天渐渐黑下来了，天边的峨眉月发出淡淡的光。初春的晚风吹来，还有几丝寒意。罗秀英和华优志把两位老师送到村边，站了好一会儿才回去。

四十八

一九四四年四月，马侯山区到处碧草红花，正是山泉飞鸣的季节。罗秀英夫妇比过去更加勤劳不息，因为这一年，他们有两儿子在私塾里读书，必须给老师支付五担谷的学费。华俊龙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读的书越来越多，比从前更加懂事了，每天天一亮，他就把弟弟崇龙唤醒，洗脸完后，催着弟弟赶到学校里去读书，他们两兄弟每天都是最早到。放学回到家，他就马上替妈妈去担水，崇龙在家帮妈妈煮饭。吃过晚饭，洗过脚后，俊龙就又带着崇龙在豆大的油灯下抄书或默写。

这几个月，华俊龙在范老师和王老师的教导下进步得很快。华崇龙也在哥哥的带动下快速进步，他的《三字经》读得很快，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能把《三字经》全书流畅地背诵出来，而且每个字都能端端正正地写出来。

王雅正不止一次地到罗秀英面前夸这两个孩子聪明懂事，两个孩子给了罗秀英以极大鼓舞，尽管她比过去更累了，然而却好像有使不完的劲。为了让孩子读上书，她今年多喂了两头猪，为了这两头猪，她开荒种植饲料，还利用一切空隙时间摘猪菜，每天起早贪黑是必然的。

这天早晨，她刚煮好猪潲，准备煮早餐，罗少平就来到百宝村。还没进门，罗少平就高声喊着：“姑姑！”

罗秀英打开门，见罗少平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样子，忙问：“少平，你这是从哪里来？”

“我从家里来，二祖父他昨夜去世了。”

罗秀英“哇”的一声哭出来，喊道：“爸爸呀，你怎么就走了，丢下我，连一句话都没有。”

蒋满翠刚好担水回家，听到罗秀英的哭声，赶快把水倒在水缸里，没有回家就赶了过来。

蒋满翠安慰罗秀英：“老弟嫂，这不是大哭大叫的时候，首先要问明一下情况，再看看能干点什么事。亲家爷已经走了，他什么也不知道了，他把万千担子都丢给你们兄妹了。”

罗秀英忙问罗少平：“你快说说看，我爸是怎样死的，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姑姑，是这样的，二祖父昨晚都还好好的，吃了晚饭后，我们还在他老人家门前坐着，听他讲故事。早晨等叔叔去叫他开门，要牵牛去耕田时，就再也没叫动，撬开门进去，他老人家已经去世了。他们马上叫我来叫你，我就飞快赶来了。”

蒋满翠对罗秀英说：“老弟嫂，你也不要太伤心。我看亲家爷是前世修了阴功，才这样安安静静地去世的。人嘛，总有那么一回，迟一点早一点而已。亲家母去世后，他孤孤单单的，行动又不方便，这样不受病痛就升天去了，应当是他的福气。”

罗秀英含着眼泪说：“嫂嫂，你说的也是实在话，不过做儿女的，不到半年，生养、教育自己的父母一下都就没了，心里总是难过呀！”

蒋满翠点点头，也含着泪说：“是的，这是人之常情。不过呢，伤心难过是一回事，如何摆脱过分悲伤，赶快处理好父母的后事，又是一回事。亲家爷已经去世了，你和开贵哥哥选个好日子送他老人家上山才是主要的。我想你一定马上就要回娘家去了，这里有这么多事你赶快安排一下，你看有什么要我做的吗？我这个做嫂嫂的是个孤儿寡妇，做点家务事还是有力气的，你只管吩咐好了，不用客气，反正是一家人嘛。”

罗秀英感激地说：“二嫂，我正想请你帮忙，可又开不了这个口。家里家外，田里土里，都靠你一个人，千斤万斤担子都落在你的肩上，还要你来帮我的忙，我怎么敢开口呀！既然你答应了，真是想过河，船就来了。这样吧，我家里的这几头猪你就替我招呼一下，俊龙还小，好多事他没干过，也干不了，你就替我出点力气，有些事也可以告诉俊龙怎么做，俊龙这个孩子，只要你告诉他怎么做，他就会想办法干好的。我和优志尽量早点回来，你有什么事就和大嫂、荣桃嫂打个招呼，请她们来帮助一下。她们都是很好的人，她们会来帮忙的。”

“你要把俊龙留下吗？他外父上山了，他不去，不好吧！他应当去送外公上山的。”

罗秀英说：“二嫂，你这话是很在理，但我家里有头猪，还有鸡呀鸭呀，你春耕已经够忙了，俗话说，一日春二十日粮，我怎么好叫你全部替我包下呢。他外公是通情达理的人，就是他在阴间，也会原谅我这样做的。”

蒋满翠叹了口气，说：“你讲的是对的，但这是什么时候，是亲家爷去世呀！他就这一会儿要麻烦你们，此后就万事不求人了。我多做一点又有什么关系，这几天就能把我累坏了？你从来都把我的事当作你的事，处处关心我，按理我也应当去送送亲家爷上山的，既然我不能去了，就替你多做点事，这有什么不应该的？”

正当他们交谈的时候，廖荣桃走了进来，她想向罗秀英借点零钱去买盐。这个时候的盐很贵，一斤盐差不多等于三斤大米的价格，因为日本人占领了沿海，加上战争频繁，盐贵得很，刚好有人挑盐来卖，她想买盐，可钱不够，就想向罗秀英借两个银毫子买盐。

罗秀英把钱借给了廖荣桃，同时也把父亲不幸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她。廖荣桃郑重其事地说：“秀英，你是一定要回去的，家里的事，像喂猪呀，喂鸡鸭呀，有我和你嫂子在这里，你就放心去好了，我们会把事做好的。不过那些值钱的东西，你最好放到你二嫂家里去。”

罗秀英摇头说：“我难道还不相信你们？”

廖荣桃说：“不是这样讲，现在这个世界乱得很，撬门挖孔的强盗很多，他们是见缝就钻的家伙，听说你们夫妇都回娘家去了，万一晚上他们钻了进来，把你掏个精光，我们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白了。这倒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东西偷去了，你样样还得花钱去添置，那麻烦大着呢！我们这些人值钱的东西本来就不多，可是又样样不能少，少一样就会不方便。因此，你还是多注意点好，我们也方便点。”

罗秀英觉得荣桃的话很中肯，于是老老实实按她的意见去办，她把几件好的衣物都放到了楼上的厩仓里，还余下的几块银元用破布包着塞在屋檐下的头底下，然

后把楼梯背放在二嫂的家里。

罗秀英让来报丧的堂侄罗少平先吃早饭，然后让他早一步先回家去，自己则趁机把猪喂了，又赶忙添起炉火，把上午的猪潲煮好。

华优志早上收工回来，罗秀英强忍住泪水把情况告诉他，然后问优志怎么去给父亲奔丧。

华优志低着头，叹了口气，说：“他老人家倒是一了百了啦，我们做儿女的可为难了。首先是开贵哥哥，经济上肯定受不了，不到半年时间，两位老人相继去世，人死分家，这是任何农民家庭都难以承受的，上次岳母去世已经弄得够呛，现在又雪上加霜，真是作孽，老天没开眼呀！”

罗秀英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才试探地同丈夫商量：“你看我们能为爸爸做点什么，同时又能减轻哥哥的负担呢？”

华优志心想：岳母去世前曾给了自己一笔钱，为的是当岳父有困难时给他老人家一点帮助，现在他老人家去世了，这笔钱应当拿出来送他上山才是。于是他对罗秀英说：“这样吧，秀英，妈临终前给我保管的钱是不是全部拿给哥哥，妈妈对我们这样好，我们绝对不能要那笔钱。我们虽然不富裕，靠我们自己努力，精打细算，总能活下去的。”

罗秀英也有自己的想法，她知道哥哥是一个没有主张的人，而嫂子华毛德又很厉害，如果把这笔钱全部拿过去，嫂子不仅不会感谢她，反而会认为父母一定给了她好多钱，还会同哥哥吵架，叫哥哥不知怎么办是好。

她想了一会儿，才说：“我们把钱全部给哥哥拿去，不仅得不到嫂子的一句好话，还可能给哥哥添麻烦。我想这样比较好，我带十多块银元去，当哥哥确实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拿出来，万一不够，我们出面向亲戚朋友借一点，勉强应付过去。如果哥哥嫂嫂真的还不起，我们再陆续替他还债，那样嫂子也就没有理由讲父母只顾我们，更没有理由找哥哥吵架了。”

华优志佩服妻子的细致周到，同意了她的这个主意。

罗秀英对华优志说：“你去大冲圩买点香、纸和蜡烛和鞭炮，我带着小孩先回去，你一个人走得快，等我们赶到，你大概也到了。家里的事，我托付二嫂和荣桃嫂关心一下。你现在先去吃点饭吧。”

华优志说：“还是让三个孩子都去送送外公吧。俊龙、崇龙怎么还没回来，他们还不知道吧？”

罗秀英等俊龙兄弟回来后，把情况告诉了他们。他们强忍着眼泪吃了点饭，罗秀英就带着三个孩子回娘家去了。

到了娘家，大多数亲戚都来了，一见到在棺材里躺着的父亲，罗秀英号啕大哭起来，俊龙兄弟也一齐跪在棺材前流泪。烧过香，焚过纸后，姑嫂们一齐走上前把罗秀英扶起，劝她节哀。

不久，华优志也匆匆赶到了，他来到灵堂首先跪拜岳父，又绕着灵柩走了一圈，揭开死者用黄草纸盖的头部看了一会儿，不禁流下泪来，然后慢慢地又把黄草纸盖好。

过了一会儿，所有亲戚都到齐了。他们点燃一对大蜡烛，点了九炷香，哭拜一会儿，在痛哭苦声中把棺盖盖上，然后放了一挂长长的鞭炮。

华优志来到罗开贵的身旁，轻声问道：“哥哥，父亲什么时候上山，考虑好了吗？”

“请了风水先生，他看了日子，今天日子最好，今天不上山，就要到大后天了，他已经上山点墓穴去了。”

“这些事你交给谁安排的？”

“我把全部事情都交给开华老弟了，有什么事你协助他一下，我是孝子，是不好过问这些事情的。”

华优志走到罗开华家，见他不在，一问才知道他在厨房里。华优志又走到厨房，看到开华正在吩咐厨房里的人做菜，让他们一定要在未时时分开饭，因为灵柩下葬的时间是申时。

罗开华吩咐完毕，走过来对华优志说：“姐夫，你来了，有些事我正要同你商量呢，这里人太杂，还是到我家去吧。”

他们一起来到罗开华家，罗开华的妻子正在招呼客人，她站起来让华优志坐下，又倒了一大杯茶来。她低声说：“姐夫，你同开华在这里坐坐，我那边还有事，我就不陪你了。”

华优志喝了口茶，罗开华首先开口问道：“姐夫，地理先生说最好今天送老人家上山，时间很紧，开贵哥又把所有的事都交代给我去安排，我从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不知怎样才好，这事还请你多出主意，尽量做到花费少一点，各方面的意见少一点。开贵哥也真是命苦，不到半年，两个老人双双去世，这怎么得了啊！两位老人苦了一世，没有享过一天福，这样快离开了人世，不说做儿女的难过，就是我们这些侄儿侄女也伤心呀。再一层，人死分家，到了这一步，想省也省不了呀，你说该怎么办？”

华优志低头想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看了看窗外，慢慢地说：“我认为你的意见是对的，我岳父岳母白手起家，创下这分家业很不容易，他们干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我们应当让他们风风光光上山才是。”

“问题是钱怎么办？”罗开华为难地说。

“他拿了多少钱给你？”华优志轻声问道。

“哎！”罗开华重重地叹了口气，“开贵哥也为难啊，他只拿了二十块银元给我，我也垫不出多少钱来，这就叫我为难了。这二十块银元光买零碎东西还不够，买猪肉就根本没钱了，猪肉的钱可以暂时赊着，但也拖不了多久啊。”

“我这里还有点钱，你先拿去用吧。”华优志从口袋里拿出二十块银元放在桌

上，继续说道，“你看一下，有没有假的，现在假银元多得很，我把它交给你了，你还是检查一下，看有没假的。”

罗开华笑着说：“大概没有假的，你做姐夫的还会拿假的来糊弄我吗？”

华优志说：“老弟，这年头钱来得艰难，人熟礼不熟，你还是检查一下，万一有一个是假的，将来就难讲了。”

罗开华笑着说：“也是，钱这个东西是马虎不得的。”他把每块银元仔细地看了又看，还往桌上跌落一下，又在手上掂量一番，然后笑着说，“这都是双龙头的银元，都是光绪时制的，假的不多。”最后他又认真地数了一下，总共二十四个银元。

他到房里拿出一块红布包好，罗开华把钱小心放好后，感慨地说：“姐夫，开贵哥知道你拿了二十块银元吗？”

华优志说：“我还没有告诉他，他也为难啊！平时他的钱都掌握在嫂嫂手里，嫂嫂到底有没有钱他也不大清楚。现在他只拿出二十块银元来，看来哥哥也做不了主呢。”

“不管做不了主也好，做得了主也好，这二十块钱总归太少了，你拿出二十四块钱大概差不多了。不管怎样，等老人家上山后，我们再来算，就为难你做姐夫的了。”

华优志摇摇头说：“这话不能这样讲，我秀英是他们养大的，我这个家有今天，两个老人家是有大功劳的。”

罗开华想了一会儿，对华优志说：“这笔钱按一般的安排是可以了，要想办热闹一些恐怕还有些困难。到底办成什么样子，我看还是把开贵哥找来商量一下，到底他是当家的孝子，我们不能做主啊！”

华优志点点头说：“你这意见也对，我去叫他过来。”

罗开华说：“你坐下，我去叫他比较好。”

不一会儿，罗开贵披着麻衣跟着罗开华进来了。

罗开华对罗开贵说：“开贵大哥，刚才姐夫拿了二十四块银元作为安葬伯父的费用，加上你给的二十块银元，总共就有四十四块银元了。这笔钱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在今天这个时势下，已经很难得了。这笔钱是个怎样用法，还得听听大哥的意见，我好按你的吩咐去办。”

罗开贵说：“我还能说什么，现在我心里是一团乱麻，乱得很，这事还请妹夫替我做个主。”

华优志叹了口气，说：“哥哥，我是女婿，按理也可以负担岳父岳母的全部经济费用。不过有哥哥在这里顶着，要我来负责全部责任，即使我有这个本事，我也不能呀！经济上，我可以负担百分之五十，这没有问题。但到底具体怎么办，还请哥哥做主才行，我可不能喧宾夺主。”

罗开华说：“大哥，姐夫，我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彼此也用不着太客气，一客气，反而显得生疏了。伯父刚去世，送他老人家上山是最要紧的事，各方面都要有人去做，一刻也不能等，有什么话就一句话到底，不要客气了。说实在的，办法还是姐夫多一点，开贵哥平时就不大管事。我看请姐夫多出点主意，也不能说是喧宾夺主，是发自内心的希望。姐夫，你说呢？”

罗开贵含着眼泪，哽咽着说：“开华老弟的话很对，妹夫，你都听到了，我就不再说了。本来嘛，父母头上是应该花钱，可母亲才去世不久，父亲又归西了，钱就很紧了，家里没有钱，好多事就办不成，没有钱又要把事情办得好一点，这就有讲究了。我刚才说的意思不过是要妹夫想个办法，不花很多钱就能把事情办得好点，就是为我减轻负担了，这绝不是推卸责任。两位老人家苦了一辈子，也还有几亩田，最多不过卖亩地罢了。”

华优志说：“哥哥，你也不用多说了，就算刚才那话讲错了，你也不用记在心里。我刚才也不过是说这事还是由你先出个主意比较好，如果硬要我先说的话，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罗开华说：“你说说看，可以先拿个主意，然后大家商量着办。”

华优志看了他们一眼，然后沉重地说：“现在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大家都很苦，加上岳母娘才去世，花费了一大笔钱，现在葬岳父钱很紧是很自然的事。俗话说，人死分家，老人家去世了，不管有没有钱，我们都得花。不过现在要向人家借钱也难，但高利贷是千万借不得的，向知心朋友借少量的钱可以，千万不能借高利贷。田土是父母流血流汗挣来的，他们一去世，我们就变卖他们好不容易创下的业，那岂不成败家子了？根据既不卖田土，又不借高利贷的原则，我看办亲人的丧事就不要太奢华，但也不能太节约，又要我们力所能及。哥哥，你回去同嫂嫂商量一下，看她还能拿出多少钱来，如果能再出一二十块银元，我也再拿一点，凑足八十块银元左右，事情就好办了。”

罗开华说：“怕有困难，这几年开贵哥没进什么大笔钱，每年养猪卖的钱，除了一年花的，大概剩得不多了。不过大哥并不管钱，大嫂手中有多少钱他也不一定会很清楚。”

罗开贵说：“现钱是不多了，如果把那头水牛卖掉大约还可以拿出一笔钱来。”

华优志说：“牛卖掉了，田怎么办？这不妥吧！”

罗开贵说：“我这头水牛婆有一头小牛了，再过两三个月小牛就不吃奶了，水牛婆卖掉，我可以养小牛，到后年开春，就有牛犁田了。今年田已经犁过了，现在我请人把二犁二耙搞好，等父亲上山后，就可以把牛卖掉了。”

华优志又问：“小牛还要吃奶，你把牛婆卖掉，小牛怕很难养大呢！”

罗开贵说：“即使不马上把它卖掉，过两个月再卖，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财源来看待。我估计前前后后我拿出五十块钱问题不大，如果妹夫能拿出二三十块钱来，问题就好办了。”

罗开华说：“卖牛还要几个月，现在伯父上山要钱，卖牛只是一个钱的来路，我们手上还是没有钱啊！”

罗开贵听了，低着头一声不吭，只是不停地流泪。

过了一会儿，华优志对罗开华说：“开华老弟，能不能从你那儿转借一点？”

罗开华点点头，咬了咬牙坚定地说：“我本身钱不多，也是准备上春用的一点钱。不过我可以向我外家哥哥他们转借一点，伯父上山是大事，又是春耕大忙季节，一时向人去借也难，我先垫一部分。我计算了一下，最大一笔钱是买猪肉的钱，现在搞不清到底有多少客人，只要客人一定下，大致花多少钱就可以定下来了。”

华优志点点头说：“对的，首先要计算来的客人有多少，事情就好办了。开贵哥也应当节哀，你是长子，万斤担子你要挑起，我是女婿，只能分一点担子，不能做主。因此，一方面你应当心中有数，然后事情交给开华弟去办，你不能光守到灵柩前就算是尽了孝道，既然不能出面去办理，就只好全权交给开华弟去办，这里面花钱多少，怎么花法，还是得你拿出个办法才行。”

罗开贵流着泪说：“妹夫，你讲得有道理。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平时办法就不多，现在父亲突然去世，我既悲痛，又焦急，头都昏了，还有什么办法？我看还是你和开华先替我计划一下，然后大家一起来决定怎么办。”

罗开华摇摇头，对华优志说：“姐夫，你先说一下吧。”

华优志想了一下，缓缓地说：“现在一切都要马上行动，没有时间讲客气话，我要你们先拿出办法来，你们又把它推到我头上来，我看是这样，先把大的方面定下来，然后再去考虑其他的事。第一件事是决定由开华弟弟代表我们去处理各方面的事情；第二是确定这次来的客人的规模。上次岳母去世上山时总共是十五桌客人，后来厨房里还剩下很多肉菜，造成了一定的浪费，现在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大家都很苦，能节约一个铜板也好。我估计这次客人会比上次少一些，外家那边至少会少一到两桌客，加上现在正是乡村四月闲人少的时候，估计其他亲戚也会减少一点。因此，总体规模大约是十二桌的样子。如果买零碎的东西需要二十块钱的话，猪肉大致是二十到三十块钱，总体来说，有五六十块钱就差不多了。”

罗开华听后，心里有了底，赞同地说：“姐夫这个估计大致是对的，现在猪肉

比较贵，一块银元大约只能买五斤肉，不到屠夫那里去买，而是直接到农户家里去买可能会便宜一些，一块银元买五斤，应该是办得到的。十二桌客，有一百二十斤就行了。加上一些其他的费用，大约要五六十块钱。”

罗开贵也放心了，他清楚自己虽然拿出的钱只有那么一点，加上华优志的那二十四块银元，缺口就只有十来块钱了。

华优志继续说：“还有十五块钱左右的缺口就借开华的，让他先垫上，周转几天，等岳父大人上山后再想办法归还，不过不管怎样，都不能叫开华太为难。”

罗开华回过头来向罗开贵说：“大哥，要不要请几个和尚来念几天经呢？”

罗开贵为难地说：“按理是应请和尚念几天经，超度他老人家一番。可是一则，现在春耕忙，大家都有事；二则，我经济上有困难。不如到冬天了，找一个时间再来办这件事为好。”

华优志说：“这个时候能尽快把老人家送上山就好，现在日本人到处捣乱，全国兵荒马乱，能把岳父大人安葬好，就谢天谢地了，念经不念经，那是次要的。”

罗开华站起来说：“大哥，我就按你们的决定去办，我一个人不行，还请姐夫助我一臂之力，灵堂上的事，你就和秀英姐他们多关照一下，我同姐夫就去办这个事了。”

罗开华转过身来对华优志说：“姐夫，我们一起去铁坑，把买猪的事落实一下，那里有两户人家都想卖猪，价格差不多，不过我那天看有头要重十来斤，你我两个人去再估计一下，免得到时候杀一头不够。”

罗开华要华优志先把麻衣脱下，让罗秀英管着，两人一前一后地大步地走出村子。

路上，罗开华放慢步伐，让华优志赶上来两步。罗开华叹了口气，说：“姐夫，开贵哥只拿出二十块钱不知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知道你会拿那么多钱出来呢？”

华优志隔了很久才回答：“我并没有告诉他我拿多少钱出来，我想他大约手上也没有多少钱，所以才拿出那么点钱来。”

“这就更奇怪了，刚才计算了一下，这次伯父上山起码得五六十块银元，难道还要我去替他再借三四块不成？”

华优志为难地说：“他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就是这样呆板。按理，他应交代花多少钱，怎么个花法，钱从哪里来，他什么都没说就全部要你去办，这当然是不妥当的。他大约也知道你有办法，所以才这样做的。”

罗开华冷笑着说：“他才不是这样的，可能他手上真的没钱，又想不出办法，不好讲出口，他知道你一定会想办法的。”

华优志摇摇头说：“不是这样，他主要是相信你有办法。当然，我也会为安葬岳父想办法，至于我到底拿多少，他心里是没底的，他反正一时也拿不出钱，还不是由你去办算了。”

罗开华笑着说：“我想得出什么办法？第一，我本身没有多少钱，从部队逃回来就带着那么一点钱，这几年我不在家里，家底子又薄，还欠了一点债，把债一还，还有多少钱呢？现在正是春耕大忙，青黄不接的时候，大家都缺钱用，又处在这个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刻，钱难借哪！第二，伯父上山，刚才估计了一下至少要五六十块银元，他才拿出二十块银元来，三分之二要我想办法，我有那么大的本事吗？正因为这样，我才叫你同我一起来办这事，我也是没有办法啊！”

华优志好久没有说话，只是跟着罗开华向铁坑走着。快走进村子的时候有一段平坦的石板路，华优志跨上前几步，与罗开华并肩前进，他沉稳地说：“开华，你刚才的话我想了很久，我觉得你讲的也是事实，我外家哥哥要你来办事，却只拿了那么一点钱出来，是叫你很为难，你要我一同想办法也有你的道理。不过我也很为难，现在国难当头，日本鬼子到处杀人放火，国内的贪官污吏都借抗日之名大发国难财，我们老百姓真是苦不堪言。我住在山沟里，田少土多，加上这两年母亲去世，二哥又去世，要养活五口人已经很难了，幸亏秀英精打细算，才没有经常缺钱少米，可哪还有多余的钱呢！我这二十四块钱是准备用来度夏荒的，要我再拿钱出

来真的很难，就只好向人家去借了。不过岳父已经去世了，人死分家，他老人家一去世，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欠的钱，开贵哥哥认账也好，不认账也好，我们都得想办法慢慢还给人家。”

罗开华严正地说：“他不认账也不行，我伯父给了他那么大的一分家业，这点钱算什么？不说别的，把那头水牛卖掉就行了。我倒不是怕他不认账，就怕一时转不过手来。你做姐夫的知书达理，认识的人也比较多，周转点钱，是有办法的。今天我叫你出来，说实话，我就是想要你来想办法。”

华优志说：“说实话，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有办法要想办法，没有办法也要想办法。一句话，非得搞到钱不可。我想可以找我的堂妹夫罗隆发想点办法，他近几年好像搞了点钱。”

罗开华高兴地着说：“对，只要他肯帮忙，问题就好解决了！你同他的关系好吗？”

华优志肯定地说：“还可以，前年他做生意本钱不够，我还替他担保，向人家借过三十块银元呢。”

“那就没有问题了！”罗开华乐观地说，“我们已经有四十四块钱，再借二十块就够了。万不得已，再借十块到十五块也行。”

他们走过了一段石板路，走上一座小石板桥，桥边有一些妇女在洗衣，桥下的水潭中有一群小鸭游来游去。

到了村边，有两只大黄狗一齐冲他们“汪汪”地叫，接着，全村的狗都叫着赶来。罗开华和华优志只好静静地站着，待狗平静后，从柴堆里抽出一根木棒，拿在手中向村里走去，那些狗见他们手上拿着木棒，就夹着尾巴逃回沉巷里去了。

他们走进村，很快就找到了罗隆发，说明来意后，罗隆发拿出十五块银元给华优志，并要华优志掂量一下，看有没有假的。

华优志笑着说：“你过过手的钱，我放心，哪个还瞒得了你的眼睛。”

华优志说：“你这十五块银元如果要得紧，过几天就给你送来。如果手头宽裕，我就插好田再给你送来。”

罗隆发笑着说：“不碍事，你只管放心用，等你有空闲时间再拿来，如果我要钱用的话会去拿的。”

华优志笑着说：“这不行，如果你过几天就问我要这笔钱，我可不一定有，等我凑足了这笔钱，我就给你送来，这样比较好。”

华优志还没说完，罗隆发就打断他的话说：“不碍事的，我不怕你少我的钱，早两年我向你借钱时，你总是爽爽快地满口答应，从没有限定时间还你，现在这几块钱，不多不少，算什么呀！我呢，这两天确实忙，我昨天就听说你岳父去世了，本来今天要去看他老人家的，做生意嘛，拖泥带水的事多得很，本来想起身，又停了下来，谁想你们还找来了。走吧，我同你们一起出去，要在平时是应当留你们吃餐饭才行的，现在安葬老人家是大事，我们一起去吧。”

罗开华说：“我们要过一下才回去，我们还要去杀头猪呢。”

罗隆发说：“你们为什么不早说呀！这样吧，我们一起去，买猪肉的钱过几天再付也行，我来给你们担保。”

华优志说：“不用你担保了，有钱给他，不用欠什么钱了。如果没有你这笔钱的话，那就还要你担个保。”

罗开华说：“姐夫，你可以先回去，那边可能有事找你，这里的事我同隆发商量就行了。”

罗隆发说：“行啊，我同开华兄一起处理这边的事，开贵老兄是一个大忠厚人，心眼少一些，遇到什么事，一时不晓得怎么办也是有的，优志哥帮他一把那是最好的，跑腿的事你就交给开华和我去办吧。我这个人呀，别的本事没有，跑跑腿还是行的，你就放心吧。”

罗开华格外高兴，大声地说：“行啊，这下我可找到好伙计了，有隆发想办法，

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姐夫到底是半个孝子呀，要我姐夫一起来办，到底不好说呀，哪有要女婿来操办岳父的丧事的，现在隆发老弟挺身而出帮忙，真是天大的好事。”

“开华兄，你不忙吹，你看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什么？”罗隆发说。

华优志说：“其实也并没有多少事，主要是杀猪买肉，小菜已经有人去买了，也花不得好多钱，还有就是厨房里没有人炒菜。”

罗隆发说：“这好办，我杀了猪，买好肉，然后带两个人过去就行了，我估计客人不会超过二十桌，这还不好办？”

罗开华说：“我估计是十二桌多一点。”

“就算他十三桌、十四桌吧。现在是农村大忙季节，实际上比估计的人数只会少，不会多，一日春二十日粮，哪个不想抓紧时间呐！”罗隆发转过头来对华优志说，“放心吧，我们来办，你就先回去料理那边的事吧。”

华优志非常感谢开华和隆发，把事情拜托给他们，就大步流星地往石凉亭赶。

罗开华和罗隆发一起周到地办好了采购、做厨的事。他们秉着能省就省，该花钱的地方就大方一点的原则，只花了五十来块银元就把整个丧事办好了。

把老人家送上山的第二天，罗开华帮助开贵哥把厨房里的用具归还给人家。罗秀英也帮嫂子把父亲生前住过的房间打扫干净。罗秀英始终含着泪水，这里曾是父母共同住过的房间，自己也是在这里出生和长大的，现在人去房空，父母的声音容貌仍在眼前，她仿佛还听到父亲给自己讲的神话故事，出嫁前母亲的嘱咐。两年内，从前教育自己抚养自己的父母都相继去世了，真是悲从心来，泪从眼流。

当一切收拾妥当，华毛德准备出去，罗秀英悲痛万分，坐在门槛上痛哭起来。华毛德低着头对罗秀英说：“妹妹，算了吧，你这几天还没有哭够？泪水都快哭干了，还是要节制点才好。当然啦，他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双双去世，怎么能不悲痛？就是我这当嫂嫂的也一样呀，我到底是他们的媳妇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人在世上哪有不老的呀，就是长到九百九十九岁、一千岁、一万岁，也是要归西的呀。当然

啰，父爱子成龙，子爱父登仙。不过从古到今，能够成仙又有几个呀，还不是由儿女养老送终完事。”

罗秀英没有讲话，听嫂子这样讲，只是悲愤地看了她一眼，然后马上把头低下，哭得更厉害了。过了很久，她才抽咽着说：“嫂子，你讲的也有点道理，不过上天为什么亏我的父母呀，他们两个那样忠厚老实，一辈子做牛做马，白手起家，创造了这份家业，他们还没有享过一天福就这样去了，叫我们做儿女的能不悲痛吗？”

“秀英，我不是说不要你悲痛，我是说你要多为你和你的三个儿子考虑，不要把身体弄坏了。要说苦，我比你苦一千倍、一万倍呢。你知道，你哥哥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里里外外都打不开，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半点作为的人，我嫁给他还不是前世不修，造了八辈子的孽，我是有苦说不完，道不尽啊。妹妹，你呢八字好，配到一个好丈夫，你那优志呀，能说会算，鬼主意多得很，你哥哥还抵不上他一条腿。加上你们命大，接连生下三个儿子，哪个比得上你呀！我怎么样，生下一个女儿就再也没生养，我这苦，你想过吗？”

罗秀英听嫂子这么一说，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她看嫂嫂那样子，好像真的在安慰自己，停了半天才说：“嫂嫂，你讲到这里了，我倒想问你一句，你求过神、看过医吗，为什么会生下银菊侄女后就不生了呢？按理不会是这样呀！”

华毛德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神也求过，医也求过，都没有用，这是你家的家运不好，生下一个女儿后，就再怀孕不起了，这是命中注定的事，人是没有办法的。女人嘛，就是靠丈夫嫁得好，儿女生得好，没有这两条，一切都是空的。人家说，夫贵妻荣，又说有子穷不久，无子富不长，这是很有道理的。丈夫没有用，再行的女人站出去也比人家矮半截，没有儿女，就算有万贯家财也是白搞一场。秀英妹妹呀，我真的很羡慕你，丈夫嫁得好，又有三个将军一样的儿子，你的八字好啊，嫂子没法同你比呀！”

罗秀英摇摇头说：“嫂子，不能这样说呀，优志是还不错，可比起人家那些大富大贵的人算得了什么？三个儿子虽然还不错，可是我们只有那么一点家业，要送他们读书还很难，有了儿女，没有办法叫他们读上书，不懂事，多一个，少一个又

有什么分别呀！”

“秀英，要知足啊！你有三个儿子，我却一个也没有，你还不是占上风吗？有了儿女就有办法，有人就会有财，就会有办法，世界上的事不都是由人做成的吗？我看你那三个儿子呀，一定会有出息的，这是看得出来的。听开贵说，俊龙现在就比他爸爸认得字还多了，你看他讲话、做事、玩耍都和一般的小孩子不同，不知你前世修了什么阴功，积了什么德，得到这样的一个儿子，你的八字好啊！”

罗秀英不想再同嫂子讲下去，她站起来，擦干眼泪说：“嫂子，还有什么事要收拾吗？借人家的东西都归还了吗？我们一起去吧。”

“大的东西都归还了，还有些零碎的东西也不知是谁的，要问清楚再给人家送去，那些孝衣要洗干净才能归还人家。这几天我们都累了，过几天我洗干净后再慢慢地送还给人家。你也够累了，你还是要像过去一样经常回来看看，嫂子这里好的东西没有，粗茶淡饭还是有的，姐妹之间要经常走动才亲热。秀英呀，你们兄妹可不能太疏远，一年半载都不来往哪！”

罗秀英点点头说：“是的，嫂子，我会经常回来看看的。不管怎么说，这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的娘家呀！我能不回来吗？”

她们一起走进罗开华的家，问罗开华厨房里还有什么事要干。罗开华说一切都安顿好了，并告诉她们客人都打发走了，还剩下一些菜和冷饭，冷饭昨晚用井水泡着，可以做酒，剩下的小菜只能用来喂猪了，还有些猪肉都煎炒过，大概还不会坏。

罗开华最后说：“毛德嫂，这次送老人家上山你们自然尽了力，说实在的，没有秀英姐和优志姐夫的努力，不会那么顺利。别的不说，开贵哥只给了我二十块银元，姐夫却拿出了二十四块银元，还向隆发借了十五块银元。实际上，三分之二的银元都是秀英姐和姐夫拿出来的，不然要我操办这事，我还不知怎么办呢。”

华毛德听了很受感动，忙问：“总共用了多少钱？秀英和妹夫拿出的钱，我们怎么还呀？”

罗开华笑着说：“到底用了多少钱我还说不清楚，大约是六十块银元的样子。吃了饭后，隆发会过来把细账算一下，然后才能告诉你们一个准数。优志姐夫说了，那二十四块银元算是他们出的，不要你们还了，至于从隆发那里借的十多块钱到底由谁来认领姐夫还没有明说，不过他向隆发讲了，过些时候他会去归还的。”

华毛德说：“妹夫讲钱不要还了，那是他的一番好意，我们一时拿不出钱来，算是借他的就行了，能够不要利息就是大恩大德，大情大义了，哪有要他来背债的。说实在话，我的家娘家爷白手起家，创下这样一份家业实在很了不起，秀英出嫁时，虽然有一点嫁妆，但比起我们得到的两幢房子和田土来，是算不了什么的。现在两位老人家去世了，我们怎么好叫妹妹和妹夫来负担呢，讲出去岂不让人笑话，怪我们没用和太自私自利了吗？所以钱还是由我们来，只是归还的时间迟一点就行了。”

罗秀英叹了口气，说：“嫂子，还说什么呀！让父母顺顺利利上山是我们做儿女的一点孝心，管人家怎样议论，那算什么呀！要说道理嘛，可以讲出一大堆来，儿呀女呀都是父母的亲骨肉，儿子可以给父母养老送终，女儿也可以。就说优志，父母在时总是把他当儿子看待，很看重他，他也把我们父母当作是他的亲生父母，现在他们去世了，他愿意承担做儿子的责任，有什么不可以的呀！”

罗开华笑着说：“说句实在话，我们姐夫呐，就是通情达理，换作人家会这样做吗？有些亲兄弟为了争夺遗产动刀动枪的事见得还少吗？姐夫却不是那样的人，把身边的钱全部拿出外，还向人家去借那么多钱来，这样的亲戚难得呀，这当然是我们伯父伯母平时放出了春风，也是姐姐对姐夫好才会有的，如果优志姐夫稍微有点私心，不一定会这样做呀。开贵哥、毛德嫂也是前世积了德，才会有这样好的亲戚呐，我看你们就不要多讲了，等隆发来了，算清楚账，再看开贵哥和优志姐夫怎么说，我们也从旁边说句公道话，再做决定。现在你们就去休息一会儿，我把那些冷饭处理一下，中午还会有桌人吃饭呢。另外，明天就是挂三朝坟了，看还要买点什么？鸡公还有两三个，鸡是不用买了，要不要买点新鲜腊肉？”

华毛德听了，站起来说：“这次爸爸上山，开华老弟出了很大力气，我从内心感激你，以后慢慢来报答吧。”

罗开华摆摆手说：“伯父伯母在我外出当兵时千方百计关心我老婆，我老婆总是说他们好，我为他们上山出点力，跑跑腿，还不应该吗？”

罗秀英同嫂子回到哥哥这边，坐了一会儿，罗隆发就过来了。罗秀英赶快给他倒了一杯茶，并问他吃点什么，罗隆发说他已经吃过了，让快点找罗开华过来，一起把账目算清楚。

华毛德去叫罗开华，罗秀英也去叫华优志赶快起床。这几天华优志为安葬岳父的事忙这忙那，两天都没有睡好，早晨罗秀英叫他起床时，他要罗秀英别管他，让他多睡一会儿，所以直到罗隆发过来，他还在床上睡着。

罗开华同罗隆发打了个招呼后，两人就开始对数，罗开贵一声不吭地坐在旁边。华优志起床后，走过来同他们打过招呼，就忙着洗脸刷牙。华毛德问妹夫吃点什么，华优志说：“不忙，刚起床，什么也不想吃，过一会儿再说。”

华优志洗漱完，罗开华回过头来对华优志说：“姐夫，你过来，往这边坐，姐姐和嫂子也过来听一听。现在由隆发老弟讲一讲这次花的钱，大家心里有个数。”

罗隆发笑着说：“开华哥，你不要卸担子，我是中途参加进来经手的，前面的情况我不大清楚，还是由你来讲比较好。开贵哥起初也是全权委托你经办，我不过是中途协助你跑了跑腿，怎么可以要我来报告全部的情况呢，这不是喧宾夺主了吗？不合适，不合适。”

罗开贵说：“隆发老弟，你就不要客气了，反正是自家人，哪个讲都是一样的。既然开华要你讲，你就讲一下吧，不管怎么说，我都万分感激你们，相信你们，我就是这句话。”

罗开华又推辞了一番，罗隆发还是不肯讲，他坚持说：“你先说一说，你讲完了，我根据情况再补充一两句就行了。”

华优志说：“我看你们两个还是干脆一点，用不着你推我让的，反正这次我岳父上山办得比较简单，花钱也不太多，时间就一两天，应该很清楚的。”

罗开华推辞不了，就摇摇头说：“我说就我说，这次的粮食是开贵哥自己的，我们就没有去算钱了。这里只有两大笔账，最大的一笔账是买猪和酒，其次是买小菜和佐料，其余就是一些零零碎碎的钱。每样东西花的钱是多少，单价如何，我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就不一一细说了。我只说一个总的数目，这次总共花了五十六块三角八分。开贵哥给了我二十块银元，优志姐夫给了我二十四块银元，又由姐夫出面向隆发借了十五块银元。我从哥哥和姐夫那里总共接过了五十九块钱，还剩下两块零六角二分。现在我把剩下的钱放在这里，你们看看谁来收起。”

华优志说：“你就给我哥哥吧，明天挂三朝坟，可能还要用点钱呢。”

罗开贵打量了一下开华和隆发，然后说：“也行，我把这点钱收下。不过，妹夫，你给我垫的钱我一时不能，不，应当说没有办法归还给你，所以呀，隆发那钱由我写个借条，我同意付利息，你看这样行不行？”

罗隆发向华优志看了一眼，罗开华也看华优志要怎样回答。华毛德叹了口气，说：“一下子欠这么多钱，要付利息，那就不得了啦。”

罗秀英看着丈夫，她感到压力很大。

华优志说：“大家都在这里，我来说说我的一点意见。岳父岳母也是父母，按中国的说法，女婿是东床半子。因此，我是有义务为岳父上山做点事的。再则，岳父岳母在世时从来都是把我当儿子看待，我很感激他们俩的关心，就是我全部负担他们的安葬费也是应当的，老人都说女婿是东床半子，管他半子也好，全子也好，总而言之都是儿子，儿子给父母尽点养老送终的义务，还不应该吗？”

华优志用征询的目光看了罗秀英一眼，罗秀英点点头，然后罗秀英把凳子挪动了一下，靠近大家，说：“我看哥哥就不要客气了，由我们多负担点吧。父母就生下我们兄妹两个，我们都是父母一手拉扯大的，都受了父母的大恩大德，父母的恩德，儿女是永远也报答不完的。俗话说，父母头上好要钱，说实在话，这次安葬父亲的事其实是很简单的，都怪我们做儿女的本事不大，如果我们本事大的话，多用点钱也是应该的。当然，我知道父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相继去世，人死分家，哥哥虽然有饭吃，余钱却并不多，我们拿点钱出来安葬父母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刚才优

志已经讲了，我是赞成的，我就不多说了。我看要不然这样，我们和哥哥嫂嫂各负担一半，这样我们兄妹就都不会欠债，以后有困难再互相关心一下，这样就行了。”

华毛德听罗秀英这样说，就慢条斯理地说：“我也来说两句。我们前世有缘，今世才成兄妹姑嫂，这也是我和开贵的造化好，遇到了这样好的妹妹和妹夫，他们愿意尽孝心，拿点钱来安葬父母，是他们两个仁义。他们愿意担一半就一半吧，不过总不能叫他负担比我们还多，他们负担多了对我们的经济当然好一点，不过人家也会议论呀，知道的人会说妹妹和妹夫贤德，不知道的人会说我和开贵太自私或者说我们太没用。我们也不是穷得洗壁无尘，我们有田有土，还有两幢房子，如果还要你们负担那么多钱，我们还有脸做人吗？”

罗开贵见老婆这样说，就对大家说：“我是长子，是一家之主。中国有句古话，家有长子，国有大臣。长子是应该多负责的，说也耻人，我这个做哥哥的远不如我的妹妹聪明能干。父亲去世时，我只能拿出那么一点点钱，大部分都是由妹夫想办法，我真没用啊！不过，我想如果妹夫硬对父母尽点孝心才安心的话，最多不超过三分之一，我们现在就剩下三口人了，负担比妹妹轻，而且老实说，三个外甥都吃长饭了，又要读书，家庭负担是很重的，你们就听我这个做哥哥的话算了。”

罗隆发笑着说：“我也参与了蛮多人家分家的事，有时兄弟之间为了一点小事就争吵不休，有的还动手动脚，却从没有见过你们兄妹这样争着为父母养老送终，争着出钱的。我同开华也说过，优志和秀英这样的人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开贵哥，我认为还是这样好，优志拿出那二十四块银元就不用还了，其余的由你来负担，欠我的那笔钱，你能想出办法来就早点给我，一时有困难，就由优志哥去想办法，我知道他活动能力强，办法多，对他来说，向人家周转这笔钱就是一句话的事。利息的事就不用提了，今天我受到很大的教育，人嘛，就应当像你们这样互相关心，才算人，才有人情味，不能老是想着自己怎样。”

华毛德说：“就依隆发老弟说的，欠你的那笔钱，过两天我回趟娘家想点办法，我家里那些弟兄陆陆续续借过我一点钱，我现在遇到了困难，他们也应当为我想一想。”

罗开贵说：“你那些兄弟都是心狠的人，他们不一定会归还给我们的。”

华毛德说：“不管怎样，他们都得想想办法，难道真的死了人也不管吗？我不会放过他们的。”

罗开华咳嗽了一声，严肃地说：“账就算到这里吧。喏，这几块钱开贵哥拿去。”他把钱交给了开贵，开贵顺手把钱交给了自己老婆。罗秀英淡淡一笑，赶快把头低下。

账算完后，罗秀英站起来说：“哥哥，嫂嫂，开华弟弟，还有隆发老弟，爸爸妈妈就这样去了，我心里很难过，我那边是一个穷地方，我又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为了教育他们，我和优志吃尽了苦，你们也是知道的，今后你们有空就常常去看看，我怕很难脱身回家了。再则，父母都去世了，看到他们造的房子，我心里就难过。一句话，要我经常回来怕是很难了，有空你们就赏脸去看看我们，我会很高兴的。明天是给爸爸挂三朝坟，按老规矩，女人是不上坟的，我想就先回去了，就让优志和两个小外甥给老人家去多拜几拜，还有些零碎的事就烦嫂嫂多劳一下神了。”

大家一致挽留，罗秀英还是执意要回夫家。

罗开华说：“既然姐姐要回去，就让她去吧，她是一个当家的人，让俊龙外甥一个人在家，姐姐也不安心，就听她的吧。”

大家一起把罗秀英送到村边的石桥边。罗秀英含着泪说：“大家回去吧，女生外向，嫁一家就为一家，你们就原谅我一点。”

华毛德急急忙忙赶来，大声地说：“秀英，慢点走，这儿还有点东西你拿去。”她一手拿着竹篮，里面装着几块油炸的猪肉，一手提着旧布，包着麻线团。

华毛德对罗秀英说：“这几块肉就给俊龙外甥尝一尝，这点麻线团是妈妈生前打算给秀英织蚊帐的，可能不够，不过差不多了。”

她看秀英流着泪，就叹口气说：“妹妹，老人家已经去了，你再哭他们也听不

见、看不见了。你有三个像将军的外甥，这是人家想都想不到的大福气，父母在世的时候，讲到三个外孙就眼睛发亮，夸你福大命大，他们老人家都希望外孙有出息，为了他们，你也应当节制一点，千万不要哭坏了身体，否则他们在阴间也会不开心的。”

罗秀英点点头说：“是这样，我们不应该叫父母失望。嫂嫂，你也再去求求神，求求医，给我父母生个孙子出来，那样他们在阴间也会开心的。”

华毛德说：“求是会去求的，有没有结果就靠祖宗有灵了。我也搞不明白，怎么会生一个出来就再也没有生育了呢？”

崇龙和贤龙也跟着跑来，嚷着要跟妈妈回家。罗秀英劝他们留下给外公挂三朝坟，崇龙听了妈妈的话留下来，贤龙死活不肯，最后只好把贤龙带回了家。

四十九

罗秀英回到家里，赶快去谢了蒋满翠嫂子帮她把全部家务事承担下来。

第二天下午，华优志带着崇龙回到家里，然后就抓紧一切时间去干农活了，力求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这天晚上，华优志直到天全黑了才回来。

刚吃过晚饭，华存松和范卓云老师就来了，他们对罗秀英父亲仙逝表示慰问，又问了花费的情况。华优志作了简单说明，罗秀英万分感谢他们的关心。

四月是乡村大忙季节，也是中国农民开始夏荒的时刻。罗秀英用来待客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她又是个很要面子和尊重老师的人，看到范老师和华存松深夜来访，除了喝一杯清茶外，再没东西招待客人，她很不好意思。

最后，她只好去拿了一盘红薯片来，然后不好意思地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坐坐，我实在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招待，这真是丑死人了。这红薯片还有些甜味，管它好吃不好吃，你们尝尝吧。”

范卓云老师说：“罗嫂子，不要太客气，我们都是穷人出身，在这样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又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刻，能吃到红薯片已经很不错了。我小时候就很爱吃这东西，还经常背着我妈妈去偷吃红薯片呢。”

华存松也说：“红薯片现在吃起来又柔又软，还有点甜味，是很好吃的东西。我们村里有很多人都快断粮了，这年头能够正常吃上三餐就很不错了，你要是到我家去，我可连这东西都拿不出来。”

华优志吸了口烟，皱着眉头说：“秀英，家里不是还有黄豆吗，你去炒盘黄豆，再加点糖，不也可招待客人吗？”

华优志回过头来，道歉似的对范老师说：“范老师，你到我们这里教书，我却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招待，实在对不起。”

范卓云老师摇摇手说：“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我们同日本人打了七八年

的战争了，现在是国穷民苦，这不是你我个人的问题，是整个民族的灾难。正如古人所说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不过说实在的，我们这个山区还算不错，虽然主粮不多，杂粮还是有的，这个年头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你不要因为拿不出好东西给我们吃而感到心里不安，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你如果到学校去，我可连红薯片都没有，只有两袖清风了。”

听范老师这么说，大家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华存松也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情况都差不多。你那黄豆也不用炒了，明天没小菜吃，还可以当菜吃呢。”

范卓云老师说：“黄豆是个好东西，营养价值高，它不仅可以做菜吃，还可以当主食。古书上不是说‘半菽不饱’吗？菽，就是豆子，我们家乡就有这种情况，没有粮了，就炒一碟黄豆，喝几大杯开水，就算一餐饭呢。”

罗秀英却很快炒熟了一大盘黄豆，华优志从楼上拿来一大片黄糖，然后放碗里磨碎，交给罗秀英去上糖。华优志又走过来，给客人的杯子里加满了水。

华存松说：“你们夫妇这股热情叫我们不知怎么说才好，来到你们这里，总要拿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实在没好东西，还要想个办法，炒黄豆上糖，我们都不敢随便到你家里来了。”

华存松话还没有讲完，范卓云老师也说：“你们不要太客气，随便一点还好一些。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你不要把我看作老师，实际上我是有家难归的难民，教书不过是暂时谋生的手段。有什么办法呀，家乡沦陷了，我们这些读了几句书的人在鬼子的铁蹄下是很难生存的，日本人总认为我们这些有知识的人不去当汉奸，就一定是反对他们的人，你不同他合作，他随时可以杀你，但是我们是绝对不会去当汉奸的。”

罗秀英这时端上了一盘裹上红糖的炒黄豆来，说：“范老师，实在没有什么好吃的，吃点糖炒豆吧。”

华存松笑着说：“我来尝尝，看看秀英的手艺怎么样。”

他拿了几粒放进口里，津津有味地吃着，然后夸奖道：“又香又甜，脆甜可口，我还是第一次吃这个东西呢。”

范卓云老师笑着说：“在我们家乡还有卖呢，叫作糖豆豆，不过那是用白糖拌的，过去我们常买那东西吃。”

华优志说：“那是市场卖的，我们这是土货，肯定是比不上市场的。”

范卓云老师尝了一下，赞叹道：“各有各的味道，市场上买的没有自己做的香，不错。”

大家一边吃，一边喝茶。罗秀英拿来一只小碗，用调羹舀了几下，笑着解释：“我给那三个小把戏送去。”

华存松问：“俊龙到哪里去了？”

罗秀英笑着回答：“他们在房里看书写字，他们这点还挺自觉，吃了饭，洗好脚就到房里去读他们的书。”

罗秀英回来，又给他们的杯子里添了一轮开水，然后排着丈夫坐下，笑着说：“范老师，你从老远地方来到我们这个穷山沟里，一定过不惯吧？”

范卓云老师说：“人是一个怪物，贱也贱得，贵也贵得，落到哪个地方，就在哪个地方安身。俗话说，到哪个山上就唱哪个山上的歌，也就是入乡随俗。孔老夫子也说，既来之，则安之。刚才我不是说过，我们实际上是有家难归的难民，我们能在这里找到碗饭吃已经是万幸了。”

华优志说：“这都是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把你们请来的，要不然我们花再多的钱也请不来你们，你们这叫‘虎落平阳’‘龙游浅水’，是无可奈何的事。”

范卓云老师笑着说：“我不是虎，也不是龙，无可奈何倒有一点。”

华存松说：“我看这都是命，也可以说前世有缘，不然你和王雅正老师会到我们这里来吗？对你们来说是无奈，对我们来说倒是一种造化。说句实在话，我见过

不少的读书人，与县党部的书记、县长也见过面，不过最叫人佩服的还是你，你的文化水平很高，知识渊博，但没有半点架子，从不嫌我们这些脚上有牛粪的人脏，不把我们农民当蠢子，这就很可贵了。还有一点，像你这样的人，如果想去当官的话，起码可以当个乡长，甚至是县长，你却到我们这里来当孩子王，这很难得呀！”

范卓云老师说：“我这样的人是当不了官的，现在那些当官的有几个是有真才实学的？他们多半是靠裙带关系，有些还是卖身投靠弄来的。你们看过《水浒传》吗？上梁山的许多好汉都不是当官的，像那个高俅，他当了太尉，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部长，他有什么本事，实际上不过是今天城市里的小无赖，他是文不能捉笔，武不能提刀，什么本事也没有，但有什么办法呀，他却偏偏能当官。”

范老师喝了口水，又吃了几粒豆子，笑着继续说：“我有什么呀，没有关系，也没有钱，还不肯去钻营，我能当官吗？我这种不肯拍马屁的人即使有个一官半职，在官场也混不下去的，所以我认了，我没有当官的本事，教点书还行。孟子说过，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三乐也，教书也是乐趣呢。当然，我刚才讲了，我来教书还有一个原因，日本人来了破坏了我们的家园，我们现在是有家难归。总而言之，我是当不了官的。”

华优志笑着说：“范老师太谦虚了，如果让你当官的话，可以当很大的官。你看历史上的姜子牙，他原来是一个穷汉，连他老婆都看他不起呢。还有那个朱买臣不是也穷得老婆要同他离婚吗，一旦时来运转，就当了的很大的官，还比原先那些大官有本事。”

罗秀英说：“当什么官呀！古人说，一代官，九代牛。当官没有不黑心肠的，心肠一黑就做坏事，一做坏事，下辈子就会变牛了。我看你们这些读书的人呀，教书最好，总是自己做好事，也教人家做好事，要是我俊龙明读出了书，我就主张他去教书，别的什么事都不去干。”

范老师说：“罗嫂子，你这个理想一定会实现的，你家这个孩子挺聪明的，现在他快把‘四书五经’读完了，认得的字已经不少了，一般的私塾老师也就读这么多书。还有呢，他的悟性特别好，学了东西就能用，不是那种读死书的人，从这几次作文来看，他一篇一个样，进步很快，所以他是能够当老师的。”

华优志说：“这样天昏地暗的时代，就是俊龙能够教书，人家也不会请他的。农民的儿子只能世代当农民，自古都是如此。”

华存松紧接着说：“也有例外，也有例外，你看诸葛亮曾躬耕南阳，当过农民，朱元璋也是农民出身，俊龙可能是个例外呢。”

华优志说：“难哪！世代当农夫的家里是难有出头机会的，更何况是日寇横行中国的时候，有什么办法可想呀，如果有机会让他成才，我和秀英再苦也要送他去呢。”

罗秀英听了很高兴，她笑着说：“范老师是哄我们高兴才这样说的，我们心里有数，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农民的儿子把田种。我们送俊龙去读书，是希望他不要太吃没有文化的亏，别的我们可不敢去想。”

范卓云老师点点头，一本正经地说：“罗嫂子，我怎么敢哄你们呢，我讲的是大实话，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就多讲两句吧。”

他喝了口水，继续说道：“罗嫂子讲的也有道理，好像自古就是这样，农夫的儿子就只能是农夫，可是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会变化的。有人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不对的，实际上天在变，道亦在变。《三国演义》开头就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已经乱了那么久了，老百姓吃尽了苦头，都希望有一个太平世界，这个太平世界一定会来的，这叫作‘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是一种规律，一种趋势，任何人都挡不住的。”

罗秀英笑着说：“范老师，你讲那么多书上的事，我不大听得懂，你能不能讲得土一点，让我们这些从没进过学校门的人也能句句明白呢？”

范老师笑着说：“对，对，我讲土一点，讲通俗一点吧。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实际上是一个意思，那就是中国乱了这么久了，乱到极点了，老百姓都希望中国变成一个太平世界，现在正处于向太平世界转变的过程中。老年人是没有办法了，中年人还可以做一些事，青年可谓大有作为，而最有希望的就是俊龙他们，他们的前途真是无限光明啊！”

范老师又吃了几粒豆子，呷了口水，很兴奋地说：“你们也许听过了，现在正在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是最大的受害国之一。但战争打得最猛的地方是俄国，俄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最终以德国法西斯惨败告终。现在俄国的红军在斯大林城和库尔斯克城两个地方消灭了德国的主要精锐部队，德国一下子损失了几百万军队、几千辆坦克、几千架飞机，俄国的红军乘胜穷追猛打，已经打到德国本土去了，德国肯定是完蛋了。德国一完蛋，日本就完蛋了，因为日本和德国是盟国。”

华存松说：“我们过去没听说过，只知道美国在太平洋，如果把日本打败了，中国就会胜利。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我那次在国民党里开会，听到有人说过，但不知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是在哪里，便当作耳边风，早记不清了，更不知道是同我们有关系的。范老师，你一定知道内情，你详细讲一讲，像法西斯呀，格勒呀，斯大林什么的，最好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虽然是一个死农民，对这些东西还挺爱听的。”

范卓云老师笑着问：“有这个必要吗？”

罗秀英笑着说：“我们是大字漫漫黑，小字认不得的农夫蠢子，你不解释清楚，我们是听不懂的。”

华优志也说：“范老师，你要把我们当小孩子一样看待，中国农民，特别是山沟里的农夫，都是一些无知无识的人，你可要多点耐心才行，不要认为我们太蠢，我们虽然是蠢，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从小就没有文化，见识有限。你经常看报纸，我们却从没有见过报纸，只是一些道听途说一些谣言诡话，真是什么也不懂。”

范卓云老师皱了一下眉头，严肃地说：“你们是农民，这不错，但绝不是蠢子；没有文化也不错，但这不是你们的过错，是你们受了太多苦，没有条件，没有机会学文化。刚才我讲话没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我的意思，一些你们没有听过的东西我没有给大家解释清楚，这说明是我不懂事，以后我一定改正这个不好的习惯。”

他停了一会儿，继续说：“刚才讲的斯大林格勒是俄国南部一个很重要的大城市，格勒是城市的意思。斯大林，有些人也叫他斯丹林，是一个人的名字，是钢铁的意思。库尔斯克是俄国西部的一个铁路交通中心，是一个城，俄国和德国在这两

个地方进行了战略决战。这里，我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大家一定很奇怪，这样的大事我们为什么知道得很少，甚至根本不知道呢？原因在于老蒋不喜欢俄国的红军，他只对美国、英国感兴趣，所以对这样的重大事件一笔带过，不肯做大量宣传。再就是我们这里太偏僻，太落后了，一个村，甚至一个保都没有一份报纸，所以对外面的事知道得就很少了。”

华存松说：“我们也可以订一份报纸呀！”

范老师说：“没有用的，我们这里根本不通邮电，就是订了报，人家也不会把它送来，而且价格是很贵的。”

华优志说：“就是有报纸，我们也不一定看得懂。例如刚才讲到的什么格勒，你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吗？俄国和俄罗斯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它是什么样子吗？还是请范老师讲一讲比较好。”

范老师接着说：“我再说一点情况吧。日本鬼子，你不要怕他们，他们作恶不了多久的，至多再有两年就完蛋了，这是确定无疑的。”

“就是日本鬼子投降了，也不一定太平啊。”华存松说，“我们国民党内部开会，有人说日本容易打败，最难搞的是怕苏联红军支持共产党的八路军，国共两党如果不肯合作，中国也未必会太平的。”

范老师笑着说：“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将来两党怎样，这里不好讲，因为那只是一种猜测，还不是实际的东西。我只能说日本是可以打败的，虽然还不是事实，但发展趋势已经很明朗，打败了日本，太平世界就快来了。”

华优志笑着说：“如果蒋介石和毛泽东两个人又打起来，那岂不是战祸连绵，我们老百姓又要吃苦了吗，太平世界还不是一句空话？”

华存松附和道：“范老师，优志这个问题问得好，你还是说说吧。”

罗秀英又拿来铜壶，给每个人加满了水，笑着说：“范老师，你不必管他们，你先喝点水，吃点东西吧，他们两个总是钻牛角尖，你莫把口水讲干了。”

范卓云老师感激地说：“谢谢，嫂子真会关心人，水我是要喝的，豆子也是要吃的，他们提出的问题合情合理，这个牛角尖钻得好，这也可以帮助我提高认识，是一件好事。”

他吃了一把豆子，又喝两口水，有条有理地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有可能打，也可能合，不过合的可能性更大。这里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中国老百姓希望和平，谁发动战争，就得不到老百姓的拥护，会失去人心，失人心者失天下，所以谁都不敢贸然发动战争。共产党方面的情况我不大清楚，国民党方面虽然也打过几场硬战，但总是节节失利，从南京退到武汉，又从武汉退到重庆，军队损失很大，要发动大规模反动内战也有很大的困难。至于共产党那方，被蒋介石的中央军从江西赶到陕北，听说损失了百分之六七十，日本鬼子占领武汉后，对共产党的游击队进行了反复地大扫荡，军民损失惨重，力量比国民党还弱，更不会首先发动战争。这道理是很明显的，拿大人欺负小孩子的事来说，小孩子是很少会打比自己力气大的人的。因此，只要国民党不肯打大战，国共两党是打不起来的。不过，就算是国民党要发动大战也不容易，过去国民党同共产党打了十年内战，共产党只有八九万人马，都不能把共产党的红军消灭，现在共产党有上百万正规军，还有比这更多的民兵，这可不是像水豆腐那么好吃，老蒋想打也不能不考虑后果，所以和平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当然！”范卓云老师停了一下，像是卡住了，又像是在思考，然后继续说道：“当然，也有可能打，万一真的打起来，首先发动战争的一方就全国人民面前输了理，失去了人心，必然要失败。等战争就结束了，太平的日子就来了，俊龙才十一岁，等他们长大，一定能过上太平盛世的好日子的。这是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确，你们就姑妄听之，姑妄信之吧。”

华优志笑着说：“范老师，不管怎样，你都叫我们大开眼界，看到了希望。只要儿女后代能过上好日子，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不高兴的？你可真是让人茅塞顿开，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能够经常听听你的教诲，是一种福气啊！今后，有兴趣的话，希望你常来谈谈，这是再好不过的事。”

罗秀英也称赞道：“范老师，你真有学问，真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你

啊，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样样都知道，要是我家俊龙能把你的学问学到手，那就谢天谢地了。”

华优志跟着说：“范老师，秀英这话是对的，实际上你要比秀才高明得多。”

华存松说：“我看范老师应当是举人的底子，秀才是比不上他的。”

范卓云老师笑着说：“不敢，我现在不是秀才，更不是举人，我高中还没有读完，日本鬼子就来了。”

华存松说：“高中就是举人的底子了。”

范卓云老师说：“科举时代讲的是功名，‘民国’时代讲的是学历，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这不好比呀！”

华存松说：“不好比，总还是可以比的呀。有人说今天的中学生就相当于过去的秀才，是这样吗？”

范老师说：“这个问题我没有认真考虑过，过去科举分三级，就是秀才、举人、进士，现在的学历是分初级小学、高级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分了八等，这可不好比呀。按理说，秀才应当相当于高中毕业，举人相当于大学毕业，进士相当于研究生毕业。”

华优志问：“过去不是还有贡生和翰林院吗，那又相当于什么毕业呀？”

范老师说：“贡生考不上举人，就用很多钱去买一个相当于举人的资格，他就可以用这个资格去考进士，相当于今天有些没有读大学，花钱去买了一个大学文凭，那是没有多大意思的事。翰林院嘛，实际上就是那些中了进士的人没有去当知县知州，就放在那个地方养起来，准备另有任用，是一个限制，相当于今天的社会科学院。那玩意不是学历，也不是官，不过名气倒很大，因为他们首先必须是进士呀！”

华存松又问：“那么状元、榜眼、探花又是什么呀？”

范卓云微笑着说：“中进士的人很多，每一次考进士都有个第一、第二、第三

名。因为前三名的人是特别的进士，所以就叫他们是状元、榜眼、探花，实际上是指特别优秀的进士而已。”

罗秀英说：“范老师，你真是天上的事、地下的事你全知呢！你那心里面放了那么多东西，也放得下呀？”

范卓云老师听了很高兴，笑着说：“这是我们读书的人、教书的人应当知道的，不然学生问起来，我们怎么回答呀，总不能说我不知道，你回去问你的父亲母亲外公外婆吧？”

他这么一说，弄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范老师兴致未尽，笑着继续说：“你不要小看这些小孩子，认为他们天真幼稚，他们有时间的一些问题也叫你一时回答不上来呢！”

罗秀英笑着说：“那些小孩子有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能叫你范老师还有王雅正老师答不上来呀？你们是那样有学问的老师，他们怎么可能难住你们呀？说来给我们听听，如果小孩子有天问我们，我们也好回答他们呀！”

范卓云老师想了一下，开始滔滔不绝地说：“有一天俊龙突然问我，‘应是红肥绿瘦’，‘绿’和‘红’都是一种颜色，只有浓和淡之分，怎么会有‘肥’和‘瘦’之分呢？他还问我，那古文上说‘泉香而酒冽’，是不是搞错了？按理应当是泉冽而酒香才对，泉水只只有冷和热之分，酒才会有香味，这是怎么回事呢？”

华存松笑着说：“这个问题是有点古怪，俊龙敢于对这些事情提出问题，证明他读书很仔细，肯动脑筋呢。”

待华存松说完，范老师继续往下说：“我就告诉他，这‘绿肥红瘦’的典故是出自宋代一个女诗人的一首诗。‘绿’是用了语法修辞中借代的手法，实际是指她窗前的海棠花的叶子。‘肥’用的是拟人化的修辞手法，是说叶子长大了，长厚了，颜色变深了。‘瘦’是那棵海棠的花，开始凋谢了，变得萎缩，颜色不再那样鲜艳了，有点像人得了病，变得消瘦了。李清照是想告诉人们，经过一夜的风吹雨打，海棠的花不再像昨天那样鲜艳饱满，而它的叶子反而长得更大更丰满了。因为她这

四个字用得恰到好处，所以‘绿肥红瘦’就很为人称道。”

华优志点头笑着说：“范老师，你真是把书读通了，读活了，这几个字我们也认得，也会写，但如果拿起来问我，我可不知道怎么答呢。”

华存松说：“‘泉香而酒冽’好像是出自《醉翁亭记》，我也读过，却没有像俊龙一样提出问题。范老师，你说说看，俊龙为什么会有这个疑问呢？我过去认为可能那个地方的泉水就是香，不是说我们中国有酒泉吗？既然有酒泉，泉水像酒一样，自然是香的，说不定醉翁亭那里的泉水就是酒泉，所以泉香也就合情合理了。酒嘛，在出锅时是热的，放久了自然就冷了，这倒没有什么奇怪的。”

范卓云老师一边认真地听着华存松的话，一边吃了几粒豆子，又喝了口水，然后淡淡地笑着说：“俊龙这孩子读书很认真，也很爱动脑筋，这是很难得的。实际上，‘绿肥红瘦’和‘泉香酒冽’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涉及语法修辞的问题，后者是古文表达方式的互文问题。互文现象，在我国的古典文学中经常遇到，一般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往往采取大而化之的办法，不了了之。互文有两重意思，一是两个字互相解释，二是互相补充。举例来说吧，贾谊的《过秦论》中有这样一段话，‘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这‘并吞’‘囊括’和‘席卷’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并吞’。这‘志’‘意’和‘心’也是一个意思，就是‘心’。这就叫互解。还有就是互用，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有这样一句诗，‘主人下马客在船’，这‘下马’和‘在船’就是互用，你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主人下了马，客人就没有下马，客人上了船，主人就没有上船，实际的情况是主人和客人都一齐下了马，又一齐上了船，如果不这样去理解，而是分别来讲，就不符合实际情况了，这就是互文的应用。‘泉香酒冽’就是这样，实际的情况是欧阳修把酒掺进泉水里，喝起来泉水和酒又香又冷，味道很好，所以这句话应当理解为泉水和酒又香又冷，吃起来非常过瘾，这才符合文章的本意。古人用互文来进行表达，是一种很简洁明了的方法，我们要好好体味，才能领会其中的奥妙。你家俊龙虽然读了一些古文，但对于古文的这种互文现象还不了解，提出这些疑问是很自然的，也是很珍贵的，这说明他读书很认真。这点就可以证明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

范卓云老师深入浅出的分析让华存松钦佩不已，更使华优志赞叹不绝。罗秀英

虽然没有读过书，对古文一窍不通，但听了范老师的讲解基本了解了，听完以后喜不自禁，她为自己有这样的孩子和他有这样的老师而感到自豪。

罗秀英站起来，对范卓云老师说：“范老师，我虽然听不懂你说的所有话，我却能了解大致意思，你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老师，你讲话像快刀切黄瓜，干脆利落，讲话像泉水下摊，滔滔不绝。你是个了不起的老师，这也是我们俊龙的造化。今天晚上你讲了那么多也讲累了，我这里又拿不出好东西来招待你，我看你就不要回学校去了，我煮点东西，打个点心，然后你就在这里睡觉，被子虽然不好，但我前几天才洗干净，保证你睡得舒服，当然不敢同你家里的床铺相比，那是比不上的。”

范卓云老师说：“罗嫂子，不要那样客气，我看东西就不煮了，这一大盘糖炒黄豆抵得过一锅饭呢，又喝了那么多水，肚子都装满了，哪里还吃得下东西呀！”

他对华存松说：“我们还是到横山下去睡吧，只有几里路，一会儿就到了，今天没有下雨，路是干的，我们又带了手电筒来，没有问题，就不要打扰主人了吧？”

华存松说：“随便你，你要回去，我就陪你回去，你到这里睡，我不走也行。”

范卓云老师说：“那好，我主张回去。你还有什么事吗？”

华存松说：“啊，还有点事。我刚才只顾着讲话，有一件事给忘记了，前天华德贤告诉我现在乡公所有几担乡仓谷分到你们村，他想同你商量一下把它放出去，看借给哪个好？”

华优志说：“现在正是度夏荒的时候，缺粮的人多得很，他了解一下，哪个需要就放给哪个，同我商量干什么，他去找甲长商量就行了，何必找我呢？”

华存松说：“你还不知道，要你当甲长，你又不肯当，搞了个轮流当甲长，有些人连句话都讲不清楚，怎么去当甲长，他还不是来麻烦你了事。”

华优志笑着说：“当甲长你认为是做什么呀，还不是当保长的狗腿子，给他去抓壮丁，去征粮征款，去当帮凶，这样的事我们何必去干呀！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夏荒时刻，他有乡仓谷放贷还怕放不出去，找我干什么？”

华存松说：“你知道，现在是缺粮户多，乡仓谷少，那真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呀！他又怕现在贷放出去，秋天收不回本头和利息，所以才找你商量，看谁秋天能还得起，实际就是要你给借谷的人担保哩。”

华优志笑着说：“我就知道德贤保长的路子，有好处绝对不会想到我，他找我绝没有什么好事。实实在在说，如果真的是赈灾，就应当先放给那些最穷最苦的人，那才叫真正帮助穷人度过夏荒，是雪中送炭，是赈灾的真正目的。如果首先要考虑秋天还不回借出的谷，那最好是借给那些有余钱剩的人家，让他们去放高利贷好了。”

范卓云老师说：“你这样讲听起来像是气话，实际上有的地方就是这样干的。听说土地乡有一个保长把全保的赈灾粮全部放贷给有钱有势的人，国家赈贷的利息是很低的，每百斤的利息只有十斤，他从国家搞到谷子之后再拿去放高利贷，每百斤的利息就是五十斤，一转手，每一担谷就赚了四十斤，五十担谷就赚了二十担谷。这些发国难财的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华优志说：“这些家伙应当抓去枪毙，国家本来是想拿这些谷去救穷人的命，他们却趁机捞一把，借这个机会去盘剥最穷苦的人，真是不可救药，蒋介石总是重用这样的人，那还搞得好吗！”

华存松说：“不管怎么样，保长要我告诉你，我算是尽到责任告诉你了，你管不管是你的事了。不过我认为你还是把上面分给你们村的乡仓谷要回来，对那些缺粮的人有好处，你不去要的话，他更有可能扯个乱弹，把它直接转手给别人去放高利贷。”

华优志笑着说：“这真是不好搞！你不想管的话，他们巴不得，但我们村就吃了亏。你去管的话，秋天催放贷的谷子的时候又要找你的麻烦，真叫人为难呀！”

范老师说：“为了那些缺粮的人，你还是把它要回来吧，这也是为那些穷苦的农民做好事，是积德、修阴功的好事，我相信他们秋天也不会叫你太为难的。”

华存松高兴地说：“范老师的这个意见是很中肯的，你就为村里最穷苦的人做

件好事吧。”

华优志叹了口气，说：“嘿，真没办法，我明天去问他要回来，把它分给最穷苦的人就是了。”

范卓云老师站起来对罗秀英说：“嫂子，感谢你的招待，我们就回去了。”

华优志夫妇把他们送出村外，然后慢慢地走回家。

华优志回到家里，感到十分疲惫，对罗秀英说：“我真想睡觉了。”他洗过脚，就上床睡了。

罗秀英抓紧时间把地扫干净，将东西一件一件地收拾好，才向房里走去。

五十

一九四四年，基本上是风调雨顺的一年，华优志抓紧季节适时早播，夏天马铃薯获得大丰收，瓜菜和杂粮也都有种必收。这年夏天，生活过得还算满意。

到了八月，几亩稻田也大丰收，罗秀英夫妇有打有算，有商有量，整个家庭都充满了活力。因为杂粮丰收，罗秀英就把一些杂粮和南瓜之类用来喂猪，两头大猪长得特别快，到八月中秋时把两头大猪卖了，居然得到五十几元的收入，存栏另外两头小猪也一天天长大，估计再过几个月，等到过年时就可以出栏了。

中秋前两天，华优志挑了八九斤大蒜种到宜章梅田去卖。正是农村大蒜下种的时候，买的人很多，华优志的蒜种硕大匀称，一到市场不久就被购一空。因为这天的蒜种价钱好，卖到有十来块银元，他一时高兴，就拿出两块银元买了几筒中秋月饼，准备送给范卓云和王雅正老师，他从心底里佩服这两位老师的才能和师德。

那天他回到家里时，太阳刚好落山，罗秀英正准备吃晚饭，她把这天中午买的几块水豆腐用一个碗装着，等丈夫回来吃。

刚要开饭，华优志就兴冲冲地进来了。罗秀英感到奇怪，笑着问：“今天这样快就回来了，没有去梅田闹子吗？”

华优志笑着说：“怎么没去，我就不可以走快点吗？”

罗秀英高兴地说：“那今天肯定蒜种好卖啰！”

“是的，不然我现在还在路上呢。”华优志尽量抑制内心的高兴，淡淡地说。

“吃饭吧，今天走了百把里路，一定很饿了吧？”罗秀英关切地问。

“不慌，我今天买了点干鱼回来，煎点干鱼吃吧。”

“不用了，今天上午有人来卖豆腐，我买了几个银毫子的，上午吃了一餐，还有一半，才煎黄煮好，正准备吃饭，你就回来了，我还说要给你留几块呢。”

华优志笑着说：“水豆腐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好菜，留什么呀。”

罗秀英冷笑着说：“水豆腐虽然不是什么好菜，我们也难得买一次呀。我看今天水豆腐做得蛮好，就买了一些，后来我想买起不马上煮的话，小孩子又会嚷着要吃，我索性就多买了一点，分两餐吃，我怕你回得迟，就打算给你留一点。这些小东西呀，他们吃起来高兴了，再多都会吃光的。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吃了豆腐，你却看不到踪影，闻不到气息，我过意得去吗？说实在的，这家全靠你一担挑起，吃饭的时候却把你给忘了，我做得出吗？”

华优志从内心很感激罗秀英，就笑着说：“秀英，话可不能那么讲，这个家不光全靠我，你也当了一半家，没有你这个内当家，我在外面就是天天干到黑也是白干的。我们生活是苦一点，买几块水豆腐还要打定主意，如果运气好，条件好一点，就多买几餐水豆腐吃吧。”

罗秀英笑着说：“难啰，三个孩子一天天长大，吃得多了，穿的衣长了，又要读书，我们担子重呐！”

华优志马上打水洗澡，罗秀英劝他吃了饭再洗澡，华优志坚持说：“今天走得急，一身的汗，背上都起了盐霜了，不洗一下，吃起来也没味道。你们先吃吧。”

“好啦，要洗就快点洗，大家一起吃。”罗秀英说。

华优志洗完澡，罗秀英吩咐俊龙给父亲装饭。

吃过饭后，华俊龙同两个弟弟洗了脚就读书写字去了。

华优志把当天卖蒜种的钱放在罗秀英的手上，说：“今天的蒜种挺好卖的，我买了两块钱的月饼，还买了一斤干鱼，这里还有七块银元，都是袁大头的，你好好放着，不要给小孩子看到了。反正一时半会儿不用大手的钱，留几块零用就行了。”

罗秀英说：“上了十块钱，我就把它封好放在楼上，卖猪的钱也都在那里。不过中秋了，又要发寒露风了，三个孩子长得快，去年缝的衣都太短了，他们三兄弟都要置点衣服。你那片棉衣也穿了很久了，棉花都硬了，今年恐怕要换一件才行，

这就需要钱。还有我们的粮食也不够了，是不是再买两担谷？明年一上春，谷子就会涨价，反正要买，不如趁现在刚刚割完禾便宜一点。”

华优志说：“这我有数，大蒜种还有一百多斤，生姜还可以卖几担，辣椒也能卖一笔钱，小孩子的衣料钱不成问题。我那件棉衣还可以穿，不用添新的。倒是你应当做两件衣才行，你来到我这里那么多年，穿的还是你出嫁时的衣，这不好，你也要留几件岳母娘给的衣作纪念才好。”

罗秀英说：“我一个女人家很少出门，你一个男子汉经常在外面跑来跑去，衣服太旧了也不像样。现在这个世界，是只重衣衫不重人，没有一两件像样的衣服不行，还是你做一两件像样的衣吧。”

华优志笑着说：“这你就不懂了，你穿得太漂亮，麻烦就多了，那些扒手、土匪老是盯着你，你穿件破旧的衣服，他们就认为你是穷人，榨不出油水，也就不会注意你了。古书上说，服之不衷，身之灾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穿着与身份不相称的衣服容易害了自己。衣服是用来保暖的，不是拿来当摆设的。你看人家范老师，那样有学问，穿的衣服同农民差不了多少。”

罗秀英把钱放好后走出来，看到华优志买了四筒月饼，还有一包干鱼和几个梨子，有点不高兴地说：“优志，你今天在街上没打点心吗？”

华优志笑着说：“你怎么问起这个？”

罗秀英说：“你以为我不会算数是吧，你就挑了几十斤蒜种去，买了那么多东西，又交给我那么多钱，你哪还有钱打点心嘛！”

她停了一会儿又说：“你不要太苦了自己，为你自己，也为了我们，你都要吃饱穿暖，二哥的教训还不惨重吗？为了赚钱把命都赔上了，不仅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嫂嫂和侄儿天龙。你要是真的为了这个家，就该吃的要吃，该喝的要喝，留得青山在，自然不怕没柴烧，有了好的身体，才可以创造世界，没有身体，钱还有什么用？你不要认为多给我钱，我就会高兴，你要是饿着肚子赶路，那比割我的肉还痛。”

华优志笑着说：“谢谢你的关心和嘱咐。我告诉你吧，今天我去得比较早，我们的蒜种又好，价钱卖得好，一块银元八斤，我挑了九十斤去，卖了十一块多钱。我吃了两个银毫子的饭，月饼、干鱼和梨还不到三块钱，我还有点零钱，不是给了你八块银元吗？你放心，我会关心自己的。我们今年比较走运，山里的收入比较好，猪也长得快，生活比过去宽裕一点，你也不要太节约了，只要我们都血气方刚，一切都好办。”

罗秀英笑着说：“吃饭全家，主事一人，你能这样，我就放心了。”

华优志说：“这些东西你好好放着，月饼我们只能吃两筒，有两筒是送给老师的。”

罗秀英问：“中秋不请范老师吃饭了？”

“请呀！”华优志肯定地说，“我们今年上半年请老师吃了一餐饭，按理，端午的时候应当送点东西，请老师吃餐饭的，当时岳父去世不久，我们心里很烦，生产也特别忙，就只送了点粽糍粑，称了两斤肉给他们。现在生产不那么忙了，今年天气好，猪也大得快，田土上的收成也好，到了中秋节，应当请他们吃餐饭的，去请吃饭的时候总不能空着手去呀，今天蒜种好卖，我们也好多年没有买过中秋月饼了，我问了一下，价钱合适，就多买了两筒月饼，准备送两筒给他们，顺带约他们来吃饭。”

罗秀英点头说：“是应当这样。不过中秋节是大节，请范老师、王老师吃饭的人一定很多，你还是早点和他约定好。”

华优志说：“请的人会很多，这是必然的。范老师那个人你还不了解，他那个人不是有请必到的，有什么困扰请他帮忙，他是有求必应，请他吃饭，他就未必有约必来了。我看这样比较好，我们把请客吃饭的时间放在八月十六的晚上，那时大约大家都请过了，他也有时间来了。实际上十六这天月亮才是分外圆的时候，中秋明月分外圆，实际圆就圆到十六这一天。”

罗秀英说：“十五这一天我们自己也应当买点东西吃呀，不然小孩子看到人家

过中秋，他们会吞口水的，那样的话，花费就自然会多一些。”

华优志说：“是这样，多花钱就多花钱吧，今年我们卖了两头猪，也一直在节约，多花的几块钱早已节约出来了，实际上多花几块钱也是平平过，并不是特别奢侈。中秋了，我们也应当给外家哥哥嫂子那边送点礼物去，自从两位老人相继去世后，你还没有回过娘家，不如趁这个时候带三个孩子回一趟娘家，这岂不是两全其美了吗？”

罗秀英说：“这是个办法，不过我认为还是你带着小孩子去比较好。父母过世了，看到他们住过的房、睡过的床、用过的东西，我就想到他们活着的情景，心里就难过。”

华优志说：“是有点这个味道，不过老人已去，不能复活，你不能老回避这个问题呀！你好久没有回去过中秋节了，回去一次，同你过去的兄弟姐妹团圆一下也是好的，那会让你们快乐一点的，不过十六你要早点回家。”

八月十五日清晨，罗秀英很早就收拾好了家务，提了四只鸭子，用布条把鸭子的脚捆好。华优志也早早起来，到土里去扯了四把生姜来。吃过早饭，罗秀英就带上三个儿子拿着礼物回娘家去了。

罗秀英回到娘家石凉亭，罗开贵刚吃完早饭不久，准备去田里干点鱼回来。他见妹妹带着三个外甥挑着一担的姜和鸭子回来，高兴地说：“你们这样早就来了，起身的时候天亮了吗？”

“天亮了，这是从山上往山下走，早上又凉快，还不是很快就来了！”

“买那么多只鸭，花了不少钱吧！”华毛德看到秀英提了那么大的几只鸭，又挑来那么多姜，不禁觉得让秀英破费了。

“鸭是自己养的，姜是自己种的，一个钱也没花。”罗秀英解释道。

“你养了那么多鸭？”

“我端午过后提了十二只鸭崽，前几天卖了三只，还有九只。这次提了四只回来，家里还有五只。”

华毛德笑着说：“秀英，你这样走运！我也买了十二只小鸭，现在总共还有五只，那天放到田里去一下就丢了三只，后来又陆续丢了几只，真是同本不同利。你买的十二只小鸭个个都长大了，我的有一半丢了。人呀，就是要走运，不走运，做什么都是空的。”

罗秀英笑着说：“什么走运不走运，这是讲不清的事，去年我也是这样养，丢了一大半，今年倒好，每只鸭都长大了，这还不是听天由命的事。”

罗开贵问：“这些鸭和生姜是每户一份吧？”

“是的，哥哥，你给他们送去？你没有时间，我就给他们送去。”

罗开贵笑着说：“我给他们送去是一样的，这些鸭由他们自己去关着好，姜也由他们自己处理。你走了那么远的路，休息一会儿再去拜访他们也是一样的。”他说完就往外走。

罗秀英打了一盆水，先让三个孩子洗脸，然后又打了盆水自己也洗了一下脸。刚坐下，罗开华就过来了。

罗开华跨进罗开贵家的门槛，就大声说：“大姐，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回来过中秋就行了嘛，还搞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呀？这几年亲家娘去世花了那么多钱，外甥又要读书，花钱也不少，回来过中秋还挑一大担子的东西，你们的负担太重了，何苦呀！”

罗秀英对开华说：“坐。鸭和姜都是自己的，没花钱呢。”

“没花钱？姜呀，鸭呀，都可以卖钱嘛。你硬要大担小担地往家里挑，何苦呀！”罗开华笑着说，“大姐，你们也不容易，俗话说，家有五口，行路变狗走。你们成家立业各方面的负担都很重，还总是顾虑我们干什么呀，只要你生活得好，我们这些做哥哥和弟弟的就很高兴了，何必按老规矩，这样破费呀！”

罗秀英笑着说：“亲戚要走才亲呀，有的话给娘家送点东西也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呢，你们就原谅做大姐少礼就行了，一点东西不要挂在嘴上。我带了那么多外甥回来，空手回家，好意思吗？”

罗开贵说：“开华，你陪你姐姐说说话，我去干点鱼回来。”

罗秀英说：“哥，杀了这个鸭吃点就行了，还去干什么鱼呀！”

“要干的，秋天来了，雨水少了，水又干得特别快，糯谷也快收割了，要放干水了，我是特意留着过中秋再去的，再不干就不行了。”

“有十斤、八斤鱼吗？”罗开华问道。

罗开贵笑着说：“可能有，我想有十多斤呢。”罗开贵拿着一个小网，提着一个大桶，就出门去了。

罗开华邀请罗秀英到他那边去坐，他拉着贤龙的小手说：“贤龙，走，到我那边去吃粽糍粑，我那粽糍粑还包了花生仁在里面呢。”

罗秀英站起来对华毛德说：“嫂子，开华要我们过去坐，我就带着这些小孩子去坐一会儿。”

华毛德说：“他要你去坐，肯定是要你们去吃粽糍粑，不过我告诉你，今天上午要到家里吃饭，你哥哥已经干鱼去了，你要开华老婆就不必劳神煮中饭了，中午也到这边吃饭算了。”

罗秀英笑着说：“不会到那边吃中饭的，我们坐一会儿就过来，然后再到隆福哥和开龙弟弟那边去坐一坐，好多年没有在家过中秋节了，今天回来过中秋节，也不过是想兄弟姐妹团圆一下，说说话。吃的呢，嫂嫂也用不着太操心，随便煮点什么吃了就算了，不是有人说过‘人好水也甜’吗？”

华毛德摇摇头说：“秀英，你出嫁后很少回家过中秋节，好不容易带着三个外甥回来，中秋节是一个大节日，哪能随便呢。只要嫂嫂有的，我都尽量拿出来，实

在拿不出的话你也不要怪嫂嫂就好了。秀英，说实在的，今年爸爸上山的时候，没有你和妹夫的大力帮助，我们差点就出大丑了。当然，你好，妹夫才好，没有你，妹夫会那么大方吗？我和你哥哥说过，千好万好，是妹妹好，没有这么好的妹妹，就不会有那么通情达理的妹夫。”

罗秀英笑着说：“嫂嫂，不要讲了，对父母嘛，做儿女的应当尽自己的力，父母的大恩大德做儿女的是永远报答不完的，我们尽了一点力，又算得了什么呀，生儿育女不就是为了给老人养老送终吗？我说呀，嫂子，这样的事你和哥哥就不必提了，我和你妹夫只希望老人家在天上能保佑我们平平安安，更希望嫂子早日给父母生一个孙儿出来，使祖宗的香火不断，就千谢万谢了！”

华毛德叹了口气，说：“你这话没有错，但我能不能生个男孩，就看你家祖宗有没有灵了。好吧，你去开华那边坐一会儿就回来，我先把鸭子杀了，弄干净，等你哥哥回来好煮菜。”

罗秀英走出门，横穿过用鹅卵石铺成的一条小街，穿过厅屋，就来到开华家的侧门前。刚好南蓝出来，准备去接秀英过来坐。

她一见到秀英，就满脸笑容地说：“大姐，快进门，往里面坐。”

华俊龙和两个弟弟早就跟着舅舅过来了，崇龙和贤龙正在吃粽糍粑，俊龙在等妈妈过来，他见妈妈来了，就端着面前的一个碗给母亲，亲切地说：“妈妈，你吃这碗吧。”

罗秀英笑着说：“俊龙，你吃吧，我另外拿个碗。”

罗开华说：“姐姐，你就用那个碗吧，我再给他拿一个碗，他是想让你先吃呢。”

罗开华赶快又解了两个粽糍粑放在碗里，然后浇了一调羹红糖水，递给俊龙，说：“俊龙，你妈妈吃了，你也可以吃了。”又回过头来说，“姐姐，俊龙这孩子懂事了，还是要读书啊！这样小就知道孝敬父母了，将来一定会有孝心，我为你高兴呀！”

罗秀英吃了口粽糍粑，然后慢慢地说：“开华，你别夸他，他还小呢，将来能不能成器谁知道呢？我们只能靠天靠地，靠祖宗有福气，保佑他们成器才好。”

吃了一会儿粽糍粑，南蓝又给秀英倒了杯茶。开华一再敦促他们多吃一点，吃了一碗后，他们就不再吃了。南蓝打了盆水让大家洗了手，然后用一个盘子装了一大盘煮熟的花生来。

罗秀英剥开一个，仔细地看了看，说：“这花生倒是很满籽了，今年种得多吗？今年雨水比较均匀，花生长得好，我今年种得少了一点。”

南蓝笑着说：“我今年倒种了不少，上个闹子我还挖了三四斤去卖了，价钱还不错。你还不知道呢，今年种凉薯也很好，我今年可以挖好几担呢。”

罗开华也说：“今年天气好，种什么有什么，花生、红薯、凉薯和白薯收成都不错。如果不是打日本的话，也算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

罗秀英说：“雨水好一点，我们这些耕田作土的人日子就好过些。如果本来兵荒马乱的世界再来一个天干地旱的年成，就要饿死好多人了。”

南蓝说：“这倒不错。我们有什么办法呀，只有靠天靠地，希望年成好一点了。大姐，我想问你一声，像你侄女银菊的病，你们那里有没有好一点的医生，给她治下病才好啊。银菊年纪轻轻的就得了这种病，怪可怜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开贵哥和毛德嫂将来靠谁呀！”

罗开华说：“最好是嫂子再养个侄儿出来，女生外向，就是把银菊丫头养大了，到了十八九岁，还不是又是人家的人了？”

南蓝说：“你这是什么话，女孩子要出嫁，就不给她治病了，就看着她去死，见死不救吗？我认为不管是男是女，主要是要有用。我看呐，我们秀英姐就比你们兄弟都有用，你不是总说秀英姐能干，为什么对银菊侄女就没有点同情呀，他也是大伯传下来的人呀。”

罗开华生气地说：“你怎么连话也听不懂，我是说最好是再生个侄子，并没有

说不给银菊侄女治病呀。”

罗秀英对开华说：“你们两个都是对的。你讲是最好再生个侄子，南蓝的意见是一定要治好银菊的病，两个人的出发点都是为我哥哥嫂嫂好，希望我父亲母亲的香火有人接下去。我认为银菊的病是要治好才行，可是这种病，中药没有特效药，加上现在打日本，好多中药都拣不齐，经常是缺这种药，少那种药的，治也难呀！这两年我父母相继过世，我哥哥嫂嫂经济十分困难，这就把银菊侄女的病给耽误下来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就要给她治病，这样才对得起她，她在这里投一次胎，做了这个家的女儿，这也是前世有缘啊。”

南蓝说：“她这个病也真难办，我们家里没有人得过这种病。这种病我们叫癆病，一到吐血就很麻烦了。”

罗秀英叹了口气，什么话也没说。罗开华对南蓝说：“大姐好不容易才回来过个中秋节，你又提起这个事，有什么事，等过了这个节再讲。大姐，我们暂时不去管别的事，先一心一意过好节。你是不是到我这里吃中饭，我再去买点豆腐来。”

罗秀英说：“不了，我过来时我嫂嫂讲了要我到那边吃中餐，她还说要你们也一块去吃。”

南蓝笑着说：“哪能这样呢，中秋节是大节日，我们也不好全家都到哥哥嫂嫂那里去过节呀。如果她那边准备了中餐，晚上就到这里吃算了。开华，你去同隆福哥和开龙弟弟说一声，要他们今晚就不用劳神了，晚上来这边吃，免得他们操心。”

罗开华说：“行，我马上去打个招呼。大姐，你先坐一会儿，我过去同他们讲一下。”

罗秀英笑着说：“我们都是一家人，不用那么客气，到哪个家里吃都是一样的，不要大操大办，随便一点就好。”

“哪能呢，你有几个日子回来过中秋节，出嫁那么多年，外甥都那么大了，今年回来过中秋节哪能随便呢！”南蓝笑着说，“女人嘛，一出嫁就不行了，我自从嫁

到这里，就第一年回去过了一个中秋节，之后就再没回去过了。你弟弟去当兵后，就更没办法回去了。”

罗秀英说：“是这样，出嫁以后不到两年就分了家，有了小孩子后就更走不开了。你想想看，有了孩子，抱着孩子走亲戚，是很难的。另外，你一成家，逢年过节总有亲戚来，男人家又经常外出，女人不在家的话，亲戚就没有办法进门了。我这次回来，是你姐夫硬要我带着三个小东西到他们舅舅家过个中秋节，他在家里招呼客人和做家务事，他不肯的话，我还回不了呢。”

南蓝笑着说：“我们姐夫倒是很通人情的，你开华老弟呀就不会这样想，我也向他提过要回娘家去过中秋节，他就是不肯，还说回去过中秋节还不是吃两餐好的，让我自己买点好的吃就行了，他东拉西扯的叫你哭笑不得。明年啊，我也要像大姐一样带着小孩子回家过中秋节去，我才不受他哄了呢。”

罗秀英说：“开华还算是比较开通的人，你向他说明缘由，他会同意的。”

南蓝笑着说：“男的十个有九个半都不爱做家务事，实际他们做起来比我们还得做得好呢。平时他总不爱炒菜，来了客，他就炒起了，炒得倒比我们煮得好吃呢。平时你要他干点家务事，他才不干呢。”

罗秀英说：“你姐夫还不是一样，村子里有红白喜事，他都给人家去炒菜什么的，家务事只要我在家里，他就不动手。本来，男主外，女主内，一个男的外面打不开，光会做点家务也不中用。”

南蓝给罗秀英拿来一个月饼，秀英把它放在盘子里，南蓝又把它塞给罗秀英。罗秀英说：“刚才吃了那么大一碗糍粑，又吃了一阵花生，你看小孩子都吃不进到处玩去了，我也吃不进了。我看你还是把它放好，晚上再吃，给那些小孩子看到了，他们才不会管你那么多，争着就吃掉了。”

南蓝笑着说：“我不相信你就吃得那么饱，一个月饼只有那么大，吃掉它算了。”

罗秀英接过月饼，站起来把它放到餐柜上，然后对南蓝说：“你不要操心，我

真的吃饱了，吃多了，人并不舒服。”

罗开华匆匆进来，对她们说：“我已经同他们说好了，今晚到我们家吃饭，也希望他们过来陪陪秀英姐，他们都答应了。南蓝，你陪姐姐说说话，我去买点菜。”说完，他就提了个菜篮出去了。

罗秀英坐着又吃了一点煮熟的花生，就向南蓝告别。南蓝使劲挽留大姐多坐一会儿，罗秀英坚持先去兄弟家拜访一下，回头再来闲聊。南蓝觉得秀英是有道理的，也就没有挽留。送秀英出门后，又回过头来把门关好，快步赶上罗秀英，陪着她向罗隆福家走去。

罗隆福是秀英的堂哥，比秀英要大十来岁，他住在开贵家的斜对面，原来生活还好，自从前年打雷把后院的堆柴的屋打穿，引起大火后，家里就变得十分困难了。罗隆福因为后院的猪栏、仓库全被烧毁，就住在前面火房里，后院虽然还关着猪和牛，但屋瓦已经没有了，只是用稻草和竹垫遮风雨。

南蓝走在前面，还没进门，就大声地喊道：“金秀嫂，秀英姐来看你来了。”

“快进来，就在厅屋里坐。”胡金秀笑着迎了出来，把一张宽的长凳用抹布擦了一下，放在厅屋靠墙的地方。然后端出早已准备好的煮熟的花生放在秀英的面前，热情地把花生塞到秀英的手里，又抓了一把给南蓝。

罗秀英把花生放回盘里，说：“金秀嫂，刚才我到南蓝那里吃了一阵，我实在吃不进了，停一会儿再吃吧。”

胡金秀问：“三个外甥到那哪里去了？”

罗秀英笑着回答：“那三个小东西呀都是野人，坐不住的，刚才到南蓝嫂那边吃了一阵花生，趁我们在讲话，没注意，他们都跑出去了，谁知道呢。”

南蓝笑着说：“那三个外甥可不是老实人，都是大闹天宫的家伙，他们会老老实实跟大人一起坐着吗？很可能是跟他大舅干鱼去了。”

胡金秀说：“他们最好不要下田，一下田就会弄一身的泥巴，还得给他们洗衣服。”

罗秀英苦笑着说：“有什么办法呀，这三兄弟在一起鬼名堂就多了，什么奇怪的主意都想得出来，把人气死了。”

胡金秀笑着说：“人就是这样，小的时候都淘气。不过小时候太老实，大了也没有多大作用，太老实了，总是受人欺负，有什么好？最好是小时候淘气，长大了懂事。”

罗秀英说：“人家孩子调皮捣蛋的是有，但像俊龙他们兄弟那样名堂多的就不多了。”

“不是说大外甥读书挺好吗？”南蓝问道。

罗秀英说：“谁知道呢，我又不认得字，听老师说俊龙的记性和悟性都蛮好，不过家里太穷了，又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再好的子弟也读不出书的，还不是认几个字就算了。”

胡金秀叹了口气，说：“是的，做农夫的家里是送不起儿女读书的。听少平说，到沙田中心小学读一年书要十二担谷，我们吃饭还没有粮食呢，哪有十二担谷送孩子去读书呀！我说呀，人到这世界上来，生下来就注定了，你是农夫，就是当农夫，读不上书的。我那小崽嚷着要读书，今年下半年就到铁坑读什么国民小学去了，读的都是蒋介石的书，不是孔夫子的书。”

南蓝笑着说：“你管他是蒋介石的书还是孔夫子的书，能认得字就行了，蒋介石的字还不是和孔夫子的字一样，难道蒋介石会另外造一些字不成？”

胡金秀说：“我不知道，他们不读‘人之初，性本善’了，而是读什么‘摇摇摇，摇到外婆桥’什么的，他们说那是国文。”

南蓝说：“我那小东西也说要去读书，明年如果生活过得去，要送他去读点书才好。”

罗秀英说：“我看有成很聪明，可能读得书出。”

“什么叫读得书出，你认为他将来会当保长、乡长吗？”南蓝苦笑着说，“我们送小孩读书，无非是要他们认得自己的名字，能够记账就了不起了，还想读出书去做官吗？”

罗秀英笑着说：“也是，我想就算孩子读得书出，也千万不要去当保长、乡长，他们就知道刮人皮，吃人家的血。最好去教书，那样不造孽，不造罪。”

南蓝说：“教书没有当保长、乡长钱多呀。”

胡金秀说：“那些保长、乡长的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是造孽的钱。教书是收阴功，是积德的事。读书的人教书，钱是不多，总比去害人要好。”

罗秀英叹了口气，说：“不过今天这个世界是黑白颠倒的世界，那些坏人红得发紫，那些好人反而总是吃亏，将来有没有报应我不知道，反正现在倒是好人难做啊！”

胡金秀说：“我们还是过一天算一天，明天的事谁算得到呢，管那么多干什么，我们还是吃点花生吧，反正那些事不是我们女人管得了的。”她抓了一大把花生塞给罗秀英，又塞了一大把给南蓝，并且装作不高兴的样子说，“你们呀，花生是自己种的，又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过中秋嘛，总要吃一点呀！”

吃了阵花生，南蓝站起来说：“秀英姐，你在这里坐吧，我有点事要回去。”

胡金秀看了她一眼，大声地说：“你这个婆娘也是，陪秀英坐会儿就出名堂，煮饭也没这么快，你不是说秀英和三个外甥都到毛德那边吃中饭吗？你迟一点早一点有什么关系呀，坐一会儿再走吧。”

南蓝笑着说：“金秀嫂，真的不坐了，我要去搞点天河芋回来，还要去割点韭菜和红辣椒。如果开华回来见我还没准备好，他会骂人的。”

胡金秀说：“不怕，那么一点事，到菜园里走一圈就行了，不要好多时间的。”

开华也没有这么快回家，就是回来了，他也不敢骂你，我还不知道，你们是从不吵架的。”

南蓝笑着说：“我的好嫂子，我以后再坐，我是真的有事。”

罗秀英说：“让她去吧，我也要开龙那边坐一会儿，过阵再来。”

胡金秀指着南蓝说：“就是你的鬼名堂多，弄得秀英也坐不住了。”

南蓝笑着说：“秀英姐在我那边就说了先到你这儿坐一会儿，然后到开龙那边去拜访一下，你还不知道，我们秀英姐是最讲礼的人。”

罗秀英笑着说：“金秀嫂，我原本就是打算坐一会儿就走的，反正我今天在家里过夜，时间多得很呢。”

金秀也不强留，就抓了一大把花生塞给罗秀英，盛情难却，秀英只好把它们放进衣袋里，嘴上不断地说着：“金秀嫂，装不下了，算了。”

金秀高兴地说：“秀英，这两年我运气不好，谁能想到打雷的一道电火就把柴草烧着了，将猪栏牛栏都烧掉了，这是天上飞下来的大祸，搞得家里困难极了。你回来我们实在拿不出像样的东西给你吃，你就多吃点花生吧，这在人家那里不算什么，不过在我这里算好东西了。”

罗秀英同情地说：“金秀嫂，不要这样讲嘛，花生本来就是好东西，好吃又养人，做农夫的家里，这就是待客的上品了。另外呢，金秀嫂，你也要想开点，雷火烧掉猪栏的事当然不好，不过退财人安乐，这也是一大幸事，有了人，猪栏可以盖起来，用具可以再置，怕什么呢？俗话说，花无百日好，人无百年红。凡人嘛，哪个家里没有个三长两短，好在全家老少平安，两个侄子都慢慢长大了，中国有句古话，有子穷不久，无子富不长，谁又料得到他们将来不大富大贵呢！所以，好嫂子，不要把灾害和困难放在心上，要抬起头来做人才行。”

胡金秀笑着说：“秀英啊，你真会说话，说得句句在理，再大的困难经你一点拨，就开心了。是的，我们要抬起头来做人才行。我说呀，你要是能经常回来，跟我们

谈谈心，鼓鼓劲，那就好了。

罗秀英笑着说：“主要是要学会自宽自解，人到世界上就那么久，有什么事来了，你要想得开，要知道一切都会过去的，上山总有一个下山来补。人家说，苦尽甜来，什么事都要拿得起放得下，这样就好过多了。”

胡金秀笑着说：“秀英，如果你是个男人，又有文化的话，一定可以当乡长。”

罗秀英说：“世界上的事，就是不能有‘如果’，是什么就是什么，乡长又怎么了，还不是娘肚子里养出来，坐下来还不是一团肉，有什么了不起？”

胡金秀大笑着说：“秀英呀，经你这么一讲，乡长、保长就都成了普通人了，我反正讲不过你，你去开龙那边，我就不送你。”

罗秀英径直走到开龙家，开龙和他老婆都不在，只有他们的小女儿坐在门槛上。罗秀英问她父母到哪里去了，她只是眼睛瞪着秀英不说话。秀英把她抱进屋里，然后给她倒水洗脸洗手，又从衣袋里掏出花生。开始她怯生生的，不敢接，秀英剥开花生，把花生米送进她嘴里，她才大胆地吃了起来。罗秀英从餐柜上拿来一个木碗，把衣袋里的花生放到碗里，装满大半碗后，就让她自己去吃。

过了一会儿，黄德花从菜园里摘了一篮子菜回来了，见罗秀英坐在那里，就道歉似的说：“大姐，你来了，我以为你还要过一会儿才会过来，就趁机去摘了点菜。”

罗秀英说：“我也是刚过来，没有关系的，哪个家里没有事，刚好又是过中秋，自然就忙一些。你如果到我那里去的话，说不定我们也是在门外忙，哪有总在家里等客来的道理呀。”

黄德花对罗秀英到来却没有像样的东西招待感到很不自在，她道歉似的说：“大姐，我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招待你，昨天本来打算去挖点花生回来的，后来东摸一下，西摸一下，就没有时间去挖了，你稍微等我一下，我去炒点南瓜子。”

罗秀英坚决制止道：“我回到家里就一直吃这吃那的，肚子都快胀破了，还炒什么南瓜子呀，你把它留着，等晚上大家在一起坐着没事的时候再炒来吃也不迟。”

黄德花笑着说：“大姐，你到我这里就只好请坐了。”

罗秀英正色道：“你认为我到你这里是来讨东西吃的吗？告诉你吧，我衣袋子里还装着大半袋子花生呢。”她马上从衣袋里抓出一大把花生递给黄德花。

黄德花不好意思接，苦笑着说：“你吃，你吃，我没有东西给你吃，已经很过意不去了，还要吃你的，就更不好意思了。”

罗秀英笑着说：“是金秀嫂硬塞给我的，我这也是借花献佛，做顺水人情。什么好吃的东西吃多了也就没意思了，正像人家常说的，少吃多滋味，多吃倒口味。你吃吧，我不想吃了，安安静静坐一会儿最好。”

黄德花听了，淡淡一笑，就顺水推舟说：“好好好，我不去炒南瓜子了，这就叫‘恭敬不如从命’，我就听大姐的了。俊龙他们到哪儿去了，怎么不带他们过来？我蛮久没看到他们了，想是又长高长大了，小孩子就像三月的花，一天一个样。”

罗秀英说：“谁知道他们到哪里大闹天宫去了，那三个小东西呀，一个在那儿还老实点，三个人在一起鬼名堂就多了。他们大了，又不吃奶了，怎么还会围着我团团转呀！”

黄德花赞同地说：“也是，他们翅膀硬了，就到处乱飞了。男孩子不比女孩子，要野一点，如果他们一天到晚老跟着大人转反倒不是好事，男的嘛，总是要走四海的呀！”

罗秀英说：“从没见过像这三个人那么古怪的，他们玩的花样可多呢，你们连想都不敢想。”

黄德花附和道：“小孩子花样多是因为他们聪明，如果从小就是老实巴交的，那还有什么用？大姐，我还想问你一件事，我们大娘在世时希望开贵讨个小老婆好养个儿子，接下这房香火，现在她老人家和大哥都去世了，这个问题怎么办呀？”

罗秀英摇摇头，过了很久才说：“现在我也不好说，我哥哥你还不知道，他有什么主意呀，还不是什么都是嫂子做主。我是出了嫁的妹妹，怎么好开口说要哥哥

讨个小呀，我嫂嫂还不找我拼命？所以我只好不作声，一切由我哥哥做主就是了。”

黄德花点点头，叹口气说：“是，你也不好出面管这个事。”

罗秀英感慨地说：“好多事情是天注定的，如果祖宗老子有灵，我嫂嫂就还会生育，如果祖宗不显灵，就是讨个三房四妾也不会有后代。这事呀，只好听天由命了。”

黄德花笑着说：“姐姐，你命大，接连就生下三个男孩，你是不是可以把一个小孩子给开贵哥带着，让他来接大伯大娘的后，外孙也是孙嘛，还是亲血脉呢。自己的儿子生下的孙子也有一半是外姓，自己的女儿生下的外孙也一半是自己的亲血脉，这不是一样吗？”

罗秀英认真地说：“话虽然这么说，可我的孩子是姓华，而我罗家的侄儿侄女是姓罗呀，我把我的儿子，例如贤龙、崇龙过继给我开贵哥当儿子，到我们娘家，他就变成了杂姓，将来处处受人家另眼相看，最后他还是会离开这里的。俗话说，六十年的亲戚，千把年的叔侄，一笔难写两个罗字。所以呀，把我的任何一个儿子过继给我哥做儿子恐怕是不行的。这里边不是有没有血缘关系的事，是我们世代相传的规矩不对头，这个世界对我们女人太不公平，儿女都是父母的亲生骨肉，等女儿一长大，就要嫁出去，娘家就成了外家，而婆家反而成了本家，还说嫁出去的女是泼出去的水，是女就养不得娘，还有出嫁从夫什么的，这些东西虽然讲起来很荒唐，很不合理，可是我们就是没法改变它，既然改变不了，又何必去找这个麻烦呢。”

黄德花听了罗秀英有条有理的话，苦笑着说：“大姐，你讲得有道理，我没有想那么多。既然开贵哥不能讨小老婆，毛德嫂又不大可能再生育，你也不愿叫外甥过继给开贵哥，就只有在这些堂侄子中选一个过继了，你说找哪个好呢？”

罗秀英呆呆地坐在那儿，很久没有说话，她剥了一个花生仁放进嘴里，缓缓地吃着，最后叹了口气，说：“难啊！我父母生下我们兄妹两个，他们只见到外孙，却没福气看到自己的孙儿，他们白手起家创建的家业没有人来继承，这对我父母是很不公平的。俗话说，积谷防饥，养儿防老。人嘛，就那么二三十年，到了五十多

岁，就算是老人家了，田里土里的重活干起来就吃力了，没有儿子来帮忙做是不行的。人家生孩子一个接一个，养一下就一大群，谁想得到我嫂子生一个就不生了呢，等以后老了，我哥哥靠谁呀？我妈妈在世的时候想要他讨个小老婆，可是我哥哥又是个死忠烂厚的人，一切都听我嫂子的，我妈妈怎么好开口呀！一提这个事，我嫂子就会闹得鸡犬不宁，她老人家只有背后含着眼泪同我商量。可我有什么办法，我是嫁出去的女儿，有再大的本事也不敢劝我嫂子给哥哥讨小老婆呀，如果那样的话，我还能回娘家吗？”

罗秀英说到这里，鼻子一酸，泪水就流下来了。

黄德花苦劝道：“秀英姐，你也不用伤心，这不关你的事，儿女的事是命中注定的。说起来开贵哥也命苦，为什么他那样老实的人就不给他一个儿子呢？你看那些坏绝的人反而就生好多儿女，叫那些坏种永不绝种，这真是老天不长眼睛呀！”

她想了一下，突然像发现了什么似的，说：“哎，大姐，你不好说，你可以叫姐夫同开贵哥讲讲吗？”

罗秀英摇摇头说：“要你姐夫讲，同我亲自讲还不一样？叫我嫂嫂知道了，还不是剥我的皮！实际你姐夫也讲过，我哥哥就是不肯，他说怕大的和小的吵架，搞得家里不安宁，不肯呢。”

黄德花听到这里，觉得要罗开贵讨小老婆生孩子传宗接代是行不通了，就果断地说：“开贵要是这样的话，那还说什么呀，就只有从这些堂侄子中接一个过来了。”

罗秀英说：“看来只有这步棋。”

“接谁好呢？”黄德花问。

罗秀英说：“这也不容易，难找呢！你想想看，如果那孩子太大了，接过来也不亲热，太小了，我哥哥那么大年纪，等孩子长大，成家立业，我哥哥还不知怎么样了。再则，小孩子也不能太蠢，太蠢了，本分还保不了，老受人家欺负，也难为人。当然，愿意把孩子过继给人家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家里太穷，养活不了，这

种孩子好招待，安心，不过要价会很高；二是同我哥嫂关系好，出于仁义，把儿子过继过来，这就要好得多了。”

黄德花赞同地说：“你讲得对，孩子要聪明一点。我看隆福哥的小儿子万钧最合适，他今年十一岁了，看得出挺诚实又不蠢，现在正在小学读书。隆福哥和金秀嫂同开贵哥、毛德嫂关系也好。再则，去年隆福哥家打雷电火烧了房子，现在经济比较困难，住房又紧，开贵哥有两幢大房子，让一幢给隆福哥住也不要紧。隆福哥只有两个儿子，将来就少平和万钧各住一幢房子也可以安身呀！”

罗秀英笑着说：“是蛮好，不知道他们的意见是怎样？”

“这事不能急，首先要打听一下他们有什么想法，然后再正式提出来。”黄德花又凑过去小声地对罗秀英说，“大姐，这是一件大事，千万不要张扬出去，我找个机会试探一下，等把情况弄清楚了，再找优志姐夫出面来办这个事。”

罗秀英说：“行，万钧这孩子我妈在时就对他很好，金秀嫂有事时总是把他放在我妈家里，孩子也跟我妈特亲，这也许就是缘分吧。”

这时，俊龙过来告诉妈妈毛德舅妈要他们回去，说是有事要商量。罗秀英就起来告别，又对黄德花说：“刚才讲的那事你就操点心，我先过去了。”

黄德花没有强留，把秀英送出门，笑着说：“大姐，难得回家，这次回来就多住几天再走吧。”

罗秀英说：“我明天就要走了，那边养着几头猪，一大群鸡鸭，你姐夫做外面的事还可以，要他干家务事呀就没有耐心了，我打算明天早上就回去。”

黄德花说：“你管他，出次门不容易，既然回了娘家里，住几天再走。”

罗秀英回到家，刚一进门，华毛德就严肃地说：“秀英，你一到他们那里就是大半天，有那么多话要讲呀，他们给了你什么好东西吃？我不叫俊龙去喊你，你还不回家呢。”

罗秀英笑着说：“好久没有回家了，这里坐一会儿，那里坐一会儿，总要讲几句家常话，这也是情理之中呀。吃的嘛，他们都拿出煮熟的花生来，我还不是一边讲，一边吃的，我好像没有坐好久呀！”

华毛德笑着说：“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会到自己的姑嫂姐妹都有满肚子话要讲，就是讲三天六夜也讲不完。我回去还不是这样，不过你和我不同，你出嫁后，丈夫好，儿女也好，生活更不比别人差多少，话就更多了。而我就不同，你哥哥比优志差，我的命比你更差，养一个女儿还是半条性命，人家一问起这些事，我就不好意思讲了。秀英呀，女人不管她在娘家怎么样，主要看出嫁后是不是有福气，丈夫不好，儿女不出众，再有本事的女人都没有用。我认为，我在做女儿的时候并不比你差多少，结婚以后，就一个在山顶，一个在山脚下了，这都是命啊！秀英，你的命大，我做嫂嫂的很羡慕你，也为你高兴，在人家面前讲起你，我也觉得光彩，这是真的，我不是讲来叫你开心，你就是命大嘛。”

罗秀英并不需要这些话，但听嫂嫂这么讲，心里还是高兴的。不过她还是打断嫂嫂，说：“嫂嫂，话可不能这样讲，你妹夫还不是一个挑大粪的农夫？虽说有三个儿子，但年纪都还小，还没有长大成人，谁知道他们将来变成什么样子？俗话说，多崽多女多冤家，一崽一女一枝花。儿女不是要养得多，主要看他们有没有用。”

华毛德笑着说：“嘴巴两块皮，讲话没定理，一件事讲东可以，讲西也可以，好像都有道理，可是人多力量大，有个三兄四弟的，哪个敢来随便欺负呢？如果只是单丝独线，遇到不平的事，你讲话就不那么响亮了。有子穷不久，无子富不长，这是哪个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你看吧，等三个外甥都长大成人后，哪个也没有你风光，人家只有一把刀，这把刀如果不利就没办法了，你有三把刀，这把不利那把利，人家哪里比得过你？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长大了，你知道他们做什么人？不过从俊龙、崇龙、贤龙三兄弟的情形来看，他们都是些眼睛能够溅出火花的人，都很聪明乖巧，是能飞得起天的小家伙。听人家说，教过俊龙的老师都说要是还有秀才、举人考，他肯定可以考个秀才什么的，有这样的孩子，做母亲的还不开心吗？”

罗秀英摇摇头说：“人家讲的都是些不起作用的鬼话，要是俊龙真的有出息，那才是可信的。嫂嫂千万不要当着小孩子讲这些没用的话，他们是好的听不懂，坏

的学得拢，千万不能夸他们，不然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那是要坏事的。”

华毛德笑着说：“不会的，我这些外甥才不是那么不中用的人，他们听了夸奖他们的话，也许还会更争气呢。我们先不说这个，我喊你过来，是想同你商量一下今天中午的菜怎么煮好。”

罗秀英说：“嫂嫂，随你怎么煮都行，反正我们是跟着父母从苦中过来的人，能够填饱肚子就行了，不那么讲究的。”

华毛德笑着说：“这我都知道，你从不讲究吃什么。不过今年不同，过去你回娘家总是妈妈煮给你吃，老人家对自己女儿的口味是很了解的，现在妈妈去世了，做嫂嫂的就不那么清楚了，希望你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你看煮哪几样菜更好一些？刚才我把鸭子杀了，你看是炒天河芋好，还是拌粉好？买了几斤肉，你看红烧好，还是做粉蒸肉好？你哥干鱼去了，你看是搞糖醋鱼好，还是黄焖鱼好？”

罗秀英想了一下，说：“我看怎样都行，随便煮就可以了。你真的要我讲的话，我主张不要煮那么多菜，现在天气还比较热，一餐吃不完，放在柜子里很容易变味。鸭子的肝、胃和肠再加点胸肉可以拌米粉，再就炒个天河芋秆，鸭子的内脏拌了米粉了，肉就不要粉蒸了，还是红烧算了，鱼晚上或者明天再煮吧。虽说是中秋节，也应当尽可能节约一点才好。”

华毛德说：“你哥哥干鱼回来，主要是为你和外甥过中秋的，煮少一点可以，不煮是不行的。今天晚上开华说到他那边吃，明天早上金秀嫂又说到她那边吃，明天中午也少不了在德花那里吃。”

罗秀英说：“回到娘家，大家那么客气，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大家最好随便一点，有盐同咸，无盐同淡，都是兄弟姐妹嘛，何必这样呢，弄得我今后都不敢回家了。”

华毛德笑着说：“秀英，我的好妹妹，话可不能这样讲，没有出嫁前，你在家是女，出嫁以后，你回家就是客了。女人嘛，就是这个命，出嫁以后夫家才是本家，娘家反而变成了外家了，这是自古以来的老规矩，合不合理，谁也讲不清，不过大

家都是这样办的，我们就认命吧。”

罗秀英苦笑着说：“那就按你意思去办吧，我讲多了，岂不喧宾夺主了吗？既然你们把我当作客，我就只好客随主便了。”

华毛德说：“好妹妹，你越来越会讲天文地理了，嫂嫂生得笨，讲不过你。既然你前面已经讲了，我就按你的意思去办。”

这时，罗开贵提着一大桶鱼回来了。华毛德走近一看，高兴地说：“还是秀英和三个外甥有口福，这亩田年年放鱼，从来没有干过这么多鱼，大概有十多斤吧？”

罗开贵说：“今年还算走运，不仅鱼大得快，走失的也不多。这鱼苗还是爸爸要我买的，他说这种鱼大得快，也不大走脚，可惜他老人家吃不到这鱼了，要是他还在，一定会很高兴的。”

罗秀英听到这话，不禁眼红流泪了。

罗开贵见妹妹这样，马上改了口气劝她：“秀英，你也不要太伤心了，两位老人已经归西去了，你再伤心他们也不知道。人在世界上嘛，终归有那么一天，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当然，儿女对父母的大恩大德是永远也报答不完的，但是永远应当记住，他们去世后，我们只有好好为人，不给他们丢丑，如果动不动就伤心流泪，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反而叫父母在阴间也不安心。父母对儿女来讲，也是半世，还有一大半的时间要在父母去世以后度过，一代一代都是这样传下去的。我并不是说要忘记父母的大恩大德，而是说要有节制，要争气，不能光宗耀祖，至少也不叫父母丢丑。今天是过中秋节，是兄弟姐妹大团圆的日子，应当高兴才是。我今天去田里干鱼，干了这么一大桶，我才提起爸爸吩咐我买鱼苗的事，不知怎的又引起你伤心，要知道你会这样，我就不提这件事了。”

华毛德也劝解说：“好妹妹，就听你哥哥的吧，你好不容易带着外甥回来过一个中秋节，大家应当高高兴兴才好。”

罗开贵拿了一只大脚盆来，往盆里倒了大半盆水，然后把鱼放下去，就提着水

桶大步流星地往外跑，不一会儿就挑了一担水回来，往脚盆里倒入大半桶水，这才去打水洗脸洗脚。

华毛德接过水桶，又要去挑水，罗秀英争着去挑，华毛德坚决不肯，她大声地说：“秀英，你不要跟我争，你回家做客，还要你去挑水，人家会怎样说我呀？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坐着，我挑好水回来就要煮饭了，你真的要做事的话，你就洗鼎先煮饭。”

罗开贵说：“我来煮饭，你带着外甥出去走走，不要听你嫂嫂的。”

罗秀英说：“我来洗鼎，没事的。”

罗开贵笑着说：“鼎里的冷饭去喂鸡算了，今天多煮一点菜，要比平时少下点米，吃不了多少饭的。”

正当罗秀英把米淘洗好，准备煮饭时，罗开贵倒完洗脚水回来，他用商量的口气说：“秀英，用柴火煮饭快得很，你看是不是先蒸米粉肉？”

罗秀英说：“刚才嫂嫂说不蒸米粉肉了，用鸭子的内脏再加一点胸肉拌米粉，再把猪肉红烧了，鸭肉和天河芋炒算了。她还说要煎鱼，我看还是别煎了，等晚上或者明天早上再煎吧。”

罗开贵说：“那些菜就按她的意见去煮吧，不过鱼还是要煎的，过中秋节嘛，多煮个菜也是应该的。做农夫的从开春忙到现在，吃过几餐好的？现在禾割完了，就剩下一点糯谷没割了，累了大半年，过中秋节多煮点菜，大家好好吃一餐，还不应该嘛。平时节约点，每逢过年过节是不应当太节约的，鱼又是从自己的田里干回来的，不是花钱买来的，这有什么要紧呐！”

罗秀英还是不同意地说：“我看有那么多肉，又有一只那么大的鸭子，足够吃了，何必再煎什么鱼呢？现在天气还热，吃不完，剩下的菜多了，很容易变味，倒掉就太可惜了。”

罗开贵坚持说：“不会的，到中秋节了，白天虽然热，晚上就凉爽了，剩下的

菜一两餐是不会变味的。鱼有鱼的味道，你要依我的口味，我倒喜欢吃鱼，它的味道比红烧肉好。如果怕剩得太多，可以少煎一点。再则，外甥到我这里过中秋的机会也不多，难得回来过个节，我把鱼都从田里干回来了，不煮它，那能行吗？”

罗秀英见哥哥态度这样坚决，就笑着说：“那就要嫂嫂来办吧，不过我还是认为虽然是过节，也应当精打细算，尽量不造成浪费才好。”

罗开贵笑着说：“我们一年忙到头，还不是为了吃好一点，反正吃进去了，就不能算是浪费。说实在的，我们做农夫的人，哪里浪费得起呀，借逢年过节偶尔加一两个菜就叫浪费，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就是糟蹋了。”

华毛德挑水回来，还想再去挑一担，罗开贵制止道：“哎呀，今天下午再挑也不迟，你抓紧时间煮饭菜吧，三个外甥都是吃长饭的人，煮得太迟了，他们会肚子饿的。”

华毛德笑着说：“也是。”

她稍微休息了一会儿，然后把房子扫了一下，又把水桶放好。这时放在盆里的鱼跳了一条出来，她马上过去捉住放回盆里，嘴里嘟囔着：“盆里的水倒得太满了一点。”

罗开贵说：“那么多鱼，不多放点水不行，要是两个盆子来装，就不那么挤了。”

华毛德说：“哪里去找盆子，倒不如放一些在那个小的水缸里。”

华毛德赶快把小水缸收拾好，然后用手捞了一些鱼放进去。

华毛德走过去，嗅了一下蒸的粉蒸肉的气味，问道：“开贵，粉蒸肉可以了吧？我嗅这气味，已经很香了。”

罗开贵说：“再蒸一会儿，粉蒸肉就是要蒸烂，不然味道就不够好。已经蛮迟了，你看门边的太阳已经晒进屋里来了，你就快煮菜吧。”

华毛德把粉蒸肉放在柴火灶的后灶里，把饭鼎放前灶上，添了些柴火，开始紧

张地弄中秋节的饭菜。

忙了一阵后，罗开贵问罗秀英：“三个外甥到哪里去了？很快就要吃饭了，恐怕要把他们找回来才好。”

罗秀英笑着说：“这三个东西呀，都是些飞天蜈蚣，谁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们一天走个不停，肚子饿了就会回来的。”

华毛德说：“还是先把他们找回来比较好，现在太阳还比较厉害，中了日毒，那就不得了了，让他们来先休息一下，洗一下手。”

罗秀英觉得哥嫂的话有道理，就走出去找儿子了。她走到村前的大柏树下，看到前面的草坪上聚集了一大群孩子在翻筋斗，她慢慢走过去，果然发现俊龙和他两个弟弟在里面。她大声地叫道：“俊龙，快回去吃中饭了！”

华俊龙见母亲来叫他们，就忙对准备翻筋斗的崇龙说：“不翻了，妈妈叫我们回去吃饭了。”

三个孩子一齐向罗秀英走来，罗秀英不高兴地说：“你们三个都这么大了，总像野人一样成天在外面跑，根本不像来舅舅家做客的样子，你们要什么时候才懂事呀？”

华俊龙笑着说：“妈，你不要说了，我们下次不这样了，我们回去吧。”

罗秀英让俊龙走在前头，她用手牵着最小的贤龙，看见他满头大汗，就笑着说：“你满头大汗，好有功劳啊？”

贤龙用手擦了擦头上的汗，手上的泥涂到额前，乌黑一片，像戏台上的唱戏的黑花脸似的。

回到家里，俊龙先打水洗好了脸，又打了一盆水给崇龙洗。崇龙洗完，罗秀英接过脸盆叫贤龙过来，认真地给他洗了脸，然后让他自己洗手，罗秀英见他只随便洗了两下就不洗了，就又替他洗了手背和手臂。接着，她打起盆冷水，掺了一勺热

水，洗了脸后，最后认真地把脸巾搓洗干净。

罗开贵见罗秀英这样，就说：“随便洗一下就行了，晾到那里就干了，用不着这样反反复复地洗，要真的讲卫生呀，就要每个人一块洗脸巾。但现在农村这样苦，谁也不可能那样做，还不是全家人用一块洗脸巾，来了客人也是共用一块。”

罗秀英笑着说：“当然是全家一块脸巾，哪里有一人一块的道理，客人也不可能自己带脸巾来，还不是洗来洗去，总是用一块脸巾。正因为这样，我才反复搓洗一下，免得你们来洗了发现脸巾脏兮兮的。”

罗开贵说：“那些有钱的人家是各人有自己的脸巾，客人来了，有块专门是给客准备的。我们农民穷，办不起那么多脸巾，所以只好男女老少共用一块，实际上是很不卫生的。”

过了一会儿，华毛德对罗开贵说：“你看是不是去请隆福和开龙他们来吃杯酒？”

“去请，也是一句客气话，过中秋节嘛，家家户户都有鱼有肉的。”

华毛德说：“你也去请一下嘛。去请是礼节，来不来是他们心意，礼多人不怪嘛。”

罗开贵说：“又没有特别的客人，更没有特别的酒菜，去请他们干什么？要请就看看开华回来了没有，他打算今晚请妹妹吃晚饭，今天中午可能随便一点，其余就免了吧。”

“你要去请开华过来就赶紧去，不然人家吃过饭了你才去请，岂不是假情假意？”

罗开贵走到开华家里，见他们正准备吃中饭。罗开华笑着说：“大哥，我还没有去请你，你倒行反礼请起我来了，这……”

罗开贵说：“这什么，我们两兄弟还这么客气吗？我们平时也很少一起吃饭，

今天过中秋，是个团圆节，也该一起吃餐饭呀。”

南蓝听开贵这样说，就对开华说：“大哥特意来喊，你就去陪秀英姐吃餐饭吧。今晚上再把他们请过来，还不是礼尚往来了？”

罗开华笑着说：“既然你也要我去，那我就不得不去了。”

罗开贵说：“我们两兄弟还有什么说的，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菜，就是杀了一只鸭，干了几条鱼，不过坐一坐而已。南蓝，你也去吧。”

南蓝说：“我就不去了，家里还有那么多人，两个为主的人都去，那就不像话了。大哥，你叫他去就行了。”

罗开华一进门，就大声说：“大嫂，你那样客气，还要大哥亲自请我来吃饭，我这个人呐，只要你吩咐一声，我就会过来的。”

华毛德说：“相好的兄弟姐妹嘛，要这样才会亲热，不讲客气才好，一讲客气就见外了。”

罗开贵从房里拿来一瓶酒，对罗开华说：“我这瓶酒是我外家哥哥给我的，我一直舍不得吃，今天是中秋节，我们一起喝点。”

罗开华举起杯尝了一下，大加赞赏地说：“大哥，这酒是双料酒，又纯又香，好酒！”

“是我哥哥特意给了我两瓶，一瓶我浸了点当归、田七，这瓶是准备来客喝的。我尝过，味道不错。反正你我都喝不了多少酒，多吃点菜。秀英，你不吃酒，饭少吃点，也多用点菜，多给外甥夹起菜，我就不管你们了。”

罗开华见华毛德还在忙些什么，就对她说：“大嫂，那些事吃了饭再去忙，你还不叫银菊一起来吃饭？中秋节是个团圆节，就图个团团圆圆嘛，快来吃了。”

华毛德说：“她马上就来。银菊吃不得生鸡鲤鱼，她喜欢吃猪肝，我给她弄碗猪肝汤，弄好就一起来吃，你们先喝酒吧。”

吃过饭后，华毛德给每个人倒了一杯茶，然后拿来煮好的花生。

罗开华说：“花生就不用拿出来了，刚吃过饭，又拿花生干什么呀！”

罗开贵笑着说：“人就是这样，平时节约一点，逢年过节了，就样样东西凑在一起吃。”

罗开华说：“依我看，这个习惯应当改一下，平时吃均匀点，过节就随便点。”

罗秀英笑着说：“倒也是，平时做事反而吃得差一些，过年过节了却吃得好一些，这不大合理。”

罗开贵笑着说：“什么合理不合理，能够吃进去就好！那些有钱的人家天天是过节，他们过节就不像我们吃点鱼和肉，而是山珍海味、熊掌虎胎、海星鱼翅什么的。我们这些穷人吃餐饭是和他们没法比的，我们吃餐水豆腐都要打个大主意，他们是拿豆腐当水菜，放油像放水一样。一句话，我们考虑的是怎么才能吃饱，而他们想的是怎么吃好。实际上我们能一年到头三餐有米下锅就不错了，现在还有许多人连饭都吃不上呢。”

罗开华笑着说：“这是讲不完的事，所以说，人比人气死人，有些人十指不沾阳春水，他们吃也吃得好，穿也穿得好。我们这些老老实实的农夫蠹子起早摸黑，到头来还是吃不饱穿不暖，一到寒冬腊月还要向人家借钱借米，有的还去讨饭吃，有的就饿死冻死在路上，能像我们现在这样，平时有饭吃，过年过节还能吃餐肉，喝杯酒，已经很不错了。”

罗秀英帮助嫂嫂收拾好饭碗盘碟后，又打来一盆水，对俊龙兄弟说：“你们三兄弟都来洗过脸，洗过手。”俊龙洗好后，又帮弟弟洗。

罗秀英对他们说：“你们三个不要到处乱跑，最好在家休息一会儿，都那么大了，总不像个人样。”

罗开华站起来说：“大哥，大嫂，大姐，还有三个外甥今晚就到我那一起吃餐饭，菜没有你这里热闹，不过一家人坐一会儿。”

华毛德说：“开华，我说呀，你就不必劳神了，这里还剩那么多菜，盆子里还有一大盆鱼，就让秀英到我这边吃就行了，何必给你添麻烦呢！”

罗开华有点不高兴，大声地说：“大嫂，你这样讲就不对了，这怎么能够说是添麻烦呢？大姐好不容易回来过一个中秋节，还挑着鸭、挑着生姜回来，我请她和外甥吃饭还不应当吗？你今天中午还叫开贵哥请我过来喝酒，我请你们同大姐一道今晚到我那边一起吃餐饭，这叫什么劳神，什么麻烦嘛，你这样说不更见外了吗？”

华毛德笑着说：“开华，你是走州过府的人，我是个从不出门的人，我哪里讲得过你呀！你不用多说，我和你大哥一块去就行了。”

“这还差不多，我和开贵哥还有什么客气的，没有吃的，不用你请，我自己都很找起来吃。”罗开华说完，就朝自己家里去了。

快傍晚的时候，南蓝请罗秀英带着孩子过去吃饭，刚好开贵挑了一担水回来，南蓝要开贵同毛德一齐过去。罗开贵要他们先去，自己再挑一担水，马上就过去。

罗秀英带着三个孩子跟南蓝先过去了。

罗开华问：“大哥大嫂怎么不来？”

南蓝笑着说：“大哥你还不知道，给你大嫂挑水去了，挑了一担，还要挑一担。毛德嫂真有福气，男人替她把水都挑到了，挑了一担还不行，还要挑第二担。”

罗秀英叹了口气，说：“这正是我大哥没用的地方，一个家嘛，男主外，女主内，挑水本来是女人的事，他却总要包起来，这就很不好，如果不是特殊情况，我是绝对不会要你姐夫去挑水的。男人家也难呐，田里土的重事都是他们包了，连水还要他们挑，说不过去呀！”

罗开华笑着说：“南蓝，你听到大姐怎么说的没有？我们大姐家搞得那样和和气气，家道兴旺，是因为我大姐贤惠呀！”

南蓝笑着说：“开华，你也不要这样说，你挑过几担水呀！你去当兵那些年，我在家里泥一脚，水一脚，风里来，雨里去，里里外外一肩挑，你都忘记了吗？你快别跟我讲这个话。”

罗开华笑着说：“你要我天天都感谢你一次吗？我又不是没有向人家称赞你，真是。”

过了会儿，罗开华又走到罗开贵家里，见开贵把水倒进缸里，就说：“过去吃饭了。”

“这样早就搞好了？”罗开贵问，“他们都过去了，你大嫂也去了？”

“大嫂没去呀，她到哪里去了呢？”

“是不是喂猪去了？”

罗开华又往猪栏走去，还没走到猪栏里，华毛德就提着猪潲盆出来了。罗开华大声地说：“大嫂，快去吃饭吧，他们都过去了，就差你和银菊侄女了。”

“你们吃就是了，何必等我们呀！”

“不要讲那么多了，快点过去吧，你不去反而不好了。”

“好啦，我一定去，不过银菊不能去，她今天上午吃了点东西感到不舒服，我看就算了，反正她去也吃不了多少。”华毛德回到家里，罗开华等她洗完了手，然后一齐走去他家。

大家都坐好后，罗开华从房里拿来一瓶酒，对罗开贵说：“我今天请你吃杂粮酒。”

“什么杂粮？”

“是高粱酒，从我老表那里拿来的，他们那里水田少，旱土多，高粱这东西不怕旱，他们年年都种很多高粱，除了用来做糍粑吃外，还用来煮酒。你说怪不怪，

听说高粱酒比米酒还好呢。”

罗开贵笑着说：“你这就是外行了，高粱酒是最好的酒，不仅比米酒好喝，一斤高粱出的酒比米出的还多呢。”

罗开华给他倒了一大杯，然后给自己也倒了一大杯。

罗开贵举起杯，呷了一口，称赞道：“高粱酒怎么会又香又甜呢，你这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呀？”

罗开华得意地说：“高粱酒本身同米酒差不多，这香味是在出酒的时候放了一点桂花，这甜味是在酒出来以后放了一点冰糖，所以这种酒又香又甜，可也很容易醉人。”

罗开贵笑着说：“哎哟，我的天，你给我倒了这么一大杯，我不得醉了！”

“不会的，这杯酒最多不过二两，你吃二两没问题，我还不知道你的酒量，你吃了这一杯再喝一杯，之后我就不劝你了。”

罗开贵说：“开华，你也不用讲那么多，这杯喝了，再来我就不行了。要喝你自己喝，我就不用你管了。”

罗秀英她们不喝酒，加上中午吃得比较饱，只装两碗饭就放下碗筷了。罗开贵喝了一杯酒后再也不肯接酒，罗开华也不苦劝。

收拾好盘碟之后，南蓝端出一盘红粟来，又给每个人泡了一杯茶。华俊龙兄弟三个每人抓了一把红粟就跑出去了。

大家喝了会儿茶，华毛德首先告辞回去。

罗开贵笑着说：“这高粱酒后劲很大，我头上都要出汗了。南蓝，你给我再添上茶水，我要多喝点水，不然的话可真要告辞了。”

罗开华说：“你不会醉的，就那么一杯酒，你喝三杯都没问题。你出汗是因为

茶是热的，你最好让茶冷一会儿再喝，不然越喝汗越多。”

“不是茶的问题，是酒在作怪，这我是知道的。”罗开贵站起来说，“我要到门外去吹吹风，现在正是八月秋风凉的时候。”

罗秀英见哥嫂走出去，就对南蓝说：“你还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了。大姐，你有事吗？”

罗秀英说：“我有什么事，我是说如果你没有什么事的话，我们一起到禾坪里去坐一坐，今天天气很好，到那里乘乘凉，看月亮。”

南蓝笑着说：“好，我们去吧，带几张小板凳就行了。”

到了禾坪，月亮已经从山头的松树顶上升起，银白色的月亮把山村照得通明，稀疏的星星在蓝天上闪烁着，银河横亘在天，直到消失在遥远的天际。月光照在大地上，远近的山峦好像用牛奶洗过似的，禾坪前面的水塘里更是银白一片。一阵晚风吹过，水塘里皱起了一层层银波，风过之后，池水清澈，水底的月亮和银河，甚至是池边的树影都清晰可见。

禾坪陆陆续续来了很多人，大家都在吃过团圆饭之后到这个“银白的世界”来乘凉。

黄德花特地搬来一张小方桌，还提了一壶茶，南蓝炒了一大盘南瓜子放在桌上，然后招呼大家过来喝茶。

金秀特地提了一篮子凉薯过来要大家吃，罗秀英坐过去，面对明月，悠闲地喝着茶，看着远处的大山在月光下影影绰绰，好像一切都清楚明白，又一切有几分模糊。她想起过去，小的时候就是在这里伴着母亲一起坐着，母亲给自己讲嫦娥奔月和吴刚砍树的故事，也听父亲讲述土匪抢劫的故事，一切都好像发生在昨天。可现在父母都双双去世了，大有月圆人不圆的感觉，不禁暗自流下泪来。

南蓝并没有察觉到，一直不停地吃着南瓜子。过了一会儿，她发现秀英呆呆地

坐在那里，心不在焉地吃着瓜子，就关切地问：“大姐，你怎么了？今天是中秋节，天气很凉爽，月亮也很大，你看俊龙外甥他们玩得多高兴啊！”

罗秀英说：“没什么，我只是想到了我的父母，他们不能同我们一起在这禾坪里吃瓜子，看月亮了，心里就有点不好过。”

南蓝叹了口气，说：“那倒也是，年年中秋的月亮都是又圆又亮，还是老样子，人却不是老样子，去年伯父伯母都还同我们在这禾坪里坐到很迟才去睡，现在他们就都到地底下去了，真是可惜得很哪！”

罗秀英沉重地说：“是这样。不过最使我痛心的并不是他们去世了，而是他们受了那么的苦却没有享到一天福就匆匆忙忙地去了，连一个孙儿也没有见着，有一个孙女又是三天没有两天好，看她那样子，恐怕也是做得了和尚念不了经的。我妈妈当时想要我哥哥再讨个老婆，可又不敢开口，心怕得罪我嫂嫂，只能把这些话藏在心里，偷偷地跟我讲。总而言之，我父母起的两幢房子，谁来给他们打开这条大门，还是一个大问号。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这个世道太不公平，为什么总是亏老实人呢？”

南蓝停了会儿，对罗秀英说：“大姐，你也不要太伤心了，这都是命啊！这是八字注定了的，你们两兄妹是同一父母所生，你出嫁以后，一下就生了那么多儿子，个个生龙活虎，又聪明，又乖巧，壮得像头牛。而你哥哥却只养了一个女儿，生下她之后就再也没生了。这个银菊也是，不愁吃，不愁穿，条件比人家强多了，反而今天这个病，明天那个痛的，叫人担心得不得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大哥大嫂又去靠谁呀！你说，这不是命吗？”

罗秀英回头一看，华毛德从那边走过来了，就轻声说：“我嫂嫂来了，我们讲点别的吧。”

南蓝往那边看了一眼，笑着问：“毛德嫂，你在家干什么呢？你看这个月亮又圆又亮，快到这里来坐。”她站起来，把一张小方凳让过去，待毛德坐下，就把盆子端起来，“嫂嫂，诺，吃南瓜子，挺香的。”

华毛德笑着说：“秀英，你也吃呀！”

“嫂嫂，你吃吧，我同南蓝已经吃了一阵了。”

“这个东西哪里吃得饱嘛，千人吃就千人香，我一个人吃有什么味呀！”

南蓝笑着说：“我们吃一阵了，你再不来，我们可就不会给你留了。”

华毛德笑着说：“那么大一盘，你们两个在这里吃到天亮也吃不完。”

“秀英，三个外甥到哪里去了，也不来这里吃南瓜子，到明天再吃，就不那么香了。”

罗秀英指着那边的大树下面说：“他们还不是在那里闹翻天，这几个东西呀，玩还玩不够呢，哪有时间来吃瓜子呀。再则，他们从回到家里就吃得饱饱的了，也吃不进呀。嫂嫂，你不用管他们，这些反王一来，大家就不得安静了，还不如我们在这里看看月亮，随便讲讲话，得一分自在，别管他们了。”

华毛德笑着说：“秀英，话也不能这么说，一个家庭嘛，就是要有小孩吵吵闹闹才热闹，如果没有他们追追打打，七嘴八舌的，反而没有味道了。要是我也像你这样接连有两三个儿子，就是把我的耳朵吵聋，我也甘心呀！有孩子吵，实际上是一种福气。”

南蓝知道华毛德实际上是哀叹自己没有儿子，要是再讲下去，就会弄得大家不愉快了，她想了一会儿，平静地说：“毛德嫂，我们今天晚上去摸秋怎么样？”

“我不去，摸有什么秋，还不是到人家那里去摸点南瓜，挖点芋头什么的。虽然人家不会怪我们，我可难得去劳这个神，从今天中午就大鱼大肉吃个不停，谁还吃得下东西？莫说要我亲自动手去摘，就是人家送过来，我还懒得劳神呢。”

南蓝笑着说：“摸秋嘛，还不是一个乐趣，真正说来，吃那个东西有什么味道？不过我在家做女的时候，倒是和我的那些姐姐、妹妹摸过几次秋，虽然东西并不好吃，去人家土里偷东西的时候，还是很有味道的。”

罗秀英笑着说：“人嘛，就是这样，小的时候在家做女，淘气点是可以的。一出嫁，有儿有女，做了母亲就不同了，现在要我去摸秋啊，我就不想再动手了。”

华毛德笑着说：“秀英这话是对的，大人和小孩是不同的，做女和做媳妇也是不同的，有些小孩子能干的事，大人就不一定能办了，特别是出嫁以后，更不能随便淘气了。南蓝，你说是不是呀？”

南蓝笑着说：“不管男孩女孩，长大以后都会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哪能总像小时候一样顽皮呀！女人变化最大的不是结婚，而是做了母亲以后，一做了母亲，就对儿女有一种责任感了，哪里还敢去淘气呀！”

罗秀英笑着说：“从这点来看，我们是老了。过去青年时代能做得事，现在是不能做了，更不说小时候的事了。”

南蓝笑着说：“大姐，你还不能说老，你才三十多岁，正是当场的时候。人不过五十岁就不称老，你现在正是人家说的三十而立，四十才不惑，你还没有达到不惑的地步，怎么可以称老了呢。”

罗秀英听了哈哈大笑，几乎笑出了眼泪。南蓝见秀英这样笑，认为一定是自己说错话了，她大惑不解地问：“大姐，难道我讲错了吗，你为什么这样笑我？我的好大姐，我讲错了，你只管教教我，可不能这样拿我开心呀！”

罗秀英笑着说：“没有关系的，我们在这里不过说着玩罢了，何必那么认真呢。我说呀，南蓝，我们姑嫂姐妹讲话最好不要去扯天文地理的，因为我们没有读过书，你一去讲天文地理，就有可能弄错，你刚才讲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就有错。据我优志说，那是孔夫子讲的话，他讲三十而立，是说人要到三十岁才能办成大事，要到四十岁才不会糊里糊涂地上人家的当。并不是说三十岁就有力气，四十岁就不能活动了。我听你刚才讲的虽然不是孔夫子的本意，但讲起来头头是道，活灵活现的，比孔夫子还有学问。本来嘛，人到了三十岁最有力，到了四十岁手脚就开始不灵活了。我并不是笑你什么，是笑你很聪明，敢讲敢说。”

南蓝笑着说：“我听好多人都那样讲，想必是有道理的，我就讲了，哪知道讲

错了。我倒不是想讲什么天文地理，而是讲实话，谁知还是讲错了。”

华毛德也笑着说：“我们是在这里空口讲白话，何必那么认真呢。孔夫子讲了就不能改了？他那样讲，我偏要这样讲，他也奈何不了我呀。只要讲得有道理，随便怎么讲都可以，你管他人家讲没讲过，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呀！”

罗秀英说：“是的，世界上的事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哪有什么定规呀，只要讲得通就行了。”

黄德花听她们讲得那么兴高采烈，也拿了一张小竹椅过来。她笑着说：“你们哪个讲了好听的故事，也让我听听，开心开心呀！”

南蓝说：“是大姐讲了一个狐狸的故事，把我们大家都逗笑了。”

“大姐，你再讲一个好听的故事给我们听听，一起笑呀！”黄德花央求罗秀英。

“你听她的，她是骗你的，你还就信以为真了。”罗秀英说着，忙把盘子端过去，“你别管那么多，还是多吃几个南瓜子最实在，那些胡编乱造的故事就是笑破肚皮也没蛮多作用。”

大家又吃了一会儿瓜子，月亮逐渐升到天顶上来了。远山看得更明朗了，地上像铺了一层银白的落霜，水塘上的月亮也像天上的月亮一样明亮。晚风阵阵吹过，山头的古老松树传来阵阵松涛声，山谷里偶尔传来猫头鹰凄惨的叫声，大树底下，小孩仍然玩着他们的游戏，山村今天充满了欢声笑语。

突然，东北方传来“轰隆隆”的声音，接着天上出现了红黄的灯火。大家抬头一看，有九架飞机正从头顶上空飞过，他们目送飞机往西南方向飞去，第一排飞机飞过不久，东北方向又飞来了一大群飞机。大家数着天上移动的黄红灯，原来不是九架，而是十八架飞机。

小孩子这时也不做游戏了，而是走到大人们的身边。华俊龙问：“妈妈，你猜这是哪国的飞机？”

罗秀英说：“谁知道这是哪个国家的飞机，反正不是中国的，就是日本的。不过，我想中国没有那么多飞机，有的话日本鬼子早就被打败了。就是因为中国没有飞机，日本人才那么作恶。你最好去问问你开华舅舅，他当过兵，他一定晓得的。”

华俊龙走到罗开华坐的桌边，大声地问：“舅舅，刚才那么多飞机，是哪个国家的飞机呀？”

罗开华用手摸了一下华俊龙的头顶，很有把握地说：“这多半是日本鬼子的飞机，大概是江西、湖北飞往广西、云南方向去的。听说日本鬼子在缅甸方面打了败仗，很可能是去接应日本打败仗的军队的，不然不会前面派一群战斗机，后面跟着一群轰炸机。”

华俊龙问道：“舅舅，你怎么知道是战斗机和轰炸机呀？”

罗开华笑着说：“等你大了，去当几年兵或者有经验了就知道了。战斗机一般飞得高，飞得快，打仗时它飞在前头。轰炸机因为要载很多炸弹，所以比较大，飞得也就低一些，重了，大了，飞得也就慢一些，而且它的响声很大，在白天是很容易分辨的。”

华俊龙认真地说：“舅舅，你说刚才的飞机是日本人的，它会在我们这里丢炸弹吗？”

“不会的，”罗开华非常肯定地说，“飞机要丢炸弹，会飞得比较低，太高了，它就丢不准了。刚才那飞机飞得又高又快，怎么会在我们这里丢炸弹呀！另外，日本鬼子它要炸的地方是大城市、大工厂，还有主要是交通要道和有军队驻扎的地方，像我们这里这几间小茅店，它们是不会炸的。日本人是很坏的，对我们农村不会丢炸弹，而是在人家都睡觉的时候丢下细菌和毒药，那倒是有可能。”

华俊龙疑惑地问：“舅舅，我们只看见日本鬼子的飞机在我们的天上飞来飞去，却见不到中国的飞机，这是为什么呀？”

罗开华叹了口气，说：“俊龙，我的外甥呀，你还太年轻，是不会懂的。我们

中国还不会造飞机，我们也不会造火车和汽车，我们连钉子都要向人家去买，那叫洋钉，火柴叫洋火，水泥叫洋灰。一句话，中国太落后了，没有飞机，所以只好让日本飞机在我们的天上飞来飞去，将来中国有没有自己的飞机，我可说不准呀！”

罗开贵听了，叹了口气说：“蒋介石真没用，怎么不去想办法造几架飞机出来呀，就知道抓兵派税！”

罗开华说：“这也不能全怪蒋介石，中国本来就落后嘛。”

罗开贵说：“怎么不怪他？中国那么大，有那么多人，难道还没本事造飞机吗？他当总统，当总司令，还当什么委员长，没本事就别当嘛！我说呀，就怪老蒋没本事，他是头，不怪他怪谁，难道还怪你和我吗？”

罗开华笑着说：“你和我算什么呀，就是戳牛屁股的人，是一株可有可无的小草，靠我们是永远也造不出飞机来的，要靠俊龙他们将来读了书，有了学问就能造飞机了。”

罗开贵回过头来对华俊龙说：“大外甥，你听到了吗？你要努力读书，你有了知识，将来就能为我们中国造飞机，打日本了。”

罗开华笑着说：“等到他能造飞机，日本鬼子早打完了。我刚才不是说飞机不是我们农夫能造得出来的，而是要靠有学问的人造出来，并不一定要俊龙去造飞机，只要书读好了，干什么都可以对国家有用的。”

华俊龙似懂非懂地听着舅舅们的谈话，虽然有很多话想说，却又不知怎么说好。他失望地望着天空，飞机早已飞走了，月亮仍在天顶高挂着，不停地向土地上流下洁白的光。他走到妈妈身边，到盘里抓了一把南瓜子，然后把妈妈杯里的水一口气喝光，准备到大树底下同小朋友去玩。

罗秀英大声地说：“俊龙，你去把两个弟弟叫回来，不要玩得满头大汗，我们早点回去睡，明天还要早点回去呢。”

华俊龙应了一声，就飞也似的跑过去了。

黄德花对罗秀英说：“大姐，既然回来了，就多住几天再走吧，何必明天就回去呢。现在割了禾了，有饭给你吃的。”

罗秀英笑着说：“这我知道，但我那边的事真的很多，你姐夫不会做家务事，我们讲好了的，明天我们一大早就起身，回家去吃早饭，因为明天还有很重要的事呢。”

黄德花不高兴地说：“我不管你什么事，反正明天早上不吃早饭，我是不会准你走的，要不你就是看不起我了。”

罗秀英苦笑着说：“德花，你的心意我领了，你刚才这样讲，我做大姐的可受不了。当然，我知道你用的是激将法，我这样决定也是有原因的。俊龙和崇龙两个人都在读书，小孩子懂什么事？玩得几天就玩野了，他们就坐不住了。虽说穷人靠养猪，富人靠读书，我们是穷人，读不出书，总还得让他们多认几个字才好，不是有人说过，钱财眼前花，一字值千金吗？别的可以耽误，孩子读书的事是不能耽误的。明天我们要请他们的那个范老师、王老师来家里吃餐饭，因为今天是中秋节，好多人都争着请他们吃饭，我们就决定明天请他们，早就约定好了的，总不能改期吧。所以我一定要早点回那边去，早饭就不吃了，早上走路也比较凉爽，我们是自家人，到你那里吃早饭的时间多的是。”

黄德花笑着说：“大姐，你总是有理，我这张嘴巴讲不过你，你回次娘家也不容易，既然回来了，你饭都不吃一餐，我们心里也是过意不去呀。这样吧，我们早点煮，天一亮就吃饭，绝对耽误不了外甥读书的大事。”

罗秀英摇摇头说：“那又何苦呢，深更半夜就弄饭，搞得你们一夜不安宁，没有必要呀！”

南蓝说：“大姐，你也别多讲了，她明天早上给你准备好了，你就领这个情算了。你也将心比心嘛，你好不容易回来过一次中秋节，请你吃餐饭也是理所当然的，你就别推辞了。不过，德花，你要一早就煮好，既然大姐有事，可不能耽误他们早出发。”

华毛德看了看天色，对大家说：“已经不早了，我看大家可以回去睡觉了，明天大家都还有自己的事。”

罗秀英大声地喊道：“俊龙，快叫你两个弟弟过来，回家洗脸睡觉了。”

仲秋的晚风阵阵吹来，大家感到一丝凉意，都陆陆续续回家去了，禾坪上留下了一坪清白月光。